



七一大遊行爭取雙普選和梁振英下台

論爭直資學校的不公義現象

習近平的中國夢

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激發民眾環保抗爭

日本召開第 51 屆國際反戰大會

阿拉伯整個地區都在沸騰

七一大遊行爭取雙普選和梁振英下台

青苗

今年的七一大遊行，在三號風球高懸、烏雲滿天、狂風暴雨下，終於舉行了！43萬市民不怕惡劣的天氣，衣服盡濕，依然走上街頭，齊聲高呼爭取雙普選、梁振英下台、香港高度自治、改善民生等各種訴求，大吐民間的怨氣，其中有香港記者協會人員在場反對新聞自由被侵奪，香港電台人員則要捍衛編輯自主權。遊行人數是2004年以後的新高。他們依時齊集在6個足球場，後來者仍不斷湧至，由下午2時40分起行，龍頭於5時抵達中環，中途不斷有人插隊同行，警方卻在崇光百貨對面阻止大量人士插隊，而維園仍有更大量群眾等候出發，至晚上8時半才全部到達終點，足見民眾的勇敢、堅強和決心！

遊行人士有許多人最後停留在中環遮打道，參加明年的佔領中環的集會，聽取佔中發起人的報告和討論。警方稱有6100人參與集會。據《明報》對參加者的調查，有44.7%表示會參與佔中，有44.1%則未決定或無意見，不會的只有11.2%。學者宋立功認為佔中已有4成遊行人士願意參與，顯示增幅驚人，相信民怨積累加上普選的訴求，將來會有更多人參與。此外，《明報》在遊行時的問卷調查發現，50歲以上的年齡群組會參與佔中的比率達到51%。這是一股不容輕視的力量，如果政府愈是打壓他們佔中，就愈容易挑起社會的反抗情緒。

市民對主持或參與遊行的團體或政黨的支持好感，或多或少反映於遊行時的踴躍捐款數字中：佔領中環最勁，籌到80萬；學民思潮由於全力反國教運動，並得到勝利而聲名大響，籌得72萬；遊行功臣民陣得52萬，是近年新高；在政黨方面，社民連繼元旦遊行之後，再度蟬聯政黨籌款之冠，共得69萬，公民黨籌到53.5萬，人民力量得32萬，工黨有24萬，新民主同盟有11萬，比上年都上升約1倍。（根據7月3日《明報》報道）不過，這些成績也部份與各政黨籌款的努力或方法有關。

關於遊行人數，每次都有不同估算和質疑爭議，這次也無例外。除民陣估算43萬人之外，港大學者葉兆輝估算約為10.3萬，鍾庭耀為9.3萬；警方則循例是估得很少：6.6萬，由維園出來則只有3.3萬。但單是站滿6個足球場已有10幾萬人，還有不斷湧入維園，尤其是大量中途插隊的，顯見警方數字低估得驚人！不過，民陣、學者、警方3方面的數字（除鍾庭耀的以外），都是2004年以後的新高；如果不是大受天氣特別惡劣影響，則港人由於非常不滿特首，普選和自治等權利橫遭侵奪，怨憤激增，相信一定還有更多人上街參加的。

這樣規模的市民上街遊行高呼，將會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產生影響和壓力，考慮其政策措施，以防民怨民憤可能進一步升溫以至爆發，又會增強民眾對自己力量的信心，提高其以後抗爭的意願。

而在親京陣營方面，民建聯於7月1日前後，領導各工商業社團等為慶祝回歸和特區政府成立16周年，舉辦嘉年華和在29會場全港市民22.5萬在一連共3天「手牽手，慶回歸，獻愛心」系列活動，有1.5萬名義工在全港分派福袋及購物券給市民，而全港逾千家商戶也首度舉行回歸優惠。但不見有人質疑22.5萬這個數字，雖然這一數字比43萬少近一半，而且是3日合計的！

至於聲言抗衡泛民七一大遊行的「愛港之聲」，七一下午三時也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舉行慶回歸及護港誓師大會，但大風雨吹到，展板鐵馬盡倒塌，一場護港騷匆匆落幕，爛尾收場。大會指有1200人參加，警方估計有500人，但《蘋果日報》記者現場觀察僅有300人，擺放的籌款箱內只有數十元。這些與支聯會領導的市民大遊行相比較（甚至自誇是「抗衡」），真應是「自愧不如」吧！

2013年7月3日

紀念六四晚會排除阻難舉行

振言

紀念六四二十四周年的燭光晚會，今年又照常在維園舉行了！

在晚會之前，主辦機構支聯會扔出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口號引起爭議。反對一方認為，今天的「愛國」已被中共「騎劫」，變成了愛黨的同義詞。尤其是中央高層喬曉陽不久以前限定香港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使港人普遍不滿，認為愛國即是愛黨，干預選擇特首的自由，因而使港人對「愛國」兩字特別敏感。

激烈反對者香港自治運動的本土主義城邦派，以陳雲為代表，號召市民，杯葛維園晚會，每多個本土團體則選擇另起爐灶，比如「港人自決，藍色起義」於尖沙咀鐘樓前，舉行幾百人參加的集會，「香港人優先」，則在西環中聯辦間外舉辦「介四關x爭」的「快樂抗爭」燒烤，但後者這的「快樂」；與沉痛悼念六四死難同胞是不相協調的！

時間雖已過去20多年，但港人對六四事件並沒有忘記，這可反映在如下調查中，據港大民研最新結果顯示：今年對平反六四的支持率佔62.8%創下15來的新高，而年紀越輕越是支持。

支聯會今年繼續像以前一樣擬用「愛國」，兩字，本應沒有大錯的。1989年民主運動期間，各界人遊行的口號是：愛國民主大遊行。領導運動的首都各界聯合會在5月23日發出的第三次《告愛國同胞書》列出方針是：

「我們呼籲首都各界、全國各界為了一個共同的愛國民主目標，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建立最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綫，不斷壯大愛國民主力量。」，「我們強烈呼籲……用各種方式堅決制止李鵬一伙可能採取的極端非人道措施！」

這是李鵬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血腥屠殺學生工人和市民之前10天提出的警報，顯示出學生群眾的高度政治敏銳性，他們當然知道中共是官僚專制，貪污腐敗，剝盡人民民主的當權黨，因而大遊行舉起「反腐敗、反官僚、要民主」等旗幟，還有反對鄧小平的「鄧太后」諷刺畫，「你有暴力，我有鮮血」，而鄧小平時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

聽有這些，都顯示他們當時提出的「愛國」，絕不等於愛中國共產黨，反而是要反對它，甚至要打倒它，以實現民主中國的。正因為在香港組成的和界聯合會，也是以「支援國民主為名，二十多年未聽見有人提出異議。」

只是在最近幾年，大陸雙非孕婦湧來香港分娩，開放自由行湧來港搶購奶粉等，尤其是喬曉陽們出言干預港人普選特首的自由……，逐漸激起一些港人的本土主義抬頭，從而排拒「愛國」兩字。連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也不同意再用「愛國」的字眼，但她仍然呼籲市民繼續參加六四維園晚會。

支聯會嗣後收起「愛國」兩字，冒着雷電交加暴雨降臨的威脅，依然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市民也一如既往，在舉行前一小時已將坐滿六個足球場和草地，後來者不怕滂沱大雨，繼續湧至，大會估計參加人數仍有15萬人之多，他們撐起雨傘，使全場燭光由傘海掩護。

站台上主持晚會的，今年有更多的年青人士，標誌着薪火相傳，後繼有人。他們在傾盆大雨下，全身盡濕，繼續高唱《自由花》等民運歌曲。後來鑒於全場地面積聚雨水，大會音响器材浸濕失靈，有可能漏電產生可怕危險，而暴雨又將湧至，使大會在開了一小時之後被迫宣佈，提早結束，人群有序地散去。



今年的紀念晚會，儘管遭遇諸多波折，困難增加，但仍能24年如一日地再次向大陸和海外同胞及人民，表達了港人堅持平反六四。爭

取實現民主中國的訴求，發揮出互相激勵，共同起來抗爭的積極作用。

晚會募捐到110多萬元，扣除開支後，有100萬元撥作興建六四紀念館之用，預算還欠50萬元，便籌夠500萬元，購買場所永久應用。這個紀念館一來可把八九民運六四鎮壓等文獻和資料為集中保存，二來可把悼念活動常規化，三來更可成為民眾瞭解中國及香港民運發展、研討歷史及民運的場所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相信籌款不久便可完成，紀念館跟着會落實建成啓用，願熱心人士共同努力、眾志成城吧！

2013年6月8日

歷年港澳參與悼念六四晚會人數

論盡媒體

年份	大會公佈人數	警方公佈人數	傳媒公佈大約人數
----	--------	--------	----------

年份	大會公佈人數	警方公佈人數	傳媒公佈大約人數
1989 (註1)	/	/	31,500
1990	150,000	80,000	缺
1991	100,000	60,000	600
1992 (註2)	80,000	38,000	500多
1993	40,000	12,000	30
1994 (註3)	40,000	12,000	800
1995 (註3)	35,000	16,000	30
1996	45,000	16,000	30
1997	55,000	(沒有公佈)	30
1998	40,000	16,000	30
1999	70,000	(沒有公佈)	100
2000	45,000	(沒有公佈)	200
2001	48,000	(沒有公佈)	200
2002	45,000	(沒有公佈)	200
2003	50,000	(沒有公佈)	300
2004	52,000	48,000	200多
2005	45,000	22,000	200
2006	44,000	19,000	200
2007	55,000	27,000	200
2008 (註4)	48,000	18,000	70
2009	150,000	62,800	400
2010	150,000	113,000	400
2011	150,000	70,000	400
2012 (註5)	160,000	95,000	800
2013	150,000	94,000	500

來源: <http://aamacau.com/2013/06/07/>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7卷第1期(總第234期)

2013年7月5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支持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特首權利

微波

香港回歸後，全國人大於2007年通過決議指出，2017年的香港特首選舉可以普選的方式進行。這即是說，港人可經過一人一票的普及而平等的自由選舉，選出最多選民支持的特首。

但是，中央政府要員俞正聲、喬曉陽和張德江，近來都先後表明中央的立場，定下要愛國愛港和不可與中央對抗的底線，不會認可中央不可接受的人士出任香港的特首。這樣的預先設定限制條件，就等於限制了港人一人一票自由選舉的權利，使「一國兩制」漸成一制化，「港人治港」變成京官遙控治港。梁振英也公開宣稱：「在香港增加民主，會導致中國政府拒絕委任香港市民選出的領袖。」這些表現，都公然違反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的諾言，使香港的政制改革被推到渺茫的未來，使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跌至零，這是港大民研在七一前夕的調查所顯示的。

也因如此，激發出港人要起來以各種方法爭取普選的行動，由著名學者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聯合提出的佔領中環（以下簡稱佔中），便是其中一種努力。

他們主張的佔中，就是要採用一種混合非暴力抗爭和公民抗命的方法，由至少一萬人在事先宣誓及張揚下佔領中環的要道，並長期佔據，以迫使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履行港人在2017年實行普選特首的承諾。他們還設立切割暴力條款，一旦有人使用暴力，便要接受自動脫離佔中行動，從而落實和平而非暴力的主張。

這一倡議得到民間普遍而熱烈的響應，導至民間人權陣線今年的「七一」遊行以「人民自主、立即普選、佔領中環，蓄勢待發」為口號，並要求梁振英下台，終點由過往的金鐘政府總部，改為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希望宣揚「佔領中環」的理念，以及表達對大財團剝削市民的不滿。

但這樣一種表達「愛與和平」理念的自由，卻遭到建制派議員和全港右派團體、工商

業公會等的強烈反對，紛紛在各大報章刊登反對佔中的聲明，親京報章更鋪天蓋地般發表評論和報導，盡力誇大佔中對香港社會、經濟各方面所將造成的最壞影響，危言聳聽，極盡恫嚇的能事，愛港力和愛港之聲也粗言反對佔中。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則批評佔中破壞法治，是在公然教唆他人違法。解放軍也多次進行各種演習，可能含有必要時出動武力鎮壓的意味。

警方更出手在5月8日拘捕「佔領中環」秘書處義工、見習律師陳玉峰，落案控告她於2011年七一遊行期間堵塞道路，控罪是「協助組織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但實際上她當日是以獨立記者身份採訪遊行，沒有手持示威標語的。警方把陳玉峰列為「通緝犯」，在案發後22個月才拉人，情況罕見，是已知被捕社運中人在事發至被檢控時間最長的一人，「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對警方所為表示震驚，認為做法不尋常，批評政府透過政治檢查製造白色恐怖，以圖打壓佔中運動。「佔中」三位發起人舉行記者會，作出上述表示，又批評香港淪為警察城市，對此感到極度痛心。

在這樣強烈而廣泛的反對聲和壓力下，佔中運動必需不懈地發動民間力量支持，不畏強暴，堅持發聲，使運動壯大，提高到全民參與層面，以爭取最後勝利！

佔中發起人為此舉行了第一次佔中商討日，成功地共訂出七大議題，提出如何加強宣傳，將佔中發展成全民運動，在下次最快10月舉行的商討日討論其解決方案。他們深信：港人是能夠明辨是非，抵抗強權，勇於向中央政府發出爭取民主政權的聲音的！

正因為這樣，可以預料，香港現時日益尖銳的各種深層次矛盾，特別是政制改革的橫遭壓制，勢必激起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參加人數劇增，要求立即雙普選、梁振英下台及各種民生訴求的呼聲大起！

2013年6月24日

論爭直資學校的不公義現象

仲明

普及教育自上世紀中在本港實施，至今已數10年。九年免費教育在1978年施行至今，亦已超過30年以上，而12年免費教育亦施行多年，為全港適齡兒童提供基礎教育服務。這一切，在九七回歸前後，出現了微妙的變化。

直資學校的前世今生

當年的一項微細的撥亂反正教育政策，最直接的對象原本正是備受港英政府壓迫、邊緣化的勞工子弟學校。上世紀中葉以還，這類歸附中共政權意識形態的學校，不單不能獲得來自政府的任何津貼，而且還要面對各種各樣的港府教育法例和規則的掣制。直資制度的設立，讓政府以每個學生的平均資助額，向這些從來在九七年前不獲任何資助、依附中共政權的學校提供平均數的定額資助，令這些學生也得以免於意識形態之爭，而獲得合乎每名適齡學童平均數的教育經費。另外，這項政策亦針對當年的買位私校，提供一個轉型的機會。

這項政策的出現，源於1988年發表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當中提出「直資計劃」，1991年正式推行。其後，經過多次調整相關的條款，提供更優厚的條件和額外津貼，增加所謂「誘因」，致令在2002年之後的數年間，促使不少傳統名校相繼轉為直資學校，如今已成一個頗具規模的「私校體制」。

2009年度資料顯示，「直資計劃」共有72所直資學校，包括11間小學、52間中學和9間中學暨小學，中學生共51,123人，佔全港中學生人數的11%，小學生共12,589人，佔全港小學生人數的4%。

在剛過去的年度截止日期，即2013年2月28日，只有一間中學遞交申請，亦即後來在傳媒報導中提及的，位於跑馬地的聖保祿中學。

與此同一時間，位於中西區半山的聖士提反女校，亦傳出準備遞交申請，以便於2015年9月轉為直資學校。此議一出，旋即遭到來自現有學生、校友、家長等的反對，頓時成為教育界的關注點。

《星島日報》於2012年2月23日也報導，老牌慈善團體東華三院也籌辦首所直資學校，已向教育局提出把2002年獲撥地興建、位於將軍澳日出康城的一條龍中小學，由津貼學校改為直資辦學，預計5年內落成。2013年4月2日，東華三院董事局交代就職典禮上，2013至2014年度主席陳婉珍宣佈：「為了配合時代發展的需要，東華正策劃成立首間直資學校，引入特色體藝及文化課程，並建立更全面的語言學習環境，為教與學注入更多活力。」

至此，已有至少兩間學校很大機會將會於2014年2月28日前遞交申請。提出於2015年9月轉為或改為直資學校。

直資學校是不公義的制度下的產物

誠如聖保祿中學校友、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孔令瑜所言，聖保祿中學的校訓是「為一切人，成為一切」，普助世人，無分種族、宗教及社會階層。在成為直資學校之後，這校訓相信要改寫了。（反對聖保祿中學轉直資關注組臉書專頁）

聖士提反女校的校友，蘇施黃說：「我最擔心，既就係轉左直資之後呢，係呀學校係好有錢呀，好多人去捐錢畀你，因為佢個女想入黎你學校讀，到時成間學校轉晒架喇。而家香

港咪就係咁囉，有錢就大晒架喇，咪捐好多錢黎學校買一個位囉，咁你畀唔畀佢呀？」(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臉書專頁)

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指出，在成為直資學校之後，「校方設定的每年三萬多至四萬多元入學門檻，相信並不是每個家庭都能輕易跨過。」(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臉書專頁)

兩個校友組織均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直資制度不公不義，教育機會要平等。

直資學校的不公義，可從以下各位持份者的言論中完全反映出來。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榮譽司庫馬時亨，在四月二十日的舊生諮詢會上表示：「作為一間學校，你係想收好的學生，你想做到最好。」

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反駁說：「但我們卻認為作為一間學校要做到最好，是要教好所有學生，這比收好的學生更加重要。好學校的名氣不是來自她收了怎樣的學生，而是教好了甚麼學生，有哪些傑出校友。」(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臉書專頁)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主席王鳳儀，在5月25日的家長諮詢會上，竟然表示，學校作為津校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

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反駁說：「聖士提反由1924年起接受政府資助，成為補助學校已近百年。學校一世紀的成果，絕對受益於政府的補助政策。沒有公共資源的多年投入，何來「名校」之譽，又何來聖士提反今天的成果？聖士提反的教學使命從沒變改，就是本著基督精神，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培育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及社會領袖。但校董會眼中的所謂直資新任務，難道便是背棄教會辦學使命，為學校引入赤條條的資本主義市場邏輯，將多年來社會用公帑資助建立的goodwill，挪用去只服務上層社會？！」(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臉書專頁)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聖士提反女校家長代表，前教育局政治助理楊哲安說：「你個demand都唔同，你個supply就跟住唔同，你唔可以規劃每區有幾多間直資、津校，我認為咁係非常之唔健康，香港從來唔係規劃經濟。」

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反駁說：「楊哲安竟以「Demand、Supply」的經濟邏輯形容教育問題。他指的DEMAND，更一下子跨越本地學生，指直資學校是要照顧住在港島區的外國人，如此離地謬論，我們豈能認同？楊哲安責怪教育制度千瘡百孔，「對香港多元化唔啱」，.....在2011年，亦即在任教育局期間，楊哲安已曾在公開場合指直資制度是「金錢可以買到的自由度」。結合楊日前指直資制度有助香港推廣「多元教育」，意思明顯不過，就是指有錢人才可以買到自由，有錢人才有得買得「多元教育」。如此邏輯，豈是我們願見的？」(聖士提反女校舊生直資關注組臉書專頁)

立即終止資助直資學校

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任何辦學團體主辦私營的學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任何私營的企業自當可名正言順存在，謀取盈利也絕不為過，那怕是學校教育事業。現在的問題是，直資學校既獲得公帑的資助，外加收取學費，同時更可擁有自行決定取錄學生的決定權。這實在是對普及教育搵了一記重重的耳光，向教育制度打通一道只供可付得起錢的才可進入的大門，這是何等不公義的措施？

因此，應該爭取立即終止資助直資學校！

2013年6月30日

拉布謀市民福利，剪布實粗暴濫權

振言

港府向立法會提出今年度財政預算案，申請批准撥款，社民連梁國雄議員要求預算案中增加對全民退休保障進行諮詢一項，人民力量陳偉業等三議員要求增加派給市民每人一萬港元，但遭建制派議員反對，他們於是在討論中延長發言時間（即所謂拉布），企圖爭取通過，以得到當局同意實行。

這4位議員的提議在於爭取市民應有的權益。以長毛梁國雄的要求來說，現有的生果金等福利都不足以保障長者退休後的生活，全面實行全民退休保障才是最有效的措施，故而應進行諮詢，政府在2008年撥出的500億元「強醫金」，應撥作全民退休保障基金。梁國雄的意見，與早前一項問卷調查的結果很一致：據青年關社組於今年2月至3月期間，向250名18至41歲的青年人作問卷調查，顯示80%受訪者認為，強積金、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都不能解決將來的退休生活，達91.2%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應盡快就全民退休保障進行諮詢，該組織認為，全民退保不單能夠保障年輕人將來的生活，亦能減輕年青人供養退休父母的負擔，從而減低生活壓力。（引自4月21日《文匯報》訊）

人民力量3位議員的派錢要求也是非常合理的。港府現時的財政盈餘達7,000億港元之鉅，其日增的收入很大一部份是來自賣地和稅收，而一般港人則飽受租金、樓價日益飆升之苦。連毗鄰的澳門特區政府今年也向澳門市民每人派8,000澳門，香港政府又有何理由推卸派錢的責任！

但他們這些合情合理提議不為當局接納，便唯有運用應有的發言權利，盡力拉布發言，以求多數通過其動議。他們也預料到，拉布到最後，仍不會影響市民得到應有福利的。

可是，當局卻完全一意孤行，絲毫不肯讓步，反而極力危言聳聽，恐嚇港人，謊稱港府面對財政懸崖，快將墮崖，市民應有的各種福利將無款支付。這種態度，連自由黨田北俊也批評當局不負責任。尤其是反對向市民作諮詢，正反映當局的心虛理虧，預知諮詢結果必是極受歡迎的。

立法局主席曾鈺成在官方的威嚇和建制派議員的反對下，悍然出手剪布，肆意剝奪梁國雄等議員繼續運用應有的發言權利，損害民主自由的核心價值，這完全是專橫粗暴的濫權行徑，也開了一個壞先例，可能為他日有反對廿三條立法而拉布時照樣重演。因此激發社會上普遍指責剪布濫權的不滿聲音，連前任立法會主席黃宏發也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批評曾鈺成剪布的不智，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李德成則撰文責備兩次剪布是明顯的越權（見5月15日《蘋果日報》論壇）。

由此可見公道自在人心，必須立法嚴格明確地制止這樣的濫權，才能盡量防止相類似的剪布濫權再發生！

2013年5月25日



向堅強抗爭的碼頭工人致敬

涓滴

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堅持了40日，創建起香港工運現代史上罕見長久鬥爭的里程碑。罷工工人訴說了他們的工作條件惡劣，時常要連續工作24小時，工資比十年前不加反減，揭露出李嘉誠和黃集團殘酷剝削工人的資本主義面貌；由此深深得到香港市民廣泛的同情和支持，許多市民、民間團體等，親身向罷工工人表示支持和慰問，紛紛捐助款項，創下了香港長久以來的最高捐助罷工紀錄890萬港元。澳洲和荷蘭的貨櫃碼頭工會（同是李嘉誠資本主義集團碼頭的工會）也主動派代表來港向碼頭工人致敬和表達支持，捐贈款項，顯示出世界工人階級的團結。

由職工盟領導的罷工工人最初提出增加工資是22%，而從頭到尾「潛水」的工聯會，則從旁建議加12%，受黃色工會勞聯領導的工人則在罷工期間加班出賣罷工，後兩個工會影響工人團結的做法，都或多或少的幫助了資方態度強硬，堅持不超過10%的加幅，最後迫使職工會領導的罷工工人要接受資方的9.8%方案，在資方書面承諾加工資幅度、改善工作環境和不會秋後算賬之後，結束了罷工。

這次罷工雖然不能爭取到更多的加幅，但也帶來正面的效果，社會上存在各種的深層次矛盾將會受到這次罷工的影響而得到激發，反抗殘酷剝削的被壓迫者會認識到，如起來鬥爭也可得到社會各方的支持、援助，因而會趨於積極抗爭。即使是暫告復工的碼頭工人，也可能因資方的逐漸故態復萌，違約食言，以致忍無可忍要重新起來鬥爭。

就在工潮暫告平伏後不久，有些外判商已先後解僱了幾名工人，實行秋後算賬。

有階級矛盾就必有階級鬥爭，有壓迫就會有反抗。這是階級社會必然的發展規律，阻止不了的！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團結合作，隨時一致奮起，定將爭取到新的勝利！

2013年6月4日



碼頭罷工將李嘉誠商業王國曝露於鎂光燈下(轉載)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碼頭罷工震撼人心，一個多月以來，揭露了李嘉誠等權貴治港的現實，令愈來愈多人睜亮了眼睛。根據《華爾街日報》資料，六大企業集團支配著香港經濟，包括超市銷售額的90%及私人屋苑市場的三份之二，在每\$1的花費中最少吞下23仙。他們的商業帝國遍及各行各業，你每次乘一程巴士、在一商場購物、撥一次電話、住一次酒店、看一套電影，或照亮你的家，更勿論買一個單位，都不得不令這些富人更富有。財閥大亨控制地產市場，「地產霸權」一語由此衍生而來。

在這權力架構的頂端是李嘉誠。據福布斯雜誌，李嘉誠在富豪榜排行第八，坐擁\$310億美元（\$2,410億港元）的個人財富。按股票總值計算，他擁有的公司佔股票市場的15%。去年，李氏等香港富豪豬籠入水，李氏身家上升了\$80億美元（\$620億港元）。

算一算，李嘉誠的財富在過去12個月的增幅幾乎足夠支付香港一年的教育預算（\$630億港元），幾乎相當於香港政府去年的賣地收入（\$690億港元）。其他一級富豪即使未如李氏，也賺得盤滿鉢滿。恆基兆業主席李兆基的個人財富在去年增加\$230億港元，達到\$1,550億港元。郭氏兄弟沒有受嚴重的貪污指控及家庭內鬨阻礙，財富於去年增加\$310億港元（來源：福布斯富豪榜）。

對香港大眾而言，故事則截然不同。現時的貧富差距是已發展經濟中最極端的。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指，貧窮成為這城市「地方獨有」。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香港平均工資在上個年代每年只增加了1.5%，低於通脹。而生活在貧窮線下的長者數目首次突破三十萬，達到305,000。

裙帶資本主義

「白手興家」的奮鬥故事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傳說。李嘉誠並無真正的白手興家，而是靠剝削工人賺錢。無論在昨天的英殖政府，還是今天的中共獨裁及其香港傀儡下，他都大大

地受惠於國家，通過「裙帶」關係中受到特別厚待和保護。李氏在1972年成立的長江實業，現今是香港第二大的地產集團，在香港7個單位中有1個由其建築。

在毛派影響下的六七暴動後，李嘉誠趁著房產投機熱潮中建立長實集團。在英政府的允許下，長實集團分支到公共事業，並於1979年收購了控制港口的和記黃埔，又於1985年收購了作為香港第二大的能源公司港燈，成為打入批發、電訊及媒體等經濟領域的跳板。李氏的屈臣氏集團擁有超過7,800間分店，包括百佳超級市場（在香港有250間分店並於國內有50間）及其他品牌例如Taste和豐澤。

在1970年代後期，全球政策轉向新自由主義，助長了李嘉誠尤其在英國（因當時英殖治港）擴張公共事業和基礎建設的生意。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李氏家族真的會靠穿膠花白手興家？

新自由主義聲稱國營部門「沒有效率」，而要盡可能私有化最多的部門，水、能源、交通、學校、醫院，甚至監獄，被私人資本家以利潤模式營運。李氏等大亨及其國際上的同類人物一直大有影響力，令政客們採用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私有化、去管制化（降低服務質素和對客戶的保障，以增加利潤）、外判制（正如我們在碼頭業中所見，「血汗工廠」的工作環境和削弱工會的議價能力）。

但當新自由主義攻擊政府的福利和扶貧措施時，財團卻受著政府的政策庇蔭，來保障土地的供給、超低的稅率、縱容資本寡頭（財團之間達成控制價格的協議，操控市場）。因此，香港是個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官商勾結，這完全粉碎了右派智庫指香港為世上「最自由」經濟體的神話宣揚。

自由派經濟學家往往迴避這些問題，但事實上世上並不會有一個沒有「裙帶」關係的資本主義經濟。當梁振英「選上」了香港特首的時候，曾經揚言要挑戰大財團（當中大多數支持其對手唐英年），尤其是他們對房屋市場的

壟斷，並提出要增建公共房屋。但這並沒有兌現。以李嘉誠為首的一眾財團，在北京的盟友的幫助下，迫使梁振英乖乖聽話，淡化其建屋的計劃。

全球商業帝國海外擴張

香港資本主義是「成熟」的資本主義，意味著其經濟幾乎完全是寄生性的，建基於錢滾錢，而非建基於民眾可消費或可使用的生產來創造財富。大多香港的利潤來自外地，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血汗工廠勞工。今天，金融的投機製造了鉅額金錢，製造了連中產都透不過氣的房屋惡夢。25萬人住籠屋與板間房，被剝奪了基本的住屋權利。但正如列寧解釋，「剩餘資本」在此狹小的市場中出現，導致資本家需要向外擴張。李嘉誠可以說是這個現象活生生的教材。

李嘉誠擁有一系列的港口、電信、媒體和公共事業，全球僱用25萬名工人。他控制了世界上港口總貨運量的13%，營運將近30個國家的碼頭。李嘉誠的旗艦港口企業「和記港口控股」是和記黃埔的一部分，其亦與中國的國有企業合作，包括營運深圳的港口業務。

李嘉誠在中國的投資不止於此，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其建築項目。在農曆新年前，吉林省有100名工人在和黃擁有的豪宅外抗議，追討\$2,000萬的欠薪。香港財團在鄧小平的走資改革後，很快便擁護中共獨裁，而這些權貴家族甚至被「選上」為半官方職位的政協或人大，包括李嘉誠的兒子李澤鉅。

歐洲爆發債務危機，該區成為了李嘉誠收購的目標，購買私有化的公共事業、能源公司和電訊。和黃的收入有42%是來自歐洲。一個財經分析師對於李嘉誠最近收購供給英國四份一人口天然氣的威爾斯與西部事業（Wales & West Utilities）後感嘆道：「歐洲成為了李嘉誠新的寶貝。」李嘉誠擁有的其他英國公共事業為英國電力網絡（UK Power Networks）、北方天然氣網絡（Northern Gas Networks）和南方水業（Southern Water）。去年，和黃花了200億歐元來入股愛爾蘭的電訊商Eircom，花了130億歐元入股另一奧地利的電訊企業Orange。李嘉誠的屈臣氏集團擁有英國及愛爾蘭超過900所分店的連鎖藥房。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社會主義的解答

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盟友，支持香港碼頭工人爭取生活工資的鬥爭。我們與碼頭罷工工人以及通過工國委與世界上社會主義者討論，我們正在協助這場鬥爭，並推動全球的聲援行動。根據國際工人鬥爭的經驗，例如去年葡萄牙的碼頭罷工得到歐洲八國碼頭的罷工一小時聲援，我們提出全球碼頭工人罷工，聲援香港的階級兄弟。在李嘉誠擁有全球多個港口，在其工會中特別可以提出這呼籲，包括在亞歷山大港、布里斯本、布爾諾斯艾利斯、雅加達、卡拉奇、倫敦、洛特丹與悉尼。

碼頭工人的鬥爭贏得了香港普遍群眾的巨大支持，激起了對貪婪狂妄財團的憤怒。工人需要強大而民主的工會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同時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來終結財團的專制與經濟壟斷。這個任務源於國際上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政治的激進化，對「1%」貪婪富豪和資本主義日益憤怒。現在極需要新的工人政黨，爭取對社會主義綱領的支持：

- 讓財團為危機埋單——向財團徵收富人稅，並終結香港的超低企業利得稅率！
- 終結所有外判與合約勞工——捍衛真正的工作，並要求工資增幅水平超過通漲！
- 建立戰鬥性的工會與新的工人政黨！支持國際主義、團結聲援和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與歧視！
- 要求立即增建廉價公屋，每年5萬間——踢走財團，並將銀行和地產商民主公營化！
- 打碎資本家的寡頭，終結地產霸權！唯一方法只有將長實、和黃等財團擁有的企業國有化，並實行工人與大眾的民主公共管理。

2013年4月30日

習近平的中國夢

張開



習近平在中共第18次代表大會上接任中共總書記和國家軍委主席後，再在今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當選國家主席，延續了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的做法。

中國夢的構想

他在全國人大閉幕會上，發表了《再接再厲為實現中國夢奮鬥》的講話，宣稱這個中國夢就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實現中國夢的道路，就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亦即是中國30多年來實際上所走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與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社會主義是背道而馳的。這雖然使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上第二位最大的經濟體，但造成的巨額財富卻積聚在國營企業和私營企業資本家手上，並養肥了貪官，廣大人民則所得有限，而百物騰貴，樓價飛漲，一般人都痛感到看病難、居住難、上學難、離校畢業生就業難……，不能分享到應有的經濟發展成果，以致現時中國還有9,899萬人仍生活在2,300人民幣的貧窮線下（見3月5日《文匯報》的報道）。

由於中共走這條道路，造成貧富懸殊，社會分化擴大，官民矛盾尖銳，民怨民憤激烈，群體性鬥爭事件逐年劇增，使得國家今年耗用的維穩費高達7,690億元，比國防費再增逾一成後的7,201億元還要多。

習近平在這篇講話所標榜要建成奮鬥目標中的「民主文明和諧，人民幸福」，這些只能是畫餅充飢的空話。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事實，中國社會實際是越來越不和諧；至於民主，在中共一貫官僚極權專政橫行霸道之下，人民應享有的民主權利早已被剝奪掉；政治上不民主，正是中共官僚專政所必然造成的，因此，中國人民當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政治民主改革。這反映在去年中共十八大舉行時人民網強國社區的民意調查結果中：網民最關注的十大問題，「民主政治」居榜首，依次才是反腐倡廉，社會民生和經濟發展等。

不錯，俗語有說：「新官上場三把火」。習近平疾呼「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他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中共十八大後，他掀起迅猛的反腐風暴，一下子打下約30隻「老虎和蒼蠅」，級別最高的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四川省委書記李春城。他又倡行節儉風，反對講排場、浪費、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不過，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奢侈享樂，久已遍及全國黨政軍官員幹部，成為制度化、結構化，牢不可破，即使拿一些官員來開刀示眾，但他們所宣稱要反對的一切官場流弊根本上仍會存在，這些都是官僚主義制度所必然派生的。這也是過去不少黨政高層領導人即使聲言要肅貪倡廉但都無效的原因。



武松打虎新編

寒陽 XiangYunz.com

黨內的反應

就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表示：改革實際上就是拿刀割自己的肉，改革的下一步是要破解利益格局。有官方媒體的評論員分析，汪洋此番言論，意在暗指改革的主要障礙是利益格局的問題（引自3月7日《明報》）。少改少割仍可忍痛，大改大割則哪個官僚肯犧牲自己呢？割肉確是「一針見血」的比喻，反映出自願地大刀濶斧的改革是阻力重重的。

剛卸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多年來主張政治改革，但遭到黨內高層保守派的反對，以致毫無進展，在最後一份向全國人大會議作的工作報告中，通篇未提政治改革問題。當代最主張改革的總理也如此收場，又一次證明中共是不能自我政制改革的。

習近平在這篇「中國夢」講話中，只是簡略提到「改革創新」，「深化改革開放」，隱含要「深化」鄧少平提出的改革開放路線，但沒有具體闡釋如何改革創新，深化改革開放，儘管全篇都充滿美麗的詞句和黨八股。

民間的看法

的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論壇》雜誌的官網「人民論壇」所作的調查，揭露了中國民間對習近平講話的客觀意見。調查圍繞「中國夢」提出的四個信念問題，包括是否贊同「中國共產黨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加快推進改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利於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的制度」。但是，圍繞「中國夢」的這四項結論，不贊同的分別佔72%至81%，以致官方要刪除有關調查的網頁。（引自4月18日《蘋果日報》刊出的李平「盡論中國」專欄一文，文題為《開始掉鏈子的中國夢》）。

這樣的調查結果給了習近平重重的當頭棒喝，揭破了這個中國夢的虛幻性，排拒了它的安撫目的，是完全出乎官方意料的。

2013年4月30日



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激發民眾環保抗爭

張開

中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導致環境受污染問題日趨嚴重。以下試從幾方面具體來看。

空氣污染

中國有近90%城市的空氣差或極差，這是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等機構在今年3月中發佈的訊息。而根據清華大學與亞洲發展銀行發表、由國內外環境專家及亞銀專家聯合撰寫的報告分析，中國空氣質素嚴重惡化，若以世衛建議的標準評估，中國最大的500個城市，只有不到1%達標。

空氣受污染的主要源頭是：工業排放、汽車廢氣和燒煤。這些都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一氧化氮等，造成空氣污染。中國近30多年的發展，對能源的需求極大，成為全球耗能最大的國家。燒煤過程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油品含硫量遠高於國際先進水平，超過歐洲14倍，汽車尾氣超過標準排放，而中國所訂的標準又不夠嚴格。一般的私營、公營企業，尤其是化學工業和中石化、中石油等，都只求生產牟利，高生產總值，不顧排出大量細顆粒物(PM2.5)，對人體健康損害很大。

廣大市民不能不吸氣，但吸入污染了的空氣，卻會引致疾病。例如，據呼吸道疾病專家鍾南山指出，空氣污染對心腦血管和神經系統都有壞影響，北京10年來肺癌增加了60%，空氣污染便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當局公佈的2012年中國腫瘤登記年報證實，目前癌病發病率與死亡率均呈上升趨勢，每年新發癌症病例312萬個，每年270萬人因癌症死亡(2月24日《明報》報道)。現時全中國有247癌症村。這都與空氣污染很有關係。空氣污染又容易誘發心臟病。在今年兩會期間，北京毒霧籠罩，促使到北京開會的杭州市長心臟

病發而猝死。習近平對此毒霧肆虐只是要代表們「淡定」應對，而沒表示政府會帶頭改善空氣污染。

全國空氣中大量排放的細顆粒物，又使青少年的體質變差，據專家鍾南山說：跑3,000米等體育項目現在成為一個問題，很大程度說明中小學生的體質有明顯下降。

耶魯大學資料顯示，全球132個國家2012年環保表現的指數，中國排名116，空氣污染對人體健康影響，中國排名幾乎接近最壞。由此可見中國空氣的污染嚴重。

水的污染

中國水源總量三分之一是地下水，而目前全國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嚴重。據有關部門對118個城市的監測數據顯示，有97%的地下水受污染，基本上清潔城市地下水只有3%。地下水污染由城市擴散至農村。

中國國家海洋局發佈2012年中國海岸環境狀況的公報宣稱：海洋漏油、危化品洩漏等事件風險加劇。72條主要江河攜帶入海的污染物總量約1705萬噸，未達第一類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達17萬平方公里。赤潮多發，為近五年最多，局部海域海水入侵，土壤鹽漬化，海岸侵蝕等災害嚴重，嚴重污染區域主要分佈於大中型河口。8成近岸生態不健康。

不過，水污染產生致使居民飲用後惡果叢生。例如，山東省淄博市金嶺鎮，因地處理多間化工廠包圍之中，居民被迫飲用被污染的地下水，紛紛染上各種癌症，變成「死亡小鎮」，幾乎日日有人出殯。山東省其他地方如濰坊、武城、東營等，接連爆出嚴重污染事件，使山東省變成污染大省，舉國震驚。污染的地下水

滲入農田，更使種出來的稻米等有毒，人畜食後，健康大受影響。

此外，禽畜飲用污水後也不能倖免無事。例如，河北省滄縣小朱莊的地下水田受當地化工廠污染變紅，近800隻雞飲後都死亡了。養豬場濫用抗生素餵豬，人類食後也可能使部分抗生素對人失效。

當局難有作為

造成上述空氣和水污染各種毒害的主要原因，是有關各方全受本身利益驅動，只顧追求生產總值，不理環境污染，而各級地方政府，特別是環保部門無所作爲，或者互相推委卸責，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保護主義盛行。

正是在中國生態環境這樣嚴重惡化的背景下，才迫使中國國務院制定而於本月14日發佈了《2012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首次列出「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人權保障」一章，其中指出公民享有清潔生活環境權益進一步得到保障，實施地表水、空氣、酸沉降、沙塵天氣影響、飲用水水源地、近海海域、城市噪聲、生態等各環境要素的常規等監測，基本建立起保障公民環境權益的法律和政策體系（引自本月15日《文匯報》）。

不過，這份白皮書對治理和保護環境仍是難以收較大成效，地方當局仍會再像以前許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抗拒那樣，不願真正執行的，特別是當局不從根本上消除環境污染的各種成因的時候。

唯有民眾抗爭保護環境

既然政府不能大力保護環境，很多時反而是批准化工廠等的建立，引致環境受污染，在當局這種危害民眾健康的威脅發生或將會發生時，民眾唯有團結起來，合力進行反對建立或要求拆除化工廠的抗爭。據中國法學會黨組書記陳冀平指出，近年來各地由矛盾糾紛到群體性事件，多是緣起於環保問題，參加人數較

多，發生後的影響較大。環保問題已超過土地徵收，成為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最大誘因。民眾於網絡等信息資源得知一些工程項目可能破壞環境，影響健康，頓生出不滿情緒。

以下試舉出今年數月內從內地透露出來的多宗環保抗爭來看：

2月10日，江西玉山縣雙元村上千村民示威，抗議當地化工廠污染水土和空氣，並拆毀了該廠房設備。

2月25日，山東東營市仙河鎮數千民眾上街遊行並在鎮政府大樓前集會，抗議當地化工廠泄漏有毒氣體硫化氫，導致3萬多人出現中毒癥狀，多人入院，迫使該工廠停工。

3月12日，深圳松崗有大批居民聚集在政府門前，抗議當地一個污泥處理廠排放有毒氣體威脅健康，要求拆除。

5月1日，上海數千市民聚集政府門前，反對國軒電池廠落戶。同一日，浙江寧波鎮海區逾千民眾請願及攔路抗議，反對當地即將動工的大型化工項目，但遭當局無理鎮壓。

5月5日，昆明上萬名居民上街示威，反對中石油落戶昆明的煉油項目排放PX（對二甲苯），17日再有逾千名居民遊行，要求當局公開環評報告，高呼「煉油廠滾出去」等。

5月11日，福建惠安縣東橋鎮近千村民，不滿政府強徵海域灘地，賣給中石化建高污染煉油廠，圍攻村委會扣押了鎮長、縣長，迫使警方釋放了十多名日前抗議的村民。

同一日，上海松江區再有反對國軒新能源公司汽車鋰電池廠的第三次遊行，終於迫使松江區政府決定取消電池廠在松江的所有生產環節，國軒公司也發通告，決定收回松江項目全部投資，土地退還政府。這是民眾反對污染、保護環境抗爭的又一項勝利。

上述的事例只是短期內已知的部份；各地民眾今後一定還會不斷爆發反污染、保環境的鬥爭，而且有新的勝利的，祝願同胞們共同努力抗爭和得到勝利吧！

2013年5月18日

勞教和勞改兩制度都須廢除

軍行

勞教和勞改違法妄為

新中國建國後，國務院在1957年出台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對於那些被指為犯有一定罪行但無確實證據或可以不逮捕判刑的人施行強制性教育改造，對勞動教養的人採取勞動生產與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方針，組織和強制他們勞動生產，規定必須遵守的紀律和制度，進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

這個決定的推行，標誌勞動教養（以下簡稱「勞教」）在中國的制度化和規範化。

1979年12月，國務院公佈了《補充規定》，把勞教的限期定為一年至三年，必要時延至四年，這才使勞教的期限明確化，在法律上可能阻止許多人被勞教終身的流弊。

1982年，公安部公佈，勞教針對的對象包括：「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96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增加了三種適用勞教的情況：一是賣淫、嫖娼以及介紹、容留賣淫、嫖娼的人；二是賭博以及為賭博提供條件的人；三是製作、租售及傳播淫穢物品的人。這就把勞教對象大大擴大化。

據資料顯示，在2004年，最高的被勞教人數近50萬人，這反映出這個制度可被地方官員隨意濫用和利用來胡作妄為，使無數人民無辜遭殃！

但實質上，國務院和公安部公佈的這些關於勞改制度的規定和辦法，對被勞教人民可以不經過司法審判便被勞教，是違反國家憲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等基本原則，侵害公民的權益，滋生官員權力濫用的溫床，甚至淪為不法官員打擊異己的手段。這一師承自蘇聯斯大林官僚專制的惡法，至今已在中國肆虐了56年，這是中共官僚專政制度下必然產生的措施。

還有一種勞動改造的惡法，對於被隨意指為反革命份子或其他刑事犯罪份子實行強迫勞動，「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在勞動改造中，實行勞動生產與政治教育相結合並以教育改造為主的方針。這種苛政措施可以對不同政見的公民，除了服滿法院判處的刑期之後，還可任意被強迫勞改長達幾十年，例如對中國的許多托派人士便是；本刊下期轉載的《塞外散記》一文，就是其中無數受害者的一個例子，作者周履鏘由於與執政黨有不同的政見，便無辜地在服滿刑期之後還被勞改長達30多年，從而犧牲了大好的青壯歲月。

最新的勞教事例，就是「上訪媽媽」唐慧因其幼女被多人強姦和強迫賣淫但公安包庇而上訪多次，反被勞教，重慶彭洪轉發諷刺貪官圖片便被勞教，村官任建宇因言論也被勞教等等。這些都是無法律作根據用以拘控入罪的。而且為了邀功得獎，地方「土皇帝」就利用這個制度胡作妄為。例如，本月10日的香港《都市日報》就以「遼寧虐囚中式行刑」的標題作出報道：「遼寧省馬三家女子勞教所爆出虐囚醜聞，勞教犯受到『坐老虎凳』、『綁死人牀』等多種懲罰，遼寧省方面在輿論壓力下終於成立調查組，聲稱會『據實公佈調查真相處理結果。』」該報道同時附有互聯網幾幅虐待圖片。





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呼聲日益強烈

無數人民之無辜被勞教，在社會上越來越掀起強烈的反對和抗議聲音，連帶也更加激化要求完全廢除勞教制度的浪潮。

據《炎黃春秋》2012年第12期刊出的《勞教制度的歷史與廢除呼聲》(作者周永坤)一文指出：早從1987年開始，就有人質疑勞動教養的合法性，主張取消。從那時開始，取消勞教的呼聲就沒有停止過；1996年之後，眾多學者在報刊上撰文力陳廢除勞教制度。對勞教的社會評價，據網絡調查，主張取消勞教的網民約在90%左右，最新的一項調查主張廢除的比例超過98%。到2007年，茅于軾等69位學者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要求廢止勞教制度。法學界提出應該廢除的理由有八項，包括它違反《憲法》規定的法治原則和人權原則，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侵犯生命權，又成為地方官員謀政績和謀私利的工具，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等等。

所有這些都構成強大的壓力，促使許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向各屆的兩會提出廢除勞教制度的提案。但兩會向來被視為政治花瓶，並無實際權力，只能「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實權操在執政黨手中，要後者廢除勞教，無異於要他們自動放棄既得的一部份特權，是絕難做到的。這是長期以來儘管民間持續而有理的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當局都沒有接納的原因。即使是新上任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答覆《中國日報》記者的提問時，也只是說：「有關中國勞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關部門正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在抓緊研究制定，年內有望出台。」問和答都只是「改革」（即只是改良），而不是根本廢除問題，恐怕要在整個官僚制度被廢除之時，才會徹底廢除這個勞教制度，或者要發生嚴重的勞教事件，激發起社會各界聯合要求廢除勞教制度的強大行動，才可能迫使當局作重要讓步，或改用其他名稱來變相地取代它，這多份要取決於各界行動的強大程度了！

除了勞動教養制度必須立即廢除之外，本文前面指出的同樣違法的勞動改造制度也必須立即廢除，這才是「依法治國」、有錯必改的做法！

2013年4月15日

酷刑名詞解釋：

小號：懲戒室的俗稱。有多種形制，最窄的面積不到4平方米，稍大的約6平方米。沒有光線，日夜靠電燈照明。沒有窗戶，有一透氣窗。如果關上，呼吸會有窒息感。另外，由於不能自由上廁所，吃喝拉撒都要在這個空間中完成。

大掛：使用手銬將人固定在床、牆壁、門等物體上，拉伸四肢，或者將身體懸掛起來，使當事人承受超越其生理極限的重力或者張力。

老虎凳：一種用於長時間限制體位、姿式的椅子，鐵制，有搭扣用於固定人的手腳，使其無法坐直亦非全然彎腰，長時間乘坐可造成肢體磨損傷害。

死人床：用於對絕食勞教人員灌食的專用床。鐵制，皮革面，兩側有多道搭扣和布索，可以從頭到腳控制人體，使其不能反抗。臀部有一方形鐵鑄口，為排泄孔。絕食者下身或全身衣服被脫，灌食與便溺均在床上，被縛時間從數小時至數日不等。

來源：<http://botanwang.com/node/8946>

高盛股東大會人權提案揭開紀念“六四”的序幕(來論)

趙京

我們通常把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日作為紀念“六四”的開端。不過，今年，這個開端早了3天。今天，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S. Security & Exchange Committee (SEC)和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公司同時發佈了高盛2013年股東大會的內容，其中的第5號提案（前4個是董事會的提案）就是我的設立人權委員會提案¹，全文如下：

Resolution for the 2013 Shareholders Meeting o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Resolved: Shareholders recommend that Goldman Sachs Group establish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to review, assess, disclos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the company's corporate policy and practice on human right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recommended, by resolution, in its discretion and consistent with applicable laws to: (1) adopt Goldman Sachs Human Rights Principles, (2) designate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including outside relevant human rights experts, (3) provide the committee with sufficient funds for operating expenses, (4) adopt a charter to specify the powers of the committee, (5) empower the committee to solicit public input and to issue periodic reports to shareholders and the public, on the committee's activitie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and (6) adopt any other measures.

Supporting Statement

From the Chinese Tiananmen tragedy in 1989 to the “Arab Spring” movement today, human rights issue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cerns for every

corporation doing business globally.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lso occurred by big corporations in advanced democratic society. For example, News Corp. opposed my human rights proposal at the 2010 shareholders meeting before its scandals were exposed to the public. The human rights concern of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repressive countries is from the core issue of legitimacy. Goldman Sachs Statement on Human Rights only applies to countries where “national governments bear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human rights”. However, since human rights concerns mainly happen in countries where governments do not “bear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ensuring human rights,” our company needs to establish a human rights committee for our business in countries where the governments are not democratically elected or the authorities are not accountable to or responsible for their people.

In regard to China, our CEO and Audit Committee Chair listed their position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where I was a Nuclear Physics student against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1980-85) as a qualification for re-election. The book “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by our former CEO Henry Paulson said, “from having virtually no presence there at all in 1992, we went to having perhaps 1,500 people in the country when I left Goldman in 2006. In that time I made about 70 trips to China.” “I had been invited to an upcoming lunch on April 20 at the White House in honor of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I flew to Washington for the Hu Jintao lunch, and I met beforehand with Zhou Xiaochuan,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governor.” “In my concluding meeting with President Hu Jintao... Hu and I then adjourned to a private meeting.” These strongly demonstrate our business in China, where people's basic human rights are severely violated (for example, I was deprived of my citizenship without any written

¹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886982/000119312513152411/d447333ddef14a.htm#toc447333_42
<http://www.goldmansachs.com/investor-relations/financials/current/proxy-statements/2013-proxy-statement-pdf.pdf> (Item 5).

document, because I organized human rights activities in Japan during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我在“改進Goldman Sachs Group高盛集團的社會政策的嘗試”²一文中“說明高盛在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轉換中起到了任何別的機構都不能替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我以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近來阿拉伯之春為例，指出公司應該制定全球性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特別就中國而言，公司的兩名重要董事（CEO行政總裁和審計委員會主席）都把在清華大學的頭銜作為參選董事的資格之一³，卻沒有任何社會政策考慮間接受害於公司業務的中國普通民眾，面臨著legitimacy（正當性）的問題。”“指出現有的人權聲明先把人權的責任推給政府，很不嚴肅，因為對人權的最大侵害擔憂就是來自政府，公司的人權政策就是要制定出如何在民主或非民主的國家做生意時不違反人權原則，以及在違犯的情況下如何補救的機制。……特別指出：公司與基辛格、江澤民、胡錦濤、朱鎔基、周小川、清華大學等的關係無法增加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正當性，只有設立人權委員會可以做到這一點，而我們有意願和能力幫助公司。”“我特意加入高盛原CEO行政總裁、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時美國財政部長Henry Paulson在其大著“On the Brink: inside the race to stop the collaps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中的豪言：‘從1992年到我離開高盛時的2006年，我們在中國從無到有1千5百名員工，其間我去了中國70趟。’我4月20日被邀請去白宮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共進午餐。”“我和胡錦濤會議完後，胡和我私下會見。”

不過，高盛同時影響美國兩大政黨，甚至（違背自由資本主義老祖宗亞當·斯密的教誨）直接出馬美國執掌財務大臣的時代過去了，我樂觀地估計高盛不會拒絕我的提案。沒想到，

高盛2012年12月21日悍然向SEC發出排除我的提案的信件，列舉三大理由，其中還包括對我參與人權運動經歷的疑問，暗示我沒有提案資格⁴。我12月28日立即向SEC提出反駁⁵，同時指出高盛在這樣嚴肅的檔中連基本的due diligence盡職調查也沒有履行：如果高盛有誠意，我可以提供我的清華畢業證書、日本媒體的相關報導（包括最近《朝日新聞》2009年6月8日為紀念“六四”20周年對我當年受到日本當局迫害的採訪）、以及我2009年9月23日致函剛上臺的首相鳩山要求他的民主黨政府公開當年自民黨政府迫害我們中國留學生的檔案資料⁶等⁷。

今年3月8日，我接到SEC署名2月7日的回復檔⁸。仔細閱讀之後，我不禁放聲大笑：SEC的律師們畢竟沒有白吃我們的稅金、美國的民主畢竟還有活力！在這封信裡，Attorney-Adviser律師-顧問Kate Beukenkamp駁斥了高盛的兩大排除理由，只對其中之一表示“appears to be some basis好像有點道理”。要是在以往，這就槍斃了我的提案，只好明年再挑戰了。但今年，這封信接著說：“It appears that this defect could be cured, however但是，這個缺欠好像能夠被改好”。只要我在7天之內把帶有法律必須口氣的require強求一詞改為中性的request要求或柔軟的recommend推薦，就可以改正“缺欠”了！看來，SEC的律師照顧到英文是我的第三語言，容許我在這樣關鍵的地步提高我的英文水準。我立即照辦，致函高盛和SEC改正了提案中的這個“缺欠”。

高盛3月13日致函SEC和我，只得接受把我的提案列入今年的股東大會表決，卻馬上很不

²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gs-policy.pdf> 2012年12月8日。

³ 這也是母校的學術墮落的反應，因為西方的錢貴在那裡可以結交在清華掛有類似頭銜的朱鎔基等中國政府權貴。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⁴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gs_sec.pdf

⁵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zhao121228.pdf>

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⁷ 另外，高盛在股東大會通知中，沒有列出我的地址（別的股東提案者都印出地址），提案中介紹我在清華念書的年份1980-85也被漏掉，成為198085。

⁸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SEC130308.pdf>

嚴肅地用已經被SEC回絕的理由作為董事會聲明反對我的提案⁹！董事會這樣做，大概是認為或期待高盛的絕大多數股東或者沒有頭腦、或者對人權意識麻木不仁。而且，董事會把會場從聯合國等國際人權機構林立的公司總部所在地曼哈頓變到了宗教保守、人口稀少的尤他州的鹽湖地帶，難道一個極小股東的人權提案就那麼可怕？¹⁰

幾年前我就買下高盛的股票，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戰友代理我出席它在紐約的股東大會¹¹，現在終於實現了利用這些與中國有特殊官商關係（這正是89年“六四”民主運動的導火索）的國際大公司的股東大會紀念“六四”等人權運動的戰略目的。今天，全世界幾百萬股東（包括中國的政府投資基金）開始讀到這份紀念“六四”最好的公共教育文獻，我或我的代表將在“六四”前夕的5月23日舉行的高盛股東大會上，發表紀念“六四”24周年的聲明，宣示24年前佔領天安門那樣的影響我們公共生活的所有空間的社會運動已經在世界各地發芽、開花、結果！¹²

將來，總有一天，類似的人權提案也要付諸日本國會、中國人大這樣的機構表決，直到人權原則、歷史真相和社會正義得到昭明。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2013年4月12日

⁹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gs_statement.pdf

¹⁰ 2011年，因人權醜聞纏身的新聞集團為了逃避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抗議，把股東大會從總部所在地紐約移到洛杉磯。

¹¹ “誰願出席高盛曼哈頓5月7日股東大會？”2010年4月23日。
<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0/04/201004230653.shtml>

¹² 虽然我无法确认，关注的朋友请在当天尤他州上午9点半从高盛公司的网址www.gs.com上网观看高盛是否会转播会议实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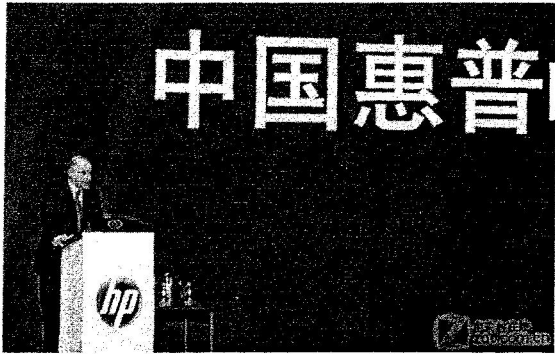
4月13日後記：今天的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昨天高盛股東大會通知的報導，主要講高盛CEO去年收入2千1百萬美元達到2008年以來最高，同時又提到美國幾大工會在華盛頓設立的政治別動隊Change to Win的基金主動撤銷了它的提案。我昨天以為他們的提案被排除，給Change to Win的專職研究員再次發去電郵，表示願意明年為美國勞工的利益提案，沒有收到回復。原來，與上個月關於惠普股東大會的提案一樣，這些控制工會的專職幹部和律師更願意用美國勞工的名義私下與資本階級（董事會）做一些小交易，而沒有意願和能力堅持大義和原則。這不由得是我再次回到美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先驅：當卡內基對工會的請願、報紙的呼籲充耳不聞時，安那祺主義者伯克曼“替天行道”，隻身教訓資本家，被判刑22年。¹³

¹³ 以下引自柏克曼著巴金譯《一个安那祺主义者的狱中回忆》，<http://cpri.tripod.com/cpr2009/aca-2.pdf>

“和姆司德的召喚”：那一天的事情還清清楚楚地刻印在我的腦裡。那是一八九二年七月六日。我和朋友費加兩人靜靜地坐在我們的小小住家的後房裡，愛瑪突然走了進來。她平日慣有的急速而有力的腳步這時候聽來是異乎尋常地堅決。我掉頭去望她，她眼裡的奇特的光輝和她臉上的興奮的顏色使我大吃一驚。/“你們讀過沒有？”她揮舞著一份半打開的報紙，大聲叫起來。/“什麼事情？”/“和姆司德。罷工工人挨了槍。品克頓殺死了婦人和小孩。”/她帶了焦急而斷續的調子說話。她的話語就像是一隻受傷的野獸的號叫，她那音樂般的聲音裡摻雜了一種嚴肅的苦澀味，這是由絕望的痛楚而起的。/我從她的手裡拿過報紙來。我讀著關於這次激烈的鬥爭（和姆司德的罷工潮，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是全體工人的被開除事件）的如火如荼的記載，我的激動不停地增加著。報紙上詳細地揭發了卡內基公司破壞鋼鐵工人聯合會的陰謀。為了這個目的，公司就選了素來異常仇視勞工的福利克做總經理。/他一面故意和聯合會繼續著友好的交涉，一面卻暗地裡作戰爭的準備：譬如修理和姆司德煉鋼廠，築起一道板牆，上面架著鐵絲網，中間留著射擊時用的槍洞；又雇了一隊品克頓匪徒。他在黑夜裡偷偷把這群人運進了和姆司德。最後可怕的屠殺就發生了。/我把報紙遞給費加。愛瑪望著我。我們默默地坐著，每個人都沉溺在自己的思索裡。我們只偶爾交談了一兩句話，或者一瞥探尋的、含有深意的眼光。

推動惠普人權政策改善的阿基米德杠杆(來論)

趙京



2013年2月8日，紐約時報發表了題為“惠普限制中國學生用工”的聯合報導：“全球最大電腦及其他電子產品生產商之一惠普(Hewlett-Packard)正對中國各地工廠雇傭學生及臨時工人數做出新限制。……惠普此舉反映了電子公司對中國有問題的用工行為看法的極大改變。”“由於工廠勞動力越來越匱乏，中國許多工廠一直依賴高中生、技校生和臨時工應對間歇性訂單增多狀況。學生抱怨道，學校領導會臨時讓他們從事與學業無關的勞動，工作時間也過長。當地政府有時也會命令學校提供勞動力，而工廠會付給校方酬金。”

“過去10年的大部分時間，許多全球電子業巨頭都基本忽視了這一問題，僅在一些情況下對關於損害勞工權益的報導進行追查。”“週五早上，惠普通知中國供應商這一規則，規定，所有的工作必須是自願的，學生和臨時工‘在合理地預先告知之後，應可以隨時離廠，各方不得刁難。而且勞工須有可靠的、不會招致打擊報復的申訴機制。’”“惠普發言人霍華德·克拉沃(Howard Clabo)說，從3月開始，惠普將對供應商展開培訓，並且和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及學者進行座談。”“一直以來，富士康(Foxconn)尤其受到勞工權利人士的批評。……在重慶，富士康和惠普合作，生產針對中國國

內市場的電腦。”¹

與此同時，惠普發佈2013年3月20日舉行的股東大會資料，其中包括我作為股東要求成立人權委員會的第6號提案和公司董事會為了反對此提案的聲明中例舉的惠普人權政策（包括供應商政策）²。我幾年來推動惠普人權政策改善，終於結出了初步成果。

2010年6月1日，我向惠普提交2011年股東大會的人權提案，被惠普用小計謀拒絕，“我才意識到惠普在關於中國的人權問題上採用的黔驢之計，不禁大笑起來：你躲得過初一，躲得了十五？我明年會再挑戰，直到我的提案在股東大會上得到表決為止！”³

2011年3月，“知道要教育惠普這樣的老牌王國，需要更大的耐心”，我再次聯繫惠普，經歷了半年的會談，有一點進展，包括：“話題轉到供應鏈的人權政策。這是惠普作為世界上最大電腦製造商的特色。它在中國的1萬名雇員在689城市、2千縣經營1萬個生意夥伴、7千個商店、1千3百個服務中心。我們讀到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自殺的悲劇現象，其源頭就在惠普、蘋果公司等供應鏈的頂端。”結果，“推動惠普王國的人權政策改變雖然艱辛，今天總算是邁出了第一步”⁴，但放棄（錯過）了提交2012年股東大會提案的機會。其間，惠普寫好了守密條款要我和Morton Sklar律師簽字，被我們斷然拒絕。我們關注公共政策，對公司的秘密不感興趣，更不會被收買利

¹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中文）

<http://cn.nytimes.com/article/business/2013/02/08/c08hewlett/en/>（English）.

² http://media.corporate-ir.net/media_files/irol/71/71087/proxy2013/HTML2/default.htm

³ 趙京：“惠普H·P公司面對人權提案的黔驢之計”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hp.pdf>

⁴ 趙京：“推動惠普公司的人權政策改變的第一步”
<http://cpri.tripod.com/cpr2011/hp111010.pdf>

用為公司宣傳，失掉獨立性。

2012年3月21日，我出席惠普的股東大會，代理宣讀老朋友的譴責董事會（特別是CEO）貪婪無能的提案，同時“提出惠普的人權實踐問題，指出雖然公司已經有不錯的紙面人權政策，但關鍵在於如何有獨立的機構確認其執行。Whitman果然老練，以‘惠普不能撤離中國’把議題轉移開。……我指出她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知道下一步只能……訴諸股東提案了。”⁵

2012年5月17日，我正式提交2013年股東大會的人權提案，以偉大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和最近的阿拉伯之春，說明惠普這樣的超級國際公司建立人權委員會的必要。9月12日，一年前會談過的副總裁兼倫理與遵守事務主管Watson女士回復我，要求我主動撤銷提案，卻沒有同意我的舉行英特爾公司那樣的邀請外部專家“會診”的建議⁶。我沒有回復這樣的傲慢。不久，我收到老對手副總裁兼副總律師Ritenour要求通話的禮貌電郵。我再次指出自己來自被無法無天的土皇帝統治了幾年、又是惠普在中國乃至全球製造業務中心的重慶，有責任就惠普的人權政策為不懂中國事務的普通股東和沒有言論自由的普通中國民眾代言。他知道除非我的提案得到大會表決我不會停止戰鬥，就同意這次不排除我的提案。我也禮尚往來，當即表示只要付諸股東大會表決，我不會再次提案。

2013年1月2日，我收到惠普董事會把我的提案付諸表決的正式決定，和反對我的提案的聲明⁷。與雪佛龍或谷歌2010年股東大會上反對我的人權提案的董事會聲明一樣，惠普為了得到廣大股東的支持，證明我的提案雖然精神上不錯但“沒有必要、不符合股東的最大利益”，周詳地列舉或承諾了公司為改善人權政策已經和正在實施的步驟，也算正式陳述和改善了公司的人權政策，達到了我幾年來幫助惠普的基本戰略目標。

有趣的是，緊接著我的提案，由全美長老會基金、德州的天主教Benetictine姊妹會、神聖上帝會眾、聯合美以美教會的全球牧師和慈善投資服務共同提出的第7號提案（見注2），也要求公司改善人權政策，連理由（包括中國的人權狀況擔憂）也與我的提案類似（但更溫和、間接），怪不得董事會的反對聲明也屢次提到我的提案！與我2010年與（比我股份、組織、影響強大百萬倍的）耶穌會合作推動雪佛龍人權政策的經歷類似⁸。反過來看，正是這樣的兩個完全不同背景、實力的股東的相同提案，迫使公司在人權政策上邁出了別的公司不肯、不願、不能邁出的步伐，值得慶賀。

惠普的股票在2010年曾達到53.9美元，今天只有16.9美元。作為股東，我必須以我的“退休基金”持股直到完成“人權提案得到表決”的基本戰略目的，才考慮戰略撤退，買進新的戰略目標的股票。雖然經濟上損失在所難免，但以千萬分之一的股份利用股東提案這個阿基米德“社會運動杠杆”，廣交了關注人權事務的耶穌會、長老會、美以美會、工會、社會責任基金、大赦國際、聯合國全球契約等組織和個人，推動了影響全球生活的國際大公司的人權政策的改善，特別是對於我不能親自回國服務的中國民眾盡到微薄之力，社會回報無可估量，值得付出這樣的犧牲。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2013年2月13日



⁵ 趙京：“佔領（惠普）股東大會的藝術”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occupy_HP.pdf

⁶ <http://cpri.tripod.com/cpr2012/hp120912.pdf>

⁷ <http://cpri.tripod.com/cpr2013/hp130102.pdf>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⁸ 趙京：“推動Chevron 雪佛龍公司改進人權政策的經驗”

<http://cpri.tripod.com/cpr2010/chevron100201.pdf>

向沒落的美帝獻媚，無恥！

秋月

資本主義在現實上已經沒落了。

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造成貧富兩極、自相殘殺，傷亡者數以萬計。所謂99%，是赤貧者。全球失業問題嚴重，社會動盪不安，哀鴻遍野。



在中國，尤其是鄧小平上台時，號召部分人先富起來。例如王征，身家以億計，投資二億操縱香港的亞洲電視台，除了賺大錢外，還在電視上得意洋洋地獻醜。類似的千萬富翁，都是靠巴結當時掌權者的關係而斂財致富的。

雖說中國科技進步，登陸月球，但只不過是追逐名利，揮霍這麼多錢，普羅大眾的生活卻越來越差。社會風氣敗壞，假貨滿天飛。一邊廂，農民失去賴以為生的土地，貧者生活無依，另一邊廂卻豪華大宅遍地興建，富者夜夜笙歌。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表面上，當權者經常強調“中國要實行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事實上，習近平進一步與沒落的美帝國主義勾結，要共同發展資本主義，高呼“和諧、合作、友好、雙贏”，再者，剛代表習近平去美國的汪洋甚至公然向美帝國主義者獻媚，說“中美經濟關係有點像夫妻”、“我們兩家不能走離婚的路”，這種反動傾向實在無恥！

亞洲社會運動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聲明



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的一年中，在世界許多地區所發生的同氣候變化有關的現象，其強烈程度前所未見，比如颶風桑迪（Sandy）就是一個例子。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風暴、洪水、乾旱、水迴圈的中斷和其他類似事件造成的事故日益嚴重，在許多國家，這些事故已成爲“新的常態”。很明顯，氣候變化正造成更多的被迫遷移，並將製造更多的氣候難民。

到 2050 年，估計有 2 億人可能因氣候變化而流離失所。僅 2010 年，據估計，整個亞洲有3千萬以上的人，因環境和天氣災害，被迫流離失所，這一數字還會繼續上升。氣候變化正在嚴重地破壞莊稼和農田，惡化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使更多的人陷入饑餓中。

然而，儘管氣候變化對農田，民生和家庭所造成的破壞越來越嚴重，但關於氣候變化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的談判卻向後退步，而不是更接近一個穩定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性協議。氣候談判的前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提是這樣的原則，即發達國家應該負起他們的歷史責任，從坎昆到德班到卡塔爾，談判的焦點卻是發達國家如何可以逃避其先前的承諾。現在，目前攤在桌子上的建議，不僅讓發達國家能夠把他們的義務承諾淡化爲自願承諾，而且還讓他們也將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碳市場和漏洞，以便不採取任何行動。根據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EP）的一項研究而作出的估計，即使沒有所有的條約漏洞，這些承諾也將導致溫度增加攝氏5度。

阻止這些氣候混亂，並不太晚也不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需要做些什麼：

第一，科學已證明，溫室氣體排放的一大來源是使用石油、天然氣和煤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CO₂)。根據國際能源署的說法，世界上已知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的三分之二應保持在地下，這樣才有50%的機率讓氣溫的增加處在攝氏2度以下的限制中。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有75%的機會，就必須讓80%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儲量呆在地下。

第二，美國作爲主要的歷史排放國，必須緊急地比其他國家更大幅地減少其排放量。所有發達國家，也即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所謂的附屬款項1之締約方（Annex 1 parties），到2020年，應緊急大幅削減至1990年排放水準的40%至50%以上。這些承諾應變成每年的煤、石油和天然氣用量的具體削減目標，不得利用條約漏洞，偏差或碳市場規避自己的義務。

第三，發展權不應被視爲繼續污染環境的權利，也不能當作重蹈工業化國家骯髒發展道

路的權利。發展權應被理解為各國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和需要的義務，以及保障人民與自然和諧生活的權利。

在這方面，中國、巴西、南非、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也應有減排指標，因為他們正在迅速成為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根據歷史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這些指定的減排目標應低於附屬款項1 國家（Annex 1 parties）的減排目標。

第四，結束對石油、煤和天然氣企業的補貼，限制其使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還不夠。我們還需要阻止推行各種虛假的解決方案，因為這些虛假方案同樣會破壞自然，並對依賴健康環境的人類生計產生負面影響，那些虛假解決方案有：生物燃料（agrofuels），轉基因生物(GMOs)、合成生物學、地質工程、核電、大公司和綠色經濟的資源爭奪。

如果我們希望這個星球有未來，我們就需要有真正的解決方案。我們須要超越專制蠻橫的，唯利是圖的和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這個制度剝奪人民和摧毀生態系統。如果我們要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有真正的進展，那麼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必須在這場鬥爭中重聚力量和勢頭。把群眾動員起來，反對採礦，燃煤電廠，水力壓裂法，焦油砂，大水壩，土地掠奪，水的私有化，生物燃料，轉基因生物(GMOs)，減少因毀林和森林退化（REDD）造成的碳排放量，這些群眾反對運動已經指明了解決之道。我們需要加強這些鬥爭，把人民對食物，水，健康，能源，就業，權利的迫切需要，同以下的鬥爭連接起來，這些鬥爭有：反對氣候變化，反對金融投機，反對掠奪土地，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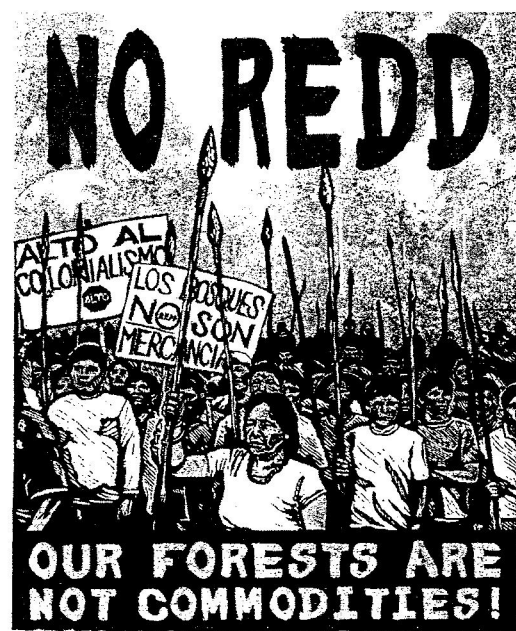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易和投資協議，反對豁免跨國公司（TNCs）的罪行，反對把移民和難民污罪化，反對父權制和暴力侵害婦女，反對緊縮措施和削減社會保障。

我們還需要整體和逐步的轉變，把依賴化石燃料的生產和消費的系統轉向低碳社會。這也需要把不可持續的資本主義制度轉型。社會運動已經有很多變革性的建議和解決方案在手中。像糧食主權、農業生態和其他幾個替代方案已經正在實習和進一步的發展中。如果我們要與自然和諧共存，就需要放棄以人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觀念，承認我們只是自然的一個部件而已，為了過健康的生活，我們需要尊重自然的生命週期、自然的完整性和相互依存性，承認和維護地球母親的權利。

人類與自然處在懸崖邊上。但還不是太晚。我們知道需要做什麼工作，如果我們一起做，我們就可以改變這個制度。

2012 年11 月28，馬尼拉，菲律賓



日本召開第51屆國際反戰大會(轉載)

反對美國、中國/俄羅斯之間的核能力強化競賽！
全球團結起來，反對「戰爭和貧窮」！

第51屆國際反戰大會執行委員會
全日本學生自治協會聯合會[Zengakuren]
反戰青年委員會
日本革命共產主義同盟(革命馬克思主義派) (JRCL (RMF))

全世界的勞動人們！

8月4日，是美帝國主義在廣島和長崎投下核彈後的第六十八個夏天，這一天，我們將在全國各地的七個主要城市舉行第51屆國際反戰大會。讓我們團結奮鬥，粉碎強加在世界各地勞苦大眾身上的戰爭和貧窮！

目前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為日本在過去的戰爭中對亞洲國家的侵略辯護，他現在更是企圖取消日本的“放棄戰爭”憲法。他同日本維新黨領導人橋本徹站在一起，是他的支持者，橋本徹曾發表不可理喻的言論：“為了讓士兵們得到休息，‘慰安婦’制度是必要的”。安倍晉三的目標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憲法，讓它適合把‘日本變成一個軍事強大的國家’，能夠與美國一起進行戰爭。

此外，安倍政府在進行核發展，其基礎原則就是，維持“潛在擁有核武器”的戰略。它不理會東京電力公司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不斷散佈放射性物質的危險情況。不考慮遭受放射性污染和貧困而撤離的154,000人。這個政府只顧快速重開核電廠，並且執意把日本核工廠出口到全球。

世界各地的同志們！

在日本，我們正在推動的鬥爭有：停止修改日本憲法的鬥爭，停止加強美日軍事同盟的鬥爭，停止加強美國在日本軍事基地包括沖繩的鬥爭，還有停止重開和出口核電廠的鬥爭。高舉‘打倒安倍晉三的新法西斯政府’的旗幟，我們站在日本勞苦大眾的前列。同志們！現在

是團結全世界發起‘反戰’鬥爭火焰的時候了！

(1)衰落中的帝國主義的總統奧巴馬和新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6月7日和8日舉行了第一次首腦會議。會議在面臨太平洋的北美西海岸上演。這次非正式會議歷時8個小時，兩個國家之間在爭奪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上，迎來了一個新的，更嚴厲的對抗。

在新聞發佈會上，奧巴馬說，“美國歡迎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和平崛起。”但同時，他準備好了美日聯合軍事演習“黎明突擊2013”，旨在應對在有爭議的尖閣群島（釣魚島）的“緊急情況”，演習地點在加州海岸，靠近會議場所，演習在會議（6月11日）後立即開始。中國要求取消演習的請求被拒絕。奧巴馬的打算是炫耀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對此，習近平表示，“浩瀚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國和美國兩個大國”。通過這種方式，習近平為中國自豪，因為它是一個‘上升的東方主要力量’，聲稱贏得了半個太平洋，與美國較勁。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在太平洋兩側劍拔弩張。他們之間的對抗正在增加東亞地區的軍事緊張局勢。

目標是遏制中國成為“21世紀的超級大國”，奧巴馬政府正急切的要建立針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奧巴馬企圖的核心，是要圍繞新美日軍事同盟的基石，與亞太地區國家組成一個多邊聯盟，尤其是美國，日本和韓國之間，形成一個三角同盟。

由於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慘敗，美國政府被迫逃離中東地區。這場失利留下了巨大的政府債務，以至於奧巴馬政府必須在10年內削

減超過 5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由於這個原因，美國當局正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集中軍隊，以“亞太地區再平衡”的名義重組美軍。還有，這個政府正在策劃把盟軍部隊同該地區的美軍連結起來。第一個要提到的就是日本自衛隊，這是一個跟隨美軍的僕從軍隊，再就是其它的聯軍，南韓，澳大利亞，菲律賓。對付中國的這種軍事包圍的最前線，是美軍在沖繩的基地，在那裡，去年秋天全然無視工人和學生的抗議，強行部署魚鷹直升飛機。從沖繩到北海道，美軍在日本有一百多處美軍基地，仿佛無時無刻不在細心而帶有敵意的凝視著中國。日本整個國家已經成為對中國軍事包圍的一個前沿基地。

此外，儘管背負著巨額財政赤字，奧巴馬政府仍然傾注巨額金錢發展高科技軍備。這種好戰分子國家的行政當局正在發展所謂的“機器人殺手”，用以取代戰場上的士兵，更無須說無人機和地面遙控機器人，這些在中東已經部署妥當，可以作戰了。

另一方面，為突破美國的軍事包圍圈，中國的習政府採取成為“海洋強國”的戰略。就像中國引進的首艘航母所表現的那樣，它正在竭盡全力建設其核軍事能力。為了從美國手中奪得中國南海和東海的控制權，控制西太平洋，當前，中國政府反復進行海軍演習。而現在，其反對美國的軍備擴張延伸到外太空，以及發展反衛星武器 [反衛星攔截]。

還不止於此。中國政府已經宣佈，釣魚島以及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通過對越南和菲律賓的漁船的多次暴力霸道的行為，導致與這些國家發生摩擦。中國的官僚還計劃掌握和壟斷東亞的海洋資源。

至於俄羅斯，它仍然擁有8,500枚核彈頭。反對美國的武器裝備的加強，刺激了要恢復“俄羅斯為世界大國”的普京，把其海軍推進到了北太平洋。

在東亞地區，美國（加上日本）和中國/俄羅斯彼此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對峙。糾結於自然資源的爭奪，現在，這種競爭，可能引起一場新的戰爭。

在激烈的競爭中，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安倍政府正在快速加強作為美國僕從軍的日本自衛隊。它接受奧巴馬政府的每個請求，比如承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擔日本和關島美軍基地的巨大建設費用。然而，在同一時間，日本民族主義者安倍晉三，燃燒著滿腔的野心，把這看作一個有利的時機，用以推進日本為第一等級的軍事強權，或一個“強大的國家”。這就是安倍政府試圖強行通過其自民黨起草的新憲法的原因。它策劃取消現行明定“放棄戰爭”的憲法，而採用一個新的，可以建立“國防軍”和“限制”人權的憲法。今年4月，作為總理，他公開說出，什麼是侵略，其定義尚未確定。為了建立這樣一個憲法，他大肆宣傳，把對亞洲國家的侵略狡辯為“亞洲的解放戰爭”。

我們堅決反對加強針對中國的新美日軍事同盟！停止在沖繩邊野古（Henoko）建設新的美軍基地！對在邊野古（Henoko）建設針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圈的前線基地，說不！撤除魚鷹飛機！反對中國和俄羅斯統治者推動的反核攻擊能力的強化！

(2)在中東，孤立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害怕被反美/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怒火包圍，瘋狂地發動對鄰國的戰爭。以色列的統治者尖叫嘶喊，說需要對進行核開發的伊朗發動軍事攻擊。反對美國保護下裝備80枚核彈頭的以色列的暴行！譴責這個好戰分子多次空襲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在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在加強對反政府組織的武裝壓力，超過十萬人喪生。內戰與什葉派和遜尼派之間的教派衝突糾纏在一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劇烈。俄羅斯支持阿薩德政權，而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英國和法國則表示支援反阿薩德組織：提供武裝援助，這些統治者自私地試圖獲取各自的國家利益。是他們，把敘利亞勞苦大眾置於地獄中！

譴責阿薩德政權和屠殺敘利亞人民群眾！譴責以色列政府向敘利亞發動的空襲！敘利亞的勞苦大眾！現在是超越宗派分歧，團結起來，推翻阿薩德政權的時候了！

奧巴馬領導的帝國主義美國反復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人民發起無人機襲擊，是不可原諒的。它把中東和中亞拖進了一場噩夢，阿富汗和伊拉克變成了美國的新的黑科技武器，如白磷炸彈和菊花刀這類武器的‘試驗場’。在受過美軍貧化鈾彈攻擊的地方，許多孩子都患有畸形病。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犯下歷史

罪行的美帝國主義，這一次，把中東和中亞的勞苦大眾推向一場輻射災難。

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人民！與中東，中亞和北非人民團結起來，推進反戰鬥爭！

(3)今天，在世界各地，空前多的工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遭受貧困之苦。各國政府和資本家在加重我們工人的負擔。

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開始執行所謂的‘復蘇日本經濟’的措施，包括極端的貨幣放鬆政策（即基礎貨幣的擴張），發行巨額政府債券作公共投資，對勞動法作反動的修訂。執行此類措施或所謂的安倍經濟學，迫使勞動群眾接受更嚴苛的貧困和惡劣的低工資勞動。受操縱的日元貶值和高股價，幫助一小撮壟斷資本家和對沖基金賺錢，而漲價造成勞苦大眾的生活非常艱辛。財政赤字達到天文數字，爲了彌補它，現在日本政府準備大幅提高消費稅。而另一方面，公司稅要很快的減少。一面散佈蠱惑人心的宣傳，說過度保護失業人員和工人，是日本經濟不景氣的原因，同時安倍政府減少社會保障支出，還施行“放鬆勞動領域的管制”。它在建立一個‘資本家的天堂’，在那裡，他們可以自由地剝削工人，付出低工資，可以隨時解雇工人。但這別無其它，只是一個工人的地獄。

我們日本的工人，一定能粉碎政府和統治階級的進攻！

在揮之不去的經濟危機中，帝國主義政府正在全力讓他們本國的壟斷資本家擺脫困境，而要工人和勞苦大眾爲危機付出代價。在歐洲，歐盟領導層強加給高負債國家的緊縮政策，使數量空前的人失業。在美國，工人的工資在過去的五年已大幅削減。今天，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據說甚至比中國工人還低。根據奧巴馬政府的量化寬鬆政策而大量印製的美元，湧入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做投機業，結果只是提高那裡的通脹。

‘通過寬鬆貨幣政策讓經濟復蘇’是不可能的。當代資本主義已經失去了生命力，顯現出即將結束的跡象。留給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政府和壟斷資本家，以及同帝國主義勾結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和本土資本家的唯一措施，是把更多的貧困和低工資勞動強加在勞動群眾身上。中國官僚政府也不例外，現在面臨著經濟放緩。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這還不是全部。爲力圖擺脫經濟危機，帝國主義政府全力協助他們的資本家進行海外擴張。帝國主義蓄意對亞洲，非洲和拉美國家進行新殖民主義入侵，追求商品市場，資源和更廉價的勞動力。

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強國，其新史達林主義官僚政府，正在推動中國企業的海外擴張，同時繼續引進外資。它也在策劃建立以中國爲主導的經濟體。因此，在亞太地區，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激烈競爭在增長：中國的目標是一個排除美國的經濟集團（例如，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而美國正在組成一個以美國爲首的自由自貿區（即跨太平洋夥伴關係）。這樣的經濟競爭，與兩國之間的政治和軍事對抗緊密糾纏在一起，加劇了世界各地區的軍事緊張局勢。

全世界的同志們！

在世界各地，憤怒的工人都奮起抗議 - 在巴西，土耳其，希臘..... 我們的同志正戰鬥在這個非常時刻。現在是團結起來，加強我們的反擊的時候了。打擊壟斷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對強加給勞苦群眾的貧困，說不！對新殖民主義的入侵。說不！

(4)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裡，佈滿了戰爭的陰雲。帝國主義的美國，世界上最強的核武強權，在太平洋地區擁有眾多軍事基地。爲反對它，中國執意擴充軍備，其根據是“強權政治邏輯”，其方式同帝國主義統治者一樣，雖然它聲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兩個國家之間核能力的競賽也愈演愈烈。

壟斷資本家正進軍外國獲取廉價勞動力。在世界各地，對貪婪盤剝工人和壟斷自然資源的那些人的怨憤，正在聚集醞釀。

現在，當代世界腐爛至極。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它。

我們不會讓安倍政府把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進行的，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侵略戰爭強辯美化爲‘解放亞洲的神聖戰爭’。日軍屠殺了2000萬亞洲人。它蹂躪中國大陸，並把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置於其殖民統治下。這血跡斑斑的侵略戰爭必須記載在歷史中。

我們堅決反對安倍政府對過去戰爭侵略的美化。作為日本無產階級，我們向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所有勞苦人民懺悔，因為我們沒有能夠阻止軍國主義政府犯下的侵略戰爭罪行。

中國的工人和勞苦人民！我們呼籲你們與我們一起戰鬥，譴責美帝國主義加強其對中國的軍事包圍，譴責安倍政府美化日本的歷史戰爭罪行。同時，我們呼籲你們，站起來反對自己的政府，拒絕‘擁有釣魚島’的抗日民族主義的宣傳。促進中國政府反戰和反核軍備！中國政府正在煽動以中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以避免工人起來抗議腐敗官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反對國有企業或私營老闆和外商獨資企業的老闆，後者剝削工人，給工人極低的工資。這是一個反無產階級的沙文主義思想，把勞苦大眾的不滿引向“外敵”。

記住！在抗日的時代，中國人民區分在戰爭中動員的日本勞苦群眾和日本政府或軍隊。日本勞苦大眾不應該是你們譴責的目標。

中國黨政官僚把工人和農民置於悲慘境況。譴責他們，因為他們把中國的經濟結構變成了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卻保持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招牌！

讓我們粉碎兩國政府發動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思想攻勢！越過邊境，創建中日兩國的工人和人民之間的團結！

在日本，日本勞工聯合會（Rengo），是日本全國最大的工會中心，其領導層正在策劃，在未來的會議上，決定接受憲法的修改。根據勞動和管理層共命運的原則，日本勞工聯合會（Rengo）那些勞工貴族一直壓制工人的鬥爭。

這同樣適用於日本共產黨。今天，安倍政府堅持日本“擁有”尖閣列島（釣魚島），以“國家利益”的名義散佈日本民族主義，而這個黨不是反對，卻是伸出援手。日本共產黨（JCP）說，‘日本政府應該向中國政府更清楚的說明尖閣列島（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的一部分’。日本共產黨（JCP）的領導層已經加入帝國主義政府進行民族主義宣傳的行列，意欲分裂中日兩國的勞苦人民。日共抹殺國家的階級性質，追求“資本主義框架內的改革”，這是其必然的結果。

他們永遠無法推翻當今的腐爛世界。我們要堅決克服官方領導層，爭取加強勞動人民的階級團結。

當代資本主義在垂死掙扎。世界各地的工人和人民正奮起反對政府的備戰政策，反對向勞動群眾轉嫁經濟危機。不僅是統治階級和他們的政府，還有工人運動的官方領導人，使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正在蔓延，這是不允許的。工人和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在自己的國家和跨越國界，反對這樣的思想攻勢。

帝國主義統治者說，蘇聯已經崩潰，所以馬克思主義也一樣。這是一個純粹的欺騙！官方領導，包括世界上大多數共產黨，屈服於這個欺騙。已經崩潰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史達林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是史達林主義領導的蘇聯解體，並推動當代中國的最大蛻變。只有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鬥爭，才能克服退化的官方領導層，才可以開闢消滅戰爭，貧困，放射性污染，環境破壞和深化勞動群眾的物質精神異化的道路。現在是提高我們在世界各地的聲音的時候：“所有國家的工人們，聯合起來！”（2013年7月1日）

我們歡迎您給大會留言聲援

大會中心會議將在日本東京舉行，同一天，8月4日（星期日）在札幌、金澤、名古屋、大阪、福岡、沖繩舉行區域會議。（去年的會議在東京舉行。）

聯繫方式：第51屆國際反戰大會執行委員會
東京新宿區早稻田 tsurumakicho 525-3，
162-0041日本。

Phone: +81-3-3207-1261
Fax: +81-3-5273-2351
Email: antiwar@jrcl.org

美國公共事業公司的治理問題——PG&E和太平洋煤氣與電力公司聯合股東大會觀感（來論）

趙京

2010年PG&E公司的天然氣管道在加州San Bruno市爆炸，8人遇難，38棟房屋被毀。當代美國的羅賓漢/梁山好漢Chevedden兄弟義憤填膺地買下PG&E的股票，要求我去PG&E的股東大會發言譴責公司的頭頭們。我因為資源（時間和資金）有限，只能關注具有戰略意義的國際大公司，沒有購入PG&E這樣的美國公共事業公司的股票，告訴Chevedden說，沒有付諸股東表決的提案的發言，沒有什麼意義。Chevedden同意我的判斷，等到去年下半年可以提案的時候[1]，向PG&E發出了戰書。

今天，我一早趕去PG&E在三藩市的總部出席股東大會，在列車上反復默讀唯一的股東第4號提案（前三個是公司的提案）[2]。Chevedden的這個提案要求董事會主席獨立，同時“順帶”譴責包括兼任董事會主席和總裁的首席執行官CEO在內的董事們的貪婪（例如，前任CEO年薪1千5百萬美元，退休時又拿走2千1百萬美元）和不負責任（爆炸事件）。我同時注意到這是PG&E Corporation 和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太平洋煤氣與電力公司的聯合股東大會，後者是公共事業公司，受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CPCU和聯邦能源規制委員會FERC的規制（主要是價格調整），也受到原子能規制委員會NRC的規制（因為有原子能發電設施），是業務主體；前者PG&E是控股公司。為什麼同一個實體要分為兩個公司呢？這裡面有很多奧妙，但主要的原因是美國的公共事業已經被私有資本控制，私有資本階級用控股公司更便於控制公共事業。我在日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本時，注意到那些把放縱經營的後果轉嫁到公眾頭上的官商合營“第三形態”七成陷入赤字[3]。實際上，太平洋煤氣與電力公司的總裁是個辦事的夥計，PG&E的CEO（也兼任董事會主席和總裁）才是大老闆，他們的2012年的收入分別是5,117,768美元和9,949,634美元，可以與微軟、甲骨文等最成功的國際大公司的大老闆並駕齊驅了。與此同時，今天的財經新聞報導：San Bruno說PG&E 該為2010年的天然氣管道爆炸賠償22.5億美元[4]。這正是我們要利用股東提案這個唯一有效的民主武器捍衛公共利益、教育資本階級的原因。

PG&E總部的入口戒備森嚴，我身著天安門民主女神像上衣、手提簡陋帆布袋，由一個女士帶領到堂皇的會議大廳的嘉賓座位上。我注意到會場帶有半政府的氣氛，後半場是雇員股東的座席。一位女士官員宣佈會議開始，首先交待會議安全事項，告訴我們在煤氣或電力的事故發生時如何避難。其次由秘書長主持會議。他很快comment簡評頭三號公司的提案，然後邀請我也學他那樣，comment（簡短結束）第4號提案。我沒有上當，用5分鐘的時間一字一句地念完了所有提案的內容，完成了作為股東對股東正式大會（半個小時左右）的佔領任務，留下了歷史記錄。會後，我們知道這個提案得到33%的股東贊同，是個了不起的成果。我在2008年“出席Oracle甲骨文公司股東大會”一文中記載到：“唯一引起爭議的是關於高層主管的報酬問題（第2號和4號提案）。...報酬委員會主席Berg董事為Ellison的報酬進行了很

長時間的辯解，說Ellison身兼數職，全公司都靠他。這些理由都不錯，但為什麼他一個人的收入是平均技術員工的一千倍？這當然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制度與道德信念問題：難道比普通員工高一百倍還不足以滿足Ellison的欲望嗎？難道比普通員工高十倍Ellison就不能工作嗎？”[5]但那一次專門針對高層報酬的提案遠沒有得到三分之一的股東贊同，從技術上講，應該把這些不太容易得到大股東贊同的內容“附帶”在比較容易得到股東贊同的“董事會主席獨立性”問題的提案議題下，順帶通過。我幾次想把人權問題也這樣提案，但還沒有找到合適的突破口。

正式議程結束後，PG&E的CEO和太平洋煤氣與電力公司的總裁簡單介紹公司的業務，可以感覺到他們頭腦中揮之不去的“安全”隱患，這使我們這些PG&E的用戶感到安全了一些。接下來有7個股東問了9個問題。第1個股東就是那位總是為董事會辯護的白人老頭。他說Chevedden兄弟總是躲在台後屈辱董事，目的就是要摧毀美國公司。我沒有對他的老一套做出解釋：Chevedden兄弟住在南加州，不來與會只是為了節省有限的資源，董事們貪婪得臉都不要了，又何必臉紅呢。第2個股東問到電動車的加電站問題，CEO回答說PG&E有能力和計劃提供更多的加電站。第3個股東代表基督教和猶太教要求PG&E維護傳統價值，不要支持加州的同性婚姻法案，CEO回答說PG&E要與社區搞好關係等。這個股東後來又抱怨smartmeter太昂貴，但CEO回答說有助於提高安全性，不得不安裝。第4個股東問到網路安全問題，第5個雇員股東提到業務承包的安全隱患，第6個股東要求滿足承包工人的最低工資，第7個股東問到太陽能板的安

裝，CEO回答說有人安裝中國製造的廉價太陽能板，但用PG&E的線路免費傳遞，要想辦法制止。最後，那個雇員股東又站起來發言，被CEO制止說可以在會後公司內反映，但他抱怨說這是唯一的機會與董事會和高層交流，而公司內部的交流都過濾掉員工的意見了！看來他已經豁出去了。CEO感謝他提供這個重要資訊，說要研究改進，就結束了會議。

我在回程的電車上，進一步想到中國的國營企業的治理，有什麼辦法也教育一下中國新起的官商結合的權貴階級呢？看來，全球化進程中的民權運動，比我們想像的更加任重道遠。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2013年5月6日

註釋：

[1]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必須擁有股票一年以上，提案又必須在股東大會半年之前發出，所以，一般要有兩年準備期間。

[2]http://www.pgecorp.com/investors/financial_reports/annual_report_proxy_statement/ps_pdf/2013/2013_Proxy_Statement.pdf

[3] 田口騏一郎《海燕》1998年1月11日第661號文章，趙京譯文首次發表在美國出版的《中國與世界》1998年4月號。

[4] “PG&E Should Pay \$2.25 Billion for San Bruno Blast, City Says.”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5-06/pg-e-should-pay-2-25-billion-for-san-bruno-blast-city-says-1-.html>

[5] <http://cpri.tripod.com/cpr2008/oracle.html>

“G2格局”與facebook股東大會(來論)

趙京

大約在中國的總產值超過日本的2010年前後，操控美日同盟關係的小圈子裏1開始不安地交換“G2格局”這個概念。相對於冷戰結束後在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引領下由G7(西方七大國集團)主導世界、“9/11”和美歐金融危機後G20(加上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無法達成實質性共識克服危機的局勢，由衰退的超級世界帝國和崛起的亞洲強權這兩個頭號經濟大國來“共管”(分攤和瓜分)國際事務的G2格局，就浮上檯面了。就亞洲而言，我們長期習慣了的“政治中國、經濟日本”的雙雄局面已不復存在，失卻了與中國的“平等”(甚至一時要與美國“對稱”、“平衡”中美)地位，G2這個概念就把日本放到中美交易中的一個棋子角色，日本的統治集團(特別是其民族主義右翼)的焦慮可想而知。在關於釣魚島/尖閣諸島的一系列糾紛後，日本政府的“日中之間不存在領土問題”立場已經破產，以經濟為後盾連續不斷出入在島嶼附近的中國各種艦船也打破了日本對島嶼的實效支配的舊有觀念。奧巴馬這一次更明確告訴習近平說，美國在釣魚島/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上沒有立場，接近我和加加美光行提倡的“非主權”/“脫主權”方案。實際上，奧巴馬不得不拋棄前任當局的stupid power或soft power政策，更趨向於我幾年前開始提倡的smart power政策。

不過，這不是中美之間的大問題。G2格局的第一個考驗是朝鮮北方的非核化。除了普遍的“孤立主義”政治情緒，美國也沒有軍事力量在朝鮮半島展開戰爭2，而中國可能比美國

更討厭、害怕一個把北京也陷入核武裝陰影的朝鮮北方。特別是中美的對立就是因為朝鮮戰爭引起，現在從朝鮮北方的非核化合作入手，就構成了G2格局成立的條件。中國除了參與聯合國對朝鮮的譴責和經濟制裁外，據說，還拒絕了金正恩的訪中要求，在國際政治上完全孤立了朝鮮。不過，在這方面，有許多比我有知識的專家，我沒有什麼自己的見解。

我主要關注美國政府(軍方)和商界特別敏感的網路衝突上。從華爾街日報、美國之音等媒體看來，美國似乎沒有從習近平那裏得到滿意的消息，但我認為：拋開它的“中國也是受害者”訴苦不管，中國政府對網路攻擊的譴責立場基本上為兩國之間下一步的具體討價還價(例如7月份的中美工作會議)以及我們這樣的獨立民間個人和機構的工作提供了正確的起點。無獨有偶，前安全部門雇員斯諾登向報界洩密美國政府的監控專案之後，美國政府不得不尷尬地發現自己也處於被告的地位。正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羅梅羅譴責的那樣：無論多少政府部門支持這一專案，它都侵犯了基本的個人自由權利。“讓政府的三大部門見鬼去吧，讓立法批准這種權力的國會見鬼去吧，讓執行外國情報監視法案(FISA)的紙老虎、橡皮圖章法院見鬼去吧，讓不能忠實於它自己價值觀的奧巴馬政府見鬼去吧。”

3

最近幾個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Dempsey也到訪矽谷，與包括facebook、微軟、穀歌和英特爾在內的公司高層會面，這樣的談判還在繼續。4而我這幾年來在與雅虎、穀歌、思科、惠普、英特爾和微軟等具有國際戰略價

1 這個小圈子主要以“美日三藩市安全保障會議”為平臺，見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所長趙京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 2010-01-06：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35>。

2 趙京：美國“軍事革命”的轉換方向。小布希以兩場荒謬、不義的戰爭終結了美國的帝國地位，在金融危機衝擊下的美國不得不大幅削減軍備，迫使美國不得不進行軍事戰略轉換，主要的目標就是裁減陸軍。在利比亞軍事行動中，已經看出美國民眾和政府對出動陸軍士兵到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外國作戰的厭惡和恐懼，而沒有足夠的地面部隊攻擊山地，美國不可能推翻朝鮮北方的政權。

3 《紐約時報》2013年6月7日：“美國政府秘密收集網路使用者資訊被曝光”<http://cn.nytimes.com/usa/20130607/c07nsa/>

4 《紐約時報》2013年6月9日：“科技公司勉為其難地配合了政府情報工作”<http://cn.nytimes.com/technology/20130609/c09tech/>

值的科技巨頭的艱難會談中，就是圍繞以網路監控的人權問題為中心展開的⁵，只有剛上市一年的facebook，我還沒有打過交道。所以，今天facebook召開第一次股東大會，我欣然接受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Zuckerberg的邀請赴會。

剛開車到三藩市機場附近的Westin旅館，就看到堵滿入口的抗議活動人士、維持秩序的員警和報導記者。我停車後去與他們交流，介紹我的人權活動，知道他們抗議Zuckerberg在遊說國會議員把加拿大Tar沙地礦田開發的泥氫通過管道輸送到德州提煉(fwd.us)。我表示要把他們的抗議介紹給股東會議，就帶著他們的設計得很漂亮、也發佈在facebook網頁上的抗議圖片入場。經過安檢時，一個彪形保安人員問我那些抗議圖片是什麼，我就送給他一枚。他厲聲質問我是誰，我說我也是一個抗議者。他命令我站在角落，被兩個人圍住。一個facebook的女士過來，察看了我的圖片和股東登記表，知道我並沒有在會場散發宣傳抗議的意圖，就放我過去了。

因為股東不可能在第一次大會上提案，會議的四項公司提案都順利通過，馬上輪到Zuckerberg講演。他首先提到facebook上市一年來的主要成就是實現了從桌面電腦向移動通訊的轉移，並達到了10億用戶的里程碑，然後對股價下跌進行了辯解。在非正式議程的問答期間，我第二個發言，首先祝賀公司的成就，說Zuckerberg以10億使用者的世界第二的人口規模，應該取代奧巴馬去和習近平舉行G2會談！我話題一轉，說公司作為全球社會/社交媒體，社會責任重大，應該設立一個公共政策委員會，包括與外面抗議的環境保護人士、我這樣的人權關注者溝通，並介紹了微軟去年接受我的建議正式成立了“法規與公共政策委員會”的事例。公司董事中，Sandberg和Fischer擔任過美國財政部的辦公室正、副主任，Ulyot擔任過美國司法部的辦公室主任，他們回答說公司有足夠的資源和準備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在人權等政策上不會犯錯誤。總共有十幾個股東發言，第一個發言的正是我的“老搭

5 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首次發佈的企業社會責任指標，以人權為主要考慮，列舉了與這些大公司交涉的紀錄：<http://cpri.tripod.com/cpr2013/csi.pdf>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檔”：那位總是為公司辯護的白人老頭。但是今天我們有了共同語言：要求公司在保護用戶安全/隱私權方面，不要屈服美國政府的壓力。有一個老太太重複了我的建議，要求建立一個股東/用戶委員會。看來，在facebook這個“網路共和國”，確實需要安那祺式的平等自治組織原則。

這使我不由得回到“G2格局”的致命傷：中國的執政黨合法/正統性憂慮。《華爾街日報》⁶發表了關於替江澤民“三個代表”、胡錦濤“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中國夢”提供政策化妝的“智囊”/“帝師”/御用文人/行走7的長篇故事，使我對中國的理論、思想、文化、文明的低落悲哀。不管是“鄧”、“三”，還是“科”、“夢”，都無法解決中國的執政黨合法/正統性這個當今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社會結症，因為它們不敢正視發生在我們生活中的歷史事件。與此相應，今年“六·四”之際，我再次參加三藩市的紀念活動，卻只能默默無言，因為我知道中國的政治文化沒有能力接受歷史真實和哲學反思，進一步加劇我對這場歷史悲劇的悲哀。⁸

正如李鵬的戒嚴令宣告了中共一黨專政統制中國的正統性的終止、小布殊的戰爭宣告了最後一個世界帝國的終結的開始，不以人們（包括統治集團）意志為轉移的G2格局需或許已經降臨，但中國和美國都還沒有準備好如何迎接它的到來。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
2013年6月11日

6 我幾乎每天閱讀英文正版，因為中文版略去了許多敏感的政治內容。

7 我接觸過幾個趙紫陽的真真假假的“智囊”或“智囊的智囊”，很鄙視這類人物的政治道德和能力。

8 我不想責難那些學生“領袖”們的政治上無知帶來的民族災難，也沒有指望他們會成熟、反省，因為我自己就政治上幼稚愚蠢，在日本被出賣迫害，但我卻很難容忍有些人24年後仍然在無恥地出賣民主運動的精神。

突尼斯世界社會論壇：從世界社會論壇到阿拉伯起義 以斯帖·威瓦斯

從今日[3月26日]到星期六，突尼斯、這個阿拉伯世界反叛的搖籃，將主辦社會運動和組織的最重要的國際會議——世界社會論壇（WSF）。這並不是偶然的。世界社會論壇（WSF）的宣導者特意選擇了這個同“阿拉伯之春”有關的國家。阿拉伯之春不只在北非和中東引起了新的反對運動，而且還“污染”了歐洲的南部，特別是引發了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the movement of the indignant），以及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在世界範圍內出現的新一輪抗議，是由制度性危機和債務及財政緊縮政策引起的，特別是歐洲聯盟的週邊國家，它們遭受到嚴厲調整措施之苦。

在危機的漫漫長夜，“阿拉伯之春”帶來了一股清風。它使得對集體行動的信心，對“我們”的信心有可能得以恢復。2011年1月，突尼斯總統本·阿理在街頭抗議的壓力下逃離了這個國家。一個月後，2011年2月，歷史重覆，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社會運動的壓迫鉗制下認輸並辭職。受辱於西方這麼久的阿拉伯世界，為我們上了民主的一課。

兩年後的今天，世界社會論壇在反叛的中心舉行，那裏正處在公開的、不穩定和混亂變化的政治進程中。在突尼斯，去年2月發生了肖克裏·貝萊德(Chokri Belaid)遭暗殺的事件，這是一個轉捩點。肖克裏·貝萊德作為一名律師和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人民陣線的領導人之一，團結了各種左翼組織，他的計畫不只是堅持更多的民主，而且也堅持更多的社會正義。年輕的突尼斯民主遭遇到的第一次政治暗殺，代表對社會的沉重一擊，在該國開始了反抗暴力行為的新運動。

突尼斯和埃及兩處所興起的革命進程，至今仍是開放的，但其結果仍然難以確定。民主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的成果脆弱，仍然有限，而且尚未出現重大的經濟變化。有人認為革命已經完成了，有人要深化革命，繼續下去直到獲得革命的最終成果，這兩者之間進行著一場公開的爭鬥。青年和左翼活動分子天天表示，他們不會讓任何人，無論是舊政權的殘餘還是當權的伊斯蘭教徒，沒收他們的革命。

世界社會論壇（WSF）第二天的活動和所有討論會專門討論“阿拉伯之春”的形勢，除此之外，其他的主題將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例如，世界社會論壇（WSF）開幕前的婦女大會，討論女權主義鬥爭，將部分地專門用於分析與分享婦女在阿拉伯起義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的經驗，就像雷爾-紮拉（Leil-Zahra）在她的系列紀錄片“來自埃及革命中的婦女之聲”中所描述的。氣候正義國際運動將在世界社會論壇（WSF）內舉辦一個“氣候空間”研討會，就地球和人類的未來這個關鍵問題，討論其未來的戰略、趨勢和展望。

世界社會論壇在2001年1月舉辦其第一次會議，在同一時間有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慶祝活動，世界社會論壇是後者的對立面，那以後，已發生過許多事情。世界社會論壇（WSF）誕生於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運動，然後轉化為反戰運動，再後來成了全面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災害的運動的新會議場所。在其早期會議期間的鬥爭中，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以後，儘管它持續高度地參與政治活動，但失去了其政治核心作用，在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同時，它在漸漸消逝。環境改變了，因此，其存在的理由也變了。

今天，“阿拉伯之春”開啓了新一輪的抗議運動，憤慨者的運動，以及佔領運動（Occupy），在某種程度上，世界社會論壇被更多的看作是過去的工具而非現在和未來的工

具。但它的存在，突出了在制度性危機的背景下出現的新社會運動的抗議活動的主要弱點之一：他們的國際協調能力脆弱。運動面臨的挑戰是創建世界範圍內的新調節空間，推進共同的鬥爭和經驗的交流。所有國家的財政緊縮政策的攻勢確實是激烈的，爲了應對該攻勢，需要全民動員這樣的努力，以至於這種努力會削弱外部的協調。雖然這些新的運動覺得自己是全球浪潮的一部分，儘管組織了全球活動日和一些會議，但運動的不同行動者之間的協調仍相當薄弱。

目前，運動的主軸不在世界社會論壇（WSF）誕生的地方拉丁美洲，而是在阿拉伯世界，在抗議聲喧囂和因遭受危機而“第三世界化”的老歐洲。在並不遙遠的過去，在南部國家出現了反對債務、反對驅逐人們離開鄉土和反對私有化的鬥爭，現在的挑戰是要從這些鬥爭中學習經驗，推進抵抗運動不可或缺的協調，以面對無情的資本組織。

作者介紹：

以斯帖·威瓦斯（Esther Vivas）是巴塞隆納各種社會運動的活動家。她參加了反全球化運動、反外債運動、推進糧食主權和基本消費運動，反對氣候變化的運動，還參加了各種世界社會論壇和歐洲社會論壇。她是龐培法布拉大學（Universitat Pompeu Fabra）社會運動研究中心（CEMS）的成員。出版作品包括“挺身而出反對外債”（En pie contra la deuda externa），El Viejo Topo出版社，2008年。“不，超級市場，多謝了”（Supermarkets, No Thanks）和“公平貿易在哪兒？”（Where is Fair Trade headed?）和其他著作。她是CIP美洲項目 www.cipamericas.org 的參與者（合作者何塞普·瑪麗亞·安藤塔斯 Josep Maria Antentas），“憤怒的星球”、佔領未來 Planeta indignado. Ocupando el futuro（色奎特 Sequitur 編輯）。她也是“南風”（Viento Sur）雜誌編委會的成員。

突尼斯開啓革命的第二頁

喬克瑞·貝萊德(Chokri Belaïd)

喬克瑞·貝萊德是民主愛國者團結黨的總書記，以及人民陣線的領導人之一。他的演講發表在2012年12月18日突尼斯日報《時代》中。

革命爆發後的兩年，直接和間接導致革命的原因依然如故。無論是在社會需求、就業、區域發展，社會正義的層面還是在政治現實的層面上，這些原因都加深了。阿拉伯復興（ENNAHDA）運動帶來警察和民兵的鎮壓。

目前政府是外國代理人，只侍奉外國勢力的要求，無視突尼斯國家和突尼斯人的利益。

官方和民兵的暴力已經出現，發生了泰塔（Tataouine）的政治暗殺，警告並揚言清算政治對手，而當局對此沒有任何反應。引發2010年12月17日革命的那種形勢，依然如故。

革命過程起起落落。2011年10月23日，以阿拉伯復興（ENNAHDA）運動爲代表的反革命勢力獲得暫時勝利。2010年12月17日前的主要情況在繼續。因此，有了民眾的抗議運動和激進政治勢力的聚集以及人民陣線的組成。紛爭已經影響到了整個地區和社會各界。突尼斯正在掀開革命的第二頁，反對專橫的阿拉伯復興（ENNAHDA）運動的計劃，這個計劃保護腐敗並把從屬性神聖化。

政治、社會和經濟形勢是令人窒息的。診斷是一致的。責任就在這個阿拉伯復興運動的政府，背棄了其在競選期間作出的所有承諾。把國家帶入了一個黑暗的隧道。

政治的，社會的和安全的不穩定性，要求組建一個管轄全國的受限制政府，要求它的部長們同前政權無任何關係。在未來的選舉中他們不應該成爲候選人，從而使他們可以行使其職能，而沒有任何選舉的考慮。

這個政府將被要求採取緊急措施，如確定具體的路線圖，完成憲法的起草工作，通過選舉法，並成立三個機構負責選舉、司法和資訊。

應採取緊急措施控制價格，就業，解決革命中的傷患和烈士家屬的問題。應做出關於最貧困地區利益的緊急決策。過渡時期司法的運行應免受政治的影響。受限制的稱職政府是過渡期的唯一希望。

時隔一年：吉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專訪

席捲阿拉伯地區的革命過程開始已經一年了，至今仍在延續，《國際觀點》雜誌專訪吉伯特·阿查，檢討整個地區的當前形勢。這次採訪的時間是 2011年12月14日。

在突尼斯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就快一周年了。本·阿里的垮臺開啓了埃及群眾運動之路，推翻了穆巴拉克，導致了卡達菲在利比亞的垮臺，引發了也門的運動，使得總統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辭職，在海灣國家和敘利亞引發了支持民主的運動。如何描述這些運動的特點？

這些運動實際上有個共同點，就是它們的民主訴求：運動發生在專制政權的國家，它們要求改變制度，改變政府的形式，並且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這是這些運動的共同面，因為民主的需求可以聯合廣泛的不同意見的人們，當它與該地區內非常強有力的社會反抗潛力結合時，也給運動以力量。不要忘記，突尼斯的社會暴動引發了這場運動。年輕的穆罕默德·蒙阿西放火自焚，抗議他的生存條件，但並沒有提出政治訴求。他的情況突現了該地區各國特有的失業問題，尤其是青年失業，經濟危機，缺乏社會關注的問題。這些是基本的原因。但是，當它們同反對專制政權的問題結合時，它們就變得相當重要了，在上述國家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情況。相反，在專制問題尚未同樣尖銳的國家，或在具有較自由和較寬容的政治多樣性的政權 --- 例如摩洛哥 --- 中，我們發現有面向社會問題的運動，但並不像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巴林和敘利亞那樣，運動迅速擴展開來。

你如何看待美國和歐洲國家在該地區政策的演變呢？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的選舉，或對利比亞的軍事干預，能恢復帝國主義或買辦民族資產階級的主動權嗎？

在你的問題中，有兩個參與者：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這兩者並不是完全一樣的東西。此外，在世界的這個部分，現在為西方列強，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尤其是為美國工作的政府，並不是全都可以定性為資產階級的 --- 我說的是海灣地區的石油君主國，它們有前資本主義的性質，是食利者的種姓家族，剝削利用石油租金。在這些國家，並不是當地的資產階級 --- 無論買辦與否 --- 掌權。這點必須區分清楚。

至於美國 --- 該地區主要的帝國主義力量 --- 人們可以說，在突尼斯和埃及的起義把他們至於非常困難的情況後，他們已經恢復了一點點平衡，若是說“恢復主動性”，我認為似乎誇張了些。他們通過干預利比亞，用相對較低的成本，並且顯示自己站在“起義”的一方，扳回了一點信譽。他們把這個做法同一般的民主話語相結合，而且 --- 同某些聲明相反 --- 這個虛偽的民主話語也延伸應用到海灣君主國身上，不過他們只是說說，沒有付諸任何行動。美國正試圖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價值的資訊庫，這是他們揮舞了幾十年的思想武器，特別是在冷戰期間。在敘利亞，他們這樣做比較容易，因為敘利亞政權同伊朗結盟，而對於伊朗，他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不會多於他們對利比亞政權的感情。但是如果說他們已經恢復了在該地區的霸權地位，則是非常誇張的。事實上，正在進行的事件預示著美國霸權的顯著下降。在敘利亞和利比亞的例子裏，我們特別看到這個情況。

西方對利比亞的干預，基本上是遠端的，沒有地面部隊的干預。對正在進行的過程，美國能施加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事實上，沒有人控制這個國家的局勢，那裏有越來越多的發展，完全不合美國的口味，包括越來越多的反對過渡國民議會的抗議，反對它重建國家的嘗試，順便說一句，這些嘗試是非常膽小的。

在埃及，我們看到，華盛頓的軍事盟友仍然把握著局勢，但他們的統治受到街頭運動，群眾運動的衝擊，運動在繼續 --- 尤其是在社會層面，在那裏它反映了正在進行的艱巨鬥爭。伊斯蘭派別力量在選舉層面上的興起，證明了

一個新的地區因素：即使這些派別並不代表對美帝國主義的威脅，他們也不會像軍方一樣溫順，是美帝的一個工具或盟友。在軍隊和穆斯林兄弟會之間的聯盟中，在他們的合作中，有緊張關係。這同穆巴拉克政權對美國的關係不可同日而語。

因為這個原因，美國自從其傳統盟友很少獲得民眾認可的合法性以來，非常廣泛地重新定義了他們在該地區的政策，正如維琪解密揭露的那樣，對於這個合法性，他們並沒有抱太多的幻想。現在，對民主權的肯定是在街頭獲得的，美國必須找到具有真正社會基礎的盟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正在轉向穆斯林兄弟會的緣故，穆斯林兄弟會在多年被妖魔化後，它現在呈現出比薩裏菲派（Salafists）“溫和的”穆斯林樣子。穆斯林兄弟會出現在整個地區。美國需要他們，就像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那些過去的好日子裏那樣，與他們結盟反對納賽爾，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反對蘇聯和它在該地區的影響力。

海灣君主國 --- 尤其是其中兩個，沙特王國和卡塔爾酋長國，在今天的阿拉伯世界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也試圖重新奪回主動權。這兩個君主國不一定有同樣的政策，傳統上他們之間有爭執，有時甚至很緊張，但他們與美國並肩努力，控制事件發展方向，以免威脅到自己的利益，讓他們能夠在短期內穩定該地區。尤其是卡塔爾，已經大大增加了它對起義的影響力，沙特王國則不同，它像美國一樣，正在衰退，影響力在消滅。卡塔爾酋長國在其與穆斯林兄弟的關係上投下了幾年的賭注，成為其主要的金融靠山，建立了衛星電視頻道半島電視臺 --- 一個相當有力的政治工具，它在同一時間由穆斯林兄弟會操縱，因為該電臺工作人員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人。至今，卡塔爾玩弄這些牌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現在這些事件把它們變成了戰略優勢。酋長國也因此成為美國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重要盟友，與它有長時間的非常密切關係，在其領土上保存有該地區主要的美軍基地。但它有時也培養與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等的關係，以便“分散風險” --- 這是食利者穩固其投資組合的心態。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今天，在美國眼裏，卡塔爾能充分發揮其地區的影響力。

這一切也與土耳其的地區角色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說，在那裏有真正的資產階級政權，毫無疑問，這個國家的政府首先代表當地的資本主義。土耳其政府是美國的盟友 --- 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 --- 但它也操縱土耳其資本主義特殊利益的運作，經過多年，它在該地區的貿易和投資的進展日益重要。

在該地區國家一級的層面上，有一些大牌玩家。但是，今天的最大玩家是群眾運動。即使在已經獲得一半勝利的國家，如突尼斯或埃及，群眾運動也仍在繼續。

你如何分析伊斯蘭政黨在突尼斯，摩洛哥和埃及的選舉重所獲的成功？這些成就可以被理解為1979-1981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重複，還是可歸結為另一個現象？

情況因國家不同而有差別。摩洛哥的情形不同於埃及或突尼斯。在摩洛哥，伊斯蘭黨的成功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是因為選舉遭到了群眾的抵制。據官方數字，投票者不到登記選民的一半，而且，自上次選舉以來，這個數目奇怪地下降了。這一切發生的背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運動，這個運動極力抵制2月20日運動（February 20th Movement）聚集的真正反對派力量。為避免片面看法起見，我要指出，這些反對勢力，還包括一個重要的徹底反對該政權的伊斯蘭成分。摩洛哥的伊斯蘭政黨“忠誠反對黨（loyal opposition）”的成功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假設它沒有獲得君主政權的支持，它至少可能獲得了君主政權的相當歡迎，其目的是給人以印象，在和平憲政的形式下，摩洛哥也經歷了與其他地方一樣的過程。這個黨與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有聯繫。

在突尼斯和埃及，伊斯蘭政黨的選舉勝利較令人印象深刻，但並不令人驚訝。在埃及的情況 --- 在這裏，我們再次要強調國家之間的差異 --- 這些選舉前的幾十年期間，穆斯林兄弟會是唯一存在的群眾反對派，而薩里菲派（Salafists）享有行動自由，穆巴拉克認為他們

對他的政權有用，因為他們宣揚政治冷漠主義（apoliticism）。這兩部分的伊斯蘭運動能夠自我發展多年，而穆斯林兄弟會則須忍受鎮壓。雖然他們沒有發起群眾運動（正在策劃中），當這個運動成功地使得國家體制相對民主化時，這些勢力比任何人都更受益。不要忘記，穆巴拉克僅在去年二月才辭職，只有幾個月的時間籌備選舉。沒有很多的時間來建立能夠勝選和可信的另一種反對派力量。群眾運動破裂了當政的黨 --- 全國主要的選舉機器 --- 但這是一個組織形式廣泛分散的起義，有多個網路，卻並沒有一個“領導黨”。穆斯林兄弟會是運動中唯一有物質資源的力量組織。

突尼斯的情況是不同的，因為恩納達（ENNAHDA）--- 伊斯蘭政黨 --- 遭到本·阿里迫害和禁止。但本·阿里的專制政權也禁止左派或民主力量的出現。20世紀90年代初，在鎮壓發生之前，恩納達（ENNAHDA）所達到的廣度，借助於半島電視臺，讓它在多年的過程中表現為反對本·阿里的最強和最激進的力量，但現在這些力量沒有達到這樣的足夠廣度。再次，恩納達（ENNAHDA）也沒有在其國家發動起義，但在短短的選舉籌備工作的時間內，它比其他政治勢力所處的地位要好得多。

埃及和突尼斯的伊斯蘭政黨有錢，對於競選，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說在過去阿拉伯世界的左翼力量可以獲益於蘇聯的物質支持，獲益於這樣或那樣的民族主義政權，那麼所有這些已經結束很長一段時間了。相反，對於伊斯蘭政黨，我們甚至觀察到他們的支持者：卡塔爾，伊朗和沙特王國之間相互競爭。在這方面，卡塔爾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恩納達（ENNAHDA）的領導者拉希德·加努希返回突尼斯前去到卡塔爾。恩納達（ENNAHDA）的新總部設在突尼斯，有幾層樓高，一個受壓幾十年的組織通常是不可能擁有這樣的物質設施的。自去年2月，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合法化以來，一直在全國的每一個角落開設新辦事處，花費了大量的資源，沒有停止過。我們已經看到，在競選期間，他們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然後錢的因素充分作用，增加了他們作為主要反對派的象徵這一資本，而且在埃及的情況下，

增加了他們作為一個宗教的政治力量的宣傳作用，這個勢力知道如何用社會公益工作的開展來編織一個大型網路。這些勢力成為選舉中的主要贏家，並不令人奇怪。

從長遠來看，伊斯蘭政黨可能被其他發展起來的勢力替換嗎？

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缺乏一個可信的替代者。不僅是時間問題，還牽涉到能力，牽涉到一個可靠的政治和有組織的計畫的問題。在我看來，唯一可以抵消該地區伊斯蘭政黨的力量，不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義者，因為這些人的社會基礎本來就有限，而是工人運動。在突尼斯和埃及等國家，它代表了一個相當大的力量 --- 這種力量，有人民的根源，不同於自由派。工人運動是唯一能夠在有關國家建立替代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力量。事實上，關鍵的問題是缺乏工人運動的政治代表。

在突尼斯和埃及都存在強大的工人運動：在突尼斯是突尼斯總工會（UGTT），這是推翻本·阿里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在埃及是新的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EFITU）。後者並非邊緣化力量；它聲稱有一百五十萬成員。在穆巴拉克被推翻後，跟隨著罷工運動，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EFITU）。罷工運動對於這次穆巴拉克的垮臺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說，埃及獨立工會聯合會（EFITU）的作用類似於韓國、波蘭和巴西反對派建立的反對獨裁統治的工會。

問題是，在突尼斯和埃及沒有工人運動的政治代表，我也必須掃興地說，有關國家的激進左派並沒有優先朝這個方向考慮。認為通過自身的宣示和政治上的建設，就可以在各事件中發揮重大作用，可是他們的行動節奏所要求的政治方向，極為直接地指向社會運動本身的推廣。在平緩的時期，在穿越荒漠的時期，人們可以優先建設政治組織，但是在動盪局勢中，自身建設是遠遠不夠的 --- 我並不是說，這是沒有必要的，但它是不充分的。我們需要主動行動，努力創造一個廣泛的運動。在我看來，對於突尼斯和埃及等國家，依據於工會運動的

群眾性工人政黨經典理念應該是最重要的，但不幸的是，這些國家的激進左派在政治思想上並不高明。

為什麼君主制國家（摩洛哥，約旦和阿拉伯半島）似乎“控制得住”？對於摩洛哥，你提到了現政權的“容忍”因素，但這不是阿拉伯半島君主體制的真實情況。

在這裏，我們再次需要作出區分。首先我要說，約旦比一些海灣君主制國家更像摩洛哥。它也顯現出了一個“自由主義的獨裁主義”，“自由主義的專制主義”的外觀。這是絕對的君主制國家，那裏沒有人民的權利，但他們承認憲法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主義，還有一些並非虛幻的政治多元化。君主制還有一個社會基礎，一個落後倒退的基礎，這個基礎不是在農村就是源於農村的，是由君主體制培養出來的。當然，這一切也同選擇性的鎮壓相結合。

但是，摩洛哥和約旦的當前社會形勢彼此不同。在摩洛哥，有較強的社會運動。2月20日運動已成功地組織了重大運動，至今未息，它表現出了驚人的毅力。在我看來，這場運動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發動對憲法民主問題的質疑，在摩洛哥，這些問題並不非常尖銳，而社會問題倒是很尖銳。但在幾個月的時間裏有一個演變，今天，社會問題被強調得多了。儘管如此，在目前條件下，在摩洛哥有可能發生的一種群眾起義，類似在突尼斯或埃及發生的類型，只注重社會問題而不是民主問題，因為這個政權足夠聰明，對後者不會張牙舞爪。與其他發生起義的國家相比，同突尼斯的本·阿里或埃及的穆巴拉克相比，摩洛哥很少鎮壓起義，同利比亞或敘利亞相比，那就更不用說了。

摩洛哥和約旦之間有共同處，那裏的政權允許受控制的自由，開啓安全閥，放出水流。與此同時，它玩弄民族因素。約旦也一樣，那裏有不容忽視的運動，而且運動在繼續。因此，在這兩個國家 --- 摩洛哥和約旦 --- 有一個真正的運動，即使它的範圍沒有我們在突尼斯、埃及、巴林、也門、利比亞、敘利亞看到的運動那樣令人印象深刻。但在約旦，“本土約旦

人”和巴勒斯坦人（即源於從約旦河另一岸出走的人們）之間的高度人為的民族切割被統治者利用。因為知道源自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在該國是大多數，約旦君主政權可以培養“本土約旦人”作為少數人的恐懼。這是經典的“分而治之”的藥方。

如果我們把眼光轉向海灣君主國，情況就不同了。那裏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有人民群眾的運動。在阿曼存在社會運動，在科威特我們現在看到政治運動的發展，在沙特王國也出現了抗議活動和騷亂，它們受到了嚴厲的鎮壓。當然還有巴林，它是面臨廣泛起義的唯一海灣君主政權。

例外者是奇特的人造微型國家 --- 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 這兩個國家裏80%至90%的居民是“外國人”，他們沒有權利，隨時可以被驅逐。所以，這些國家政權不害怕太多的社會運動，並受益於西方列強 --- 美國，英國或法國（與阿聯酋聯繫密切，特別是在軍事層面上）的直接保護。在其他地方也有運動 --- 甚至在科威特也有，只是很有限，科威特本地人口稍微多一些。

首先，在巴林有起義，當地君主政權和沙特試圖把它歸為反對遜尼派君主制的極端什葉派運動 --- 什葉派占島上人口的絕大多數。當然，存在著宗派面，在該地區它是強大的：在巴林和沙特王國什葉派（他們是少數）遭到迫害。當政者使用最卑鄙的宗派主義防止群眾運動的到來，並培養自己的敵視什葉派的社會基礎。當然，他們也可以使用其財政資源，收買那些他們可以收買的人。在巴林，我們已經看到了相當的民主運動，既定的力量關係。如果沒有外部干預，這場運動就能夠 --- 並且仍然能夠 --- 推翻君主體制。外部干預的形式是海灣國家的出兵干預，首先是沙特，它急忙趕到島上來幫助當地的勢力，使他們能夠全力鎮壓運動。但運動在巴林繼續發展，它並非不堪一擊的。

最後還有也門，它不屬於海灣君主國，但屬於同一區域。它與蘇丹和茅利塔尼亞一起，

是最貧窮的阿拉伯國家。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也門經歷了幾個月的絕對非凡的運動。那裏存在被當權者充分利用的部族因素，還有地區因素，其事件發生的方式，我們可以稱之為“內部冷戰”，內戰的兩方各自動員。在有關國家中，它是唯一一個政權，能夠成功地組織相當親政府的運動，相反，卡達菲在的黎波里或阿薩德在敘利亞組織的運動，部分地是人為組織起來的。也門的國家形勢直接影響到沙特王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沙特要直接干預也門：他們支持薩利赫，他們在背後支持他的“辭職”---一場欺騙，沒有人會上當受騙，尤其是繼續鬥爭的激進反對派。

至今為止，阿爾及利亞政權尚未受到人民運動的動搖，你怎麼解釋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說，伊拉克和蘇丹以及黎巴嫩的情況也是這樣。眾所周知，這些國家經歷過長期的內戰階段。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都不想破壞局勢的穩定，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自然的。因為有對未知事件的恐懼，恐懼最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回潮，恐懼骯髒戰爭的復辟，統治者操縱這種恐懼，阿爾及利亞經歷了這個戰爭，人民也為此付出了代價。這個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記，阿爾及利亞這個國家，經歷了1988年的人民起義，雖然其廣度和組織形式，不同於我們今年所看到的，但它仍然導致了政治自由化。我們知道，伊斯蘭拯救陣線（FIS - Islamic Salvation Front）隨後在選舉中的崛起，被政變和內戰終結。人民不希望這種情況重複，這是很自然和正常的。這是阿爾及利亞的絆腳石，因為沒有力量能夠在階級的基礎上，組織一個廣泛的社會融合，使它成為一個新起義的基礎。在阿爾及利亞有過動員的嘗試，但沒有獲得多少相應。現時刻，前景似乎尚未顯現出來。如果2010年12月在突尼斯開始的區域運動繼續擴大，情況可能會改變。我們還應該考慮到一個事實，就是鄰國突尼斯和利比亞正在經歷民主化，這兩國的情況都有利於同前伊斯蘭拯救陣線（FIS）類似的伊斯蘭勢力，伊斯蘭拯救陣線（FIS）在阿爾及利亞曾遭受過壓制。最後，這會對阿爾及利亞的情況有直接的後果，而且讓軍事當局擔心。

你認為敘利亞的革命者會贏嗎？這些革命者是誰？

首先，敘利亞的起義是有群眾基礎的起義，青年是起義的箭頭。它表達了對一個統治了41年的家族獨裁政權的憤怒。哈菲茲·埃爾·阿薩德於1970年上臺執政，執政30年，2000年去世，從那以後，他年僅34的兒子巴沙爾，晉升到這個職位，統治了11年。那麼，有這樣的憤怒是很容易理解的，況且，社會層面作為無時不在的背景，是起義基礎的一部分，它在敘利亞很突出。這個國家，幾十年來一直在經受經濟自由化改革，近年來改革加速，生活成本的上升令人眼花繚亂，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社會形勢，而且相當貧窮（3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除此之外，這是個少數人的政權，具有先天的原罪性，統治集團成員主要屬於阿拉維少數族群。這一切就解釋了為什麼當突尼斯，然後是埃及，最後是利比亞起義激勵---包括對後者的國際干預，鼓勵敘利亞人行動起來，希望阻止他們的政權猛烈鎮壓---出現後，我們看到了這項運動的爆發，該運動沒有受到任何政治力量的控制，更無發起者。是青年網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從摩洛哥到敘利亞，到處都在使用新的通信技術（如Facebook，對此已說了很多）---發起和組織了這些起義，其形式是“地方協調委員會”，這些協調委員會現在聯合起來了，繼續推動運動。他們沒有政治背景。

但也有政治力量在凝聚，以便“代表”這個運動。我們已經看到有兩股力量出現，是兩個相互競爭的派別。一個基本上是左翼力量，其中一些人並不是政權的激進反對派，呼籲與當局對話後，其態度曖昧，他們相信他們可以作為人民起義和當局之間的調解人，並說服後者作出改革。但他們很快就看到了，那是行不通的，從那時起，他們大多數人重新聚焦於推翻政權的目標。

其他的一些黨派，有持更為激進的反政權立場者，有從穆斯林兄弟會（他們在這裏也發揮了核心作用）到民主人民黨（從敘利亞共產黨分裂出來的）的各種力量，它們以“義大利”

的方式在思想上演變，但仍然是該政權的左翼反對派，還有庫爾德政黨。這些勢力組成了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yrian National Council），它已被敘利亞民眾運動的普通成員中的良性部分當作其代表，雖然這並不意味著該運動受到政治網路的控制。因此，這是一種特殊的情況，這反映在這個事實上，即：他們選擇信任敘利亞全國委員會（SNC）委任伯翰·加利昂（Burhan Ghalioun）為主席，伯翰·加利昂是一個獨立偏左的人。我們現在看到，他越來越多地參與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下的同土耳其和美國協議的外交遊戲。這是一個危險的動態。

最後，還有一些持不同政見者的軍人。經過幾個月的壓制後，應該發生的事到底發生了。儘管缺乏一個組織能夠在士兵和民眾起義的一方之間建立通道，但士兵們的不滿已經導致反叛，這些反叛最初是完全無組織的。自八月以來，在內戰開始的背景下，軍隊反叛者和政府禁衛軍之間發生對抗，他們成立了自由敘利亞軍。

因此在敘利亞有各個勢力的分佈。因為該國缺乏任何政治活動已經有幾十年了---雖然這個政權的專制程度比利比亞的極權要少些---所以不可能知道那個勢力相對重要些。我們需要等待政權的垮臺，如果它垮了，自由選舉會讓有組織的政治派別的力量比較一番而顯現出來。

回到利比亞，卡達菲的垮臺意味著內戰的結束，或者我們會看到武裝對抗的重新出現，如果這樣，那麼誰是主角？

首先，它應該強調的是，在利比亞，極權主義政權鎮壓任何形式的政治生活超過40年之久。因而在政治方面，利比亞像一個荒漠，沒有人知道那裏會出現什麼樣的政治景觀，沒有人知道如果在這個國家舉行選舉，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如果你所說的內戰，意思是逮捕和清算卡達菲，然後是逮捕他兒子的戰爭，那麼目前這基本上已結束了。那裏目前的局面是相當混亂

的，有點像1975年以後黎巴嫩內戰的第一年，或者用採取極端的情況比喻，像索馬里。那裏有一個政府，但是沒有國家。如果我們首先用武裝支柱定義國家，那麼在利比亞不再有軍隊（即使有重建軍隊的嘗試）：那裏有多個民兵組織，構建的基礎各異，有地區的，有部族的，有政治意識形態的，等等。在最狹窄的意義上，區域因素---例如米蘇拉塔（Misrata）或濟坦（Zintan）---是決定因素。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武裝民兵。

這證明推翻該政權的戰爭具有人民的特性。毫無疑問，我們在利比亞看到的是一個人民的起義，甚至是人民戰爭，具有最經典的形式：各行各業的平民改頭換面進入戰鬥，投入反政府的鬥爭。

有些人認為，北約的干預意味著起義反抗的人民特性之終結，並把叛軍轉化成北約的木偶，這些人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此外，大多數說這些話的人力圖證明他們支援卡達菲政權反對利比亞革命的做法是對的。我們已經看到了各種態度，在國際左派中有無法形容的混亂。相信北約會控制卡達菲政權垮臺後的利比亞局勢，是在做美夢。美國在伊拉克有龐大的兵力部署都不能成功控制這個國家，那麼怎麼讓人相信他們甚至無需地面部隊就可以控制利比亞？

反卡達菲起義所解放的民眾抗議潛力目前仍存在於利比亞。例如，12月12日在班加西發生的示威，反對全國過渡委員會（TNC），反對它任用與舊政權有聯繫的人，這個事實就是證明。北約一直不停地勸告全國過渡委員會（TNC）整合卡達菲政權的成員，他們說，這些是伊拉克慘敗的經驗教訓。可是，這個做法遭到了人民的拒絕，有反對它的群眾運動。還有婦女組織也可作證明---在利比亞第一次出現了婦女自治運動，正在動員起來，對付強姦問題，或者對付政治代表的問題。也有希望擺脫民兵惡行的平民抗議。在利比亞這個國家，那裏的局勢正在全面地爆發，因起義而覺醒了的潛力正在強烈地顯現。

可以肯定的是，由於缺乏左翼，對於政權是什麼樣的，和它對任何形式的政治反對派做過什麼，那裏的觀點意見是片面的。但不管怎樣，還是存在一些小的進展 --- 例如，一個獨立工會聯合會已經成立了，它與埃及的相應工會已建立了聯繫。我們要看看會有什麼事發生。

無論如何，目前從起義和武裝推翻政權的事實來看，儘管在衝突中有帝國主義的干預，到現在為止，在該地區的所有國家中，利比亞經歷了最激進改變。卡達菲政權被徹底摧毀雖然尚有該政權殘存者鼓動民眾。但政權的基本結構已經垮臺 --- 這和突尼斯，埃及的情況是非常不同的，更不用說也門了。埃及的情況，更過於突尼斯，政權的基本結構仍然未受到觸動，軍政府甚至仍在開羅掌權。

在所有阿拉伯國家中，突尼斯的工人運動組織 --- 行業工會 --- 擁有最久的傳統和最強的組織。但工人運動在制憲大會的選舉中被邊緣化。你認為，我們見到的是一個穩定期的開始，或者只是一個選舉插曲？

突尼斯是這樣的一個國家，那裏有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它容忍於或得益於本·阿里政權。資產階級不得不求助於布林吉巴政權的殘餘 --- 也就是說，本·阿里掌權之前的政權 --- 以貝吉·凱德·埃塞蔔西 (Béji Caïd Essebsi) 為代表的政權，當時貝吉任總理，直至選舉。如今，突尼斯資產階級試圖拉攏新的多數 --- 伊斯蘭復興黨 (the Ennahda party)，新總統蒙塞夫·瑪律祖基 (Moncef Marzouki) 領導的共和黨國會，等等。這些力量被資產階級同化，因為他們並沒有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社會或經濟計畫。相反，他們或多或少是漸進自由民主分子，像瑪律祖基，或者源自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派伊斯蘭復興黨 (Ennahda)，比如新總理哈馬迪·賈巴厘，他就屬於伊斯蘭復興黨，賈巴厘還聲稱該黨已經超越其原教旨主義的特性，說該黨在突尼斯就像土耳其執政的正義發展黨 (AKP)。正如土耳其大資本已經完全容納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發展黨 (AKP) 一樣，後者今天甚至成為其最佳的代

表，突尼斯資產階級也在尋求把伊斯蘭復興黨 (the Ennahda party) 拉攏進來。

在同一時間，運動在基層繼續進行。選舉還未結束，我們就看到了加夫薩採礦盆地的起義 --- 這場鬥爭，特別是在2008年，推進了革命，使革命於2010年12月之前爆發。如同在2008年，這次抗議活動關注社會問題，關注工作權利和就業的需求。它會繼續下去，因為在突尼斯，圍繞社會問題開始的運動和現在的執政聯盟還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因此，在突尼斯，有一個良好的基礎，有利於在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建設政治力量，只須要左翼力量朝這個方向主動行動。

也門總統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辭職後，也門運動在如何發展？

該運動還在也門繼續進行。相當一部分的反對派完全知道，薩利赫辭職只是一個換湯不換藥的嘗試，其本質並未改變。

面對這種難以令人相信的妥協，要求分離的勢力也在南也門聚集。不要忘記，也門長期分裂為兩個國家，於1994年才統一。該國南部有該地區唯一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政權，它有社會經驗，雖然鮮為人知但卻顯著卓越。因為它依賴於蘇聯，造成了官僚蛻變，在其守護神崩潰之後，該政權也垮臺了。但是我們現在再次看到，在南方有一個分裂運動，認為其社會比北方社會更先進，因為在北方，前資本主義的，部落的和其他的結構更是決定性的。在也門還有同少數族群的宗派戰爭，這個少數族群是薩利赫政權攻擊的目標，還有“基地”組織 --- 今天，阿拉伯國家中也門是“基地”組織網路在軍事層面中的最強者。所以也門是一個巨大的火藥桶。

在領導聲援阿拉伯地區革命的運動方面，你覺得在歐洲有哪些困難？

同問題的含義相反，我認為，即使是在美國，對於突尼斯起義，也有非常強烈的同情，對於埃及起義，同情就更強烈了。

事實上，它沒有導致動員，在我看來，是因為人們還沒有看到一個需要動員的特別原因。我不打算討論假設性的但違反事實的歷史，不過我認為，如果出現了西方國家政府干預鎮壓突尼斯或埃及革命的任何企圖，那麼就會出現巨大的聲援運動。在利比亞的情況裏，西方國家政府干預的是右翼，至少在外觀上，在輿論的眼中是這樣的。一般而言，利比亞的情況提出的是相反的問題：為什麼沒有反對西方軍事干預的運動？在敘利亞的情況中，人們聽到相互矛盾的評估，他們看到他們政府的態度是“謹慎的”，這個事實無法激起他們動員起來。

我看到一些其它的東西。阿拉伯起義在世界各國人民中的反響巨大。我們已經看到了2011年2月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受到埃及的影響，我們也看到了三月在倫敦舉行的大工會示威遊行，其中許多人的舉牌提到埃及，也再次看到了西班牙和希臘的憤怒運動，然後是最近已經蔓延到美國和其他地方的佔領運動。我們發現阿拉伯世界所發生的事，其影響無處不在，尤其是埃及起義的影響更加巨大 --- 因為媒體對埃及事件的關注遠過於其它地方。人們說，“我們將同他們一樣做”，“他們敢這樣做，我們就敢這樣做！”當然，不應該誇大另一個方向。所以這樣說，因為我完全意識到所有這一切的限制，即使在西班牙這樣已經有了相當廣度運動的地方，比也是這樣。在任何歐洲國家，目前都沒有類似阿拉伯世界的情況，也就是尖銳的社會危機和非法的專制政府的結合。在歐洲，由於有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事情不會這樣尖銳，而且經常訴諸投票箱，這有助於消弭爆發的激烈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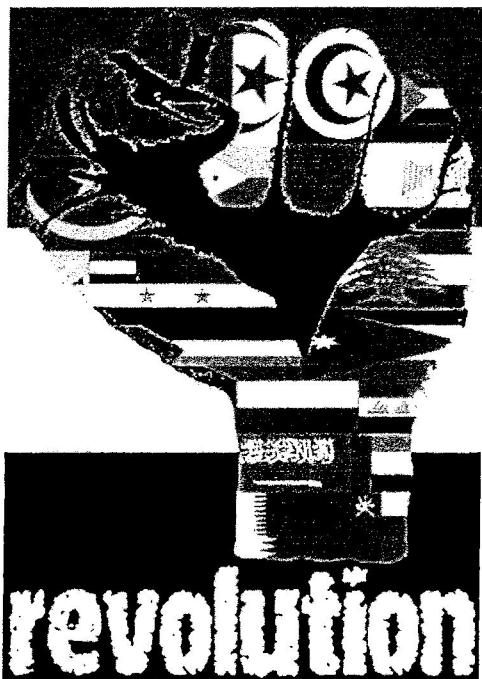
在我看來，組織聲援活動並不是那麼需要，因為對該地區的起義暫時沒有任何西方的干預--- 如果有，當然就有必要動員群眾起來反對它。但現在，更重要的是從區域的例子中獲得啓示，因為它表明群眾運動可以給一個國家的形勢帶來根本的改變。這就是今天滾雪球的教訓，在我看來，這是最重要的。

難道你不認為，歷史悠久的傳統左翼，現在相當腐朽，喪失了支撐群眾運動的脊樑骨嗎？你提到的憤慨運動，但它也是一種聲稱“沒有黨派，沒有工會代表我們”的運動，這意味著它不覺得自己與傳統左翼有聯繫，或至少這種連接不會同過去的方式一樣.....

我相信，更根本的是，一些年來，我們面臨著左翼政治形式的一個歷史性轉變，面臨著工人運動形式，階級鬥爭形式的歷史性轉變。在我看來，剩下的左翼對這種轉變的理解是非常不一致的。還有太多的人繼續在20世紀的思想框架內思考。但20世紀左翼的經驗，已經慘遭破產，在今天是完全過時的。有必要更新階級鬥爭觀念，新的觀念比舊的模式要開闊得多，遠非垂直集中的模式，舊模式是因為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勝利而強加在左翼內部的。今天的技術革命允許在網路進行組織活動，這些組織活動有相當多的民主形式，範圍更廣，...這是年輕人正在做的，這就是我們在阿拉伯世界看到的正在進行中的運動。不是開玩笑：認為 Facebook 將相當於21世紀的列寧主義政黨，這種信念會招來碩大的幻影。但兩者之間是有空間可用的，有更加民主的政治組織的創造型組合的空間，利用這些技術，能夠連接社會和公民網路，能夠吸引新一代。新一代實際上生長在這些技術中，我們看到了他們是如何使用它們的，他們是如何將它們融入自己生活的。這勾畫了一個未來，這需要全球範圍內的左派進行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重整。這是挑戰，阿拉伯世界發生的事也顯示這一點。薩帕塔起義已經表明了這種挑戰，薩帕塔起義強烈地試圖重塑激進左派的表達形式，然後有全球正義運動，思考這項運動的組成，而今天，通過阿拉伯世界的起義，憤怒運動，佔領運動，等等，我們看到一個群眾動員的爆發，尤其是青年，但不只是他們，所有使用這些方法的人，都動員起來了。激進左派需要重整旗鼓，為了建設一個二十一世紀的革命左翼，把激進左派的綱領和理論遺產，即馬克思主義的遺產，同這些現代化的形式，這些全新的組織和表達形式相結合，是必不可少的。

阿拉伯整個地區都在沸騰

吉伯特·阿查



吉伯特·阿查的新書《人民的願望：徹底探索阿拉伯起義》（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了。2012年12月，他接受了《國際社會主義評論》雜誌的記者採訪，我們獲得許可，再發佈這篇採訪。

要談的東西有很多。中東一直是新聞熱點，從加沙的攻擊到突尼斯的形勢，從莫爾西在埃及掌權到對伊朗的威脅，有許多事情。我想從對阿拉伯之春的總體評估開始，所謂的阿拉伯之春，差不多是一夕突變，開始於突尼斯兩年前的一天，2010年12月17日。對於該地區，這意味著什麼，你能不能給我們一個一般意義上的描述呢？

最一般的評論是，在該地區歷史上第一次，事情真的是動起來了，正在變化，變化得非常快，使得該地區進入了我所說的長期革命過程。在該地區的歷史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各種阻礙在爆裂。我認為，我們面臨的這個情況會繼續下去，會持續許多許多年的時間。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你剛才提到的阻礙，部分意思是指僵硬或老化獨裁政權的存在嗎？首先是突尼斯。關於突尼斯和它目前的形勢，你能說點什麼嗎？

是的，但範圍更大，不只是獨裁政權。當然，它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到目前為止，在起義取得了勝利的國家，獨裁政權受到的直接影響最大。但是，在與經濟阻礙有關的更一般障礙的意義上，這只是一個部分。儘管該地區富有非常重要的天然資源，但它的經濟增長和更普遍的發展落後於世界其他地方。其失業率保持著世界紀錄，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因而你有一個社會障礙在作梗，更不用說婦女狀況了，她們遇到的障礙更明顯。所以，有一整套的障礙，我只提到了幾個最突出的，現在，這一切從突尼斯開始，迸發巨爆。

這一切都始於2010年12月17日的突尼斯。這天穆罕默德·蒙阿西自焚，把全國和整個地區置於大火中。

在突尼斯開始的事件，同該國2000年以來的頭10年的鬥爭有關，因為那裏存在有一個重要的左翼傳統，這個傳統主要通過全國工會中心，突尼斯總工會[UGTT]而活動。正是這種特殊的情況，解釋了為什麼該國革命爆發得早於其他國家，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突尼斯的條件比其他地方更成熟，我們可以看到，事實是突尼斯爆發的革命在其他國家掀起了一系列的革命爆發。從最西端的毛里塔尼亞和摩洛哥，到東邊的敘利亞和伊拉克，幾乎沒有任何講阿拉伯語的國家沒有受到起義的影響。

當然，作為埃及選舉以及先前的突尼斯選舉的結果，它似乎處在一個階段，即阿拉伯之春的即刻政治勝利者，是一些組織，一些伊斯蘭組織，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你能談談這些嗎，先說突尼斯，然後說埃及？

當然，這是非常顯而易見的。對該地區最

常見的預期是，應有或將有社會暴動，政治暴動：從維基解密公開的該地區美國使館的報告可以看出，美國本身並沒有抱多大的幻想。他們知道形勢有多麼緊張，多麼危險。與此相關，最常見的期望是，未來的暴動將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推到前臺，這個時候 --- 在華盛頓看來 --- 被視為對美國利益的威脅。現在，起義開始時，有一廂情願的傾向，認為會奇跡般地出現一些新勢力，能夠引導和推動整個過程，正好把伊斯蘭勢力推回後臺。

出現了新的力量，這是事實，尤其是在新的一代在青年中間，更是如此。確實，在設計，組織以及協調起義的所有這些方面，使用一切互聯網資源的年輕人新網路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是毫無疑問的。自由選舉是渴望民主者的一種正常需求，但當訴求自由選舉的起義發生時，顯而易見的是，任何短期選舉的獲勝者將是那些具有贏得選舉工具的人，靠互聯網不能贏得選舉，就如你清楚知道的美國情形一樣。你需要政治機器。你需要錢。在有你大宗選民的地方，比如農村，你需要有深入其中的基層組織等等。所以，這不是在幾個星期內就能發明出來或即刻做成的，於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特別是穆斯林兄弟會及其各個分支機構和組織會獲勝，這個結果是非常容易預測的，原因就在於此。這些勢力積累力量多年，建設網路，尤其是在他們能夠公開工作的國家，如埃及。雖然這不是突尼斯的情況，但它得到補償，這些力量獲益於大量的石油金錢，以及電視的力量。該地區的許多電視網路面向這類群體，或者是通過宗教節目，而且有很多宗教的頻道，或者通過該地區主要衛星頻道的特定政治角色，這就是半島電視臺。半島電視臺很明顯地服務於穆斯林兄弟會的利益，這是該團隊相當突出的地方，而且它由卡塔爾政府資助，卡塔爾政府擁有並經營半島電視臺。因此，他們有這些重要的資源，當然，還有很多的錢來自海灣君主國。

穆斯林兄弟會將得到最多的選票，這很容易預測的，毫不奇怪。沉迷於一廂情願想法的人，對這些選舉的反應，是從他們最初堅持的玫瑰色圖畫，回歸到非常灰暗的圖片，圖

片還附有“春天正變成冬天”這樣的注解。不過，最驚人的事實，實際上是宗教勢力所獲選舉勝利的虛弱。當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埃及，在那裏，人們可以看到，穆斯林兄弟會的影響力及其選舉成果衰退的速度有多快。看一看穆斯林兄弟會從議會選舉到第一輪總統選舉，以及在憲法的全民公決中所獲得的選票數：很明顯，他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失去影響力。他們節節敗退，這是最驚人的。有關突尼斯，同樣可以這樣說，儘管突尼斯有“左派”分裂的問題，那些左派荒唐地分裂成數目令人難以置信的團體和組織：在首都都有幾十個左派和激進左派的選舉名單相互競爭，如果你把各個左派的選票加在一起，你就會得到一個結果，若是把這些選票合併一起，它們會轉化為相當大數量的議會席位。儘管穆斯林兄弟會獲得40%的選票，但選舉投票率不到一半，這意味著他們只得到了20%的在冊選民的投票。這完全不是壓倒性的勝利。自那時以來，突尼斯的社會條件已經惡化，伊斯蘭力量占主導地位的執政聯盟，節節敗退。它越來越不可信，因為它不能帶來任何解決方案，能夠開始解決國家的真正問題，我要指出的問題是：失業、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等等。在突尼斯以及埃及，我們已經看到了社會鬥爭、工人鬥爭的興起，在這兩個國家，社會鬥爭和穆斯林兄弟會主導的政府之間的衝突在增加。

在突尼斯，突尼斯總工會[UGTT]和變得暴力的政府之間的衝突，甚至達到了戲劇化的程度。國家正走向新的選舉，但在此之前，新一輪的選舉對抗，社會和政治對抗正在到處肆虐，所以一切都在沸騰動盪。一切都在非常快速地變化。無論是開始時憧憬滿懷的想法，還是迅速失望的黯淡意見，都是非常表面的，而且是十分錯誤的。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正面臨一個長期的革命動盪，長期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開始於2010年12月，並會繼續下去，在動盪導致了最初勝利的那些國家，在影響程度尚未顯著的那些國家，它都會繼續下去。所有的區域都處在動盪中。

突尼斯總工會[UGTT]號召2012年12月

初總罷工，情況如何了？它是不是被取消了？

是的，取消了，在達成某種妥協後，被取消了。實質上，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領導層擔心對抗會變得難收場，因為該國總罷工的號召，只有一個先例，發生在1978年，當時它導致了一個非常嚴苛的對抗。因而出現了一些擔心，害怕會發生不測，所以他們退而委曲求全，也沒有人喪失顏面，但警告是存在的，而且突尼斯總工會[UGTT]已經很不客氣地攻擊政府，批評他們的執政方式，還要求解散伊斯蘭黨控制的民兵。無論是埃及還是突尼斯的穆斯林兄弟會，在掌握這種有組織的謀殺方面，都證明比穆巴拉克更有效。

所以，這就是你所有的，突尼斯的前景是非常有趣的，因為它是該地區唯一有工人運動的國家，其工人運動是有組織的，它真正地領導著革命過程。在2010年12月/2011年1月，它是起義的真正領導者。在2010年1月14日總罷工到達首都的當天，本·阿里逃離了這個國家。從蒙阿西自殺的城市西迪布濟德開始，到起義在首都達到高峰的那一天，工會積極分子都是鬥爭的領導。普通工會積極分子和中間領導層是鬥爭的真正領導。然而，在獨裁政權垮臺後，突尼斯總工會[UGTT]領導層有變化，這種變化，把左派包括激進的左派推向了領導位置。突尼斯左派終於從其最近的經驗中得出了教訓，並設法在他們所謂的“人民陣線”中間團結起來。事實上，這個左翼力量的聯盟在突尼斯總工會[UGTT]裏是占主導地位的，非常重要：它使突尼斯處在一個比該地區任何其他國家都更先進的鬥爭階段。

讓我們轉向埃及，在那裏，去年夏天，自從莫爾西當選為總統以來，一直有人嘗試，要把穆斯林兄弟會的反對派聚集起來。你能就革命以來左翼力量的情況說點什麼嗎？

是的，但埃及和突尼斯有一個重大區別。事實是，在突尼斯，左派的作用重要得多，因為左派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有幾十年，它在工會運動中，在工會聯合會（UGTT）裏，都非常活躍。即使大部分時間裏，工會的官僚領導層處在政府的控制或影響下，但左派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總是設法在地方的工會分支中積極活動，最突出的工會活動分子是屬於左派的。不幸的是，在該地區，沒有其他地方同它相同，其中也包括埃及。埃及的反對派組成了一個左翼和自由派勢力的聯盟，它包括了一些舊政權的殘餘。當然，左翼或聯盟中有些人可能會受到誘惑，與舊政權的殘餘結盟，對抗穆斯林兄弟會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在這個意義上，相同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突尼斯。然而，在埃及，這事已經發生了，因為阿姆魯·德·穆薩（Amr Moussa）已是該聯盟的一部分，但應該說，穆薩代表了舊政權裏的自由派。他不像前總統候選人沙菲克（Shafiq），因為沙菲克被視為穆巴拉克政權延續性的官方代表。實際上，穆薩在總統選舉中反對沙菲克。所以，在埃及，你有的是一個自由派-左派聯盟。因為它是圍繞民主訴求的陣線，所以它可以被看作是合法的，但問題是，它超越了這個範圍而成了一個選舉聯盟。

罕丁·薩巴希（Hamdeen Sabahi）是廣泛左派的主要代表，他作為候選人，令人驚訝，在總統選舉中取得的選票位列第三，甚至在開羅和亞歷山大這兩個最重要的城市區，贏得了選舉。這是絕對驚人的。薩巴希代表的那些人，尋求一個左翼以便替代舊政權和伊斯蘭勢力。選舉結束後，他創立了‘人民潮流’，大多數激進的左翼團體加入了這個組織。不幸的是，‘人民潮流’目前為廣泛的聯盟所取代，而不是組建第一輪總統選舉時聚集在薩巴希周圍的左翼力量。

在埃及，同穆斯林兄弟會的政府走向對抗的運動，引出了軍隊的作用問題。在經濟政治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在一個政權失去選民支援的情況下，在一定的選舉和政治合法性的意義上，任何對這個問題的想法，既要考量力量的平衡，又要考量一種可能的發展嗎？

莫爾西節節敗退的速度，以及他的合法性才是真正的意外。我總覺得，人民需要與這些執政的傢伙打交道，有了經驗，才能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不再被“伊斯蘭是解決之道”之類空洞的口號愚弄，這些口號掩蓋其具體替

代方案的缺乏，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想的人。但它實際上來得比預期的要快，其中一個原因是穆斯林兄弟會應付局勢的方式很笨拙。他們極為傲慢，認為上帝在幫助他們，他們正逢其時，他們手裏的東西牢不可移，這完全是目光短淺的做法。事實上，如果他們聰明一些，他們就會明白，在這個階段執政，甚至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他們所有的綱領，只不過是前政權的經濟綱領的延續罷了，依據這樣的綱領，任何試圖統治這個國家的人，是註定要可悲地失敗的。最能說明在埃及發生了什麼事的行為，是莫爾西最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的協定。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的這項協定，其中包括的條件被所有欲投資埃及的人視為是至關重要的。當然，他們簽署協定，還因為它符合其新自由主義思想，這與前政權並無不同。當穆斯林兄弟會開始同反對派對抗時，是最糟糕的時刻，當時莫爾西政府決定提高基本主食的價格和更改稅收制度，而稅收方式不會影響最富有者。這導致了強烈的抗議，以至於一兩天後莫爾西不得不通過他的臉書（Facebook）網頁取消了這項做法！成了一個笑話。從這裏你可以看到，對於該國深層的社會經濟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案，這些人沒有任何線索。

現在談軍隊。莫爾西解除坦塔維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的第二號人物的職務，關於這場“革命政變”，有很多麻煩。但事實是，這樣做得到了高級軍官的完全同意，他們真的想擺脫這些傢伙，因為那些人所以得到其職位，只不過是穆巴拉克總統抗擊軍隊的意志，硬性把他們安插進來的。只要看看坦塔維，他的年紀，遠遠超出了任何軍事職位的法定年齡。我們從維基解密知道，再次是美國的外交報告說，軍官總是稱坦塔維為“穆巴拉克的獅子狗。”因此，事實上把他們解職，絕對同“革命”沒有關係。而且，還給了他們獎章和慷慨的閒職，對他們在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SCAF）上層所做的一切，均免追究。認為軍隊地位已被削弱的信念，是十分錯誤的。

看一看最近莫爾西同反對派對抗最劇烈時所發生的事。軍隊的新頭目作為一個仲裁者

主動公開地出面，呼籲召開一個會議，會議的一方為總統和政府，另一方為反對黨。在此之前，軍隊放話，所說的同他們在反穆巴拉克起義時的所作所為完全相似，聲稱他們不會去鎮壓人民。其信息是：“我們不會在政治上被穆巴拉克利用，也不會在政治上被莫爾西利用。”軍隊是在玩遊戲，可以推斷，這是華盛頓極力策劃建議的，即：避開紛爭是非之地，呆在仲裁者的位置，如果形勢完全惡化，重複以往的迴圈，革命，動盪，然後政變，那麼他們便能夠發揮“救星”的作用。但在這個階段的埃及人民，至少對軍隊非常關鍵，因為在短期內，任何這樣的事情都有可能。目前，沒有人知道較遠的事情。

在問你關於敘利亞的問題之前，順便問一下，巴勒斯坦和加沙地帶問題對這種形勢的影響如何？因為莫爾西說明談判達成一項協議，他的做法被解釋為政變。正如你所知道的，《時代》雜誌稱他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人，而接下來的一周他就遭到反對了，但整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問題在這幅圖片中非常突出。你能就此說幾句話嗎？

好的，這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我前面提到了穆斯林兄弟會的狂妄和傲慢，但一個關鍵因素是他們已經獲得了華盛頓支援。這是使他們相信他們在控制，他們能夠統治的一個關鍵因素。華盛頓實際上是吃了一驚，因為起義的時機是，現在仍然是，其在該地區力量部署最薄弱的時候，1991年美國主導的第一次伊拉克戰爭時，是它的高峰，當時老布殊派了50萬美軍部署在海灣。那時的美國霸權也到了頂峰，導致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所謂的和平進程啟動，然後有了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所有這一切都過去了。終結這一切的主要因素，是小布殊政府，是喬治·W·布殊政府，它是整個美國王朝，美帝國主義的大災難，對伊拉克的佔領就是證明。它演變成了一場災難。美軍離開伊拉克時，沒有實現任何一個他們佔領該國時所定的基本目標。他們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沒有保持一個基地，什麼都沒有，也沒有控制其政府，可這個政府卻大大地受到伊朗的影響。美國軍隊離開後，伊拉克的第一件

事，偏偏是與俄羅斯談判軍火交易。伊拉克是美國的災難。

因此，他們真的是處在一個非常虛弱的地步。美國在地區感到相當無力，在北約的利比亞行動中，退在了後面，保持低調，不像迄今為止我們看到過的任何其他行動，比如北約的科索沃和阿富汗行動，或者非北約的行動，像伊拉克。在敘利亞，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華盛頓的無能。面對這一切，他們找到的可以下賭注的唯一力量，是穆斯林兄弟會。

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卡塔爾的埃米爾（Emir）一直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主要贊助者，他安排了該交易。華盛頓投注於穆斯林兄弟會，因為它失去了其一貫的盟友，穆巴拉克和本·阿里等人。由於我們進入該地區歷史上的一個新階段，華盛頓現在需要一個有真正群眾基礎的力量，他們只發現有穆斯林兄弟會可資利用，他們對後者比較和善，因為他們有悠久的合作歷史。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直到1990年，穆斯林兄弟會基本上與美國保持一致，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當時他們被認為是這整個地區中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合作者。他們實際上起到的作用，是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與美國，與沙特王國密切合作，反對埃及總統納賽爾，反對蘇聯的影響。當時，他們得到沙特的資助。這是20世紀90年代他們轉向卡塔爾之前的情況。

所以華盛頓再次投注在他們身上，而莫爾西在加沙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實際上是穆巴拉克政權一直扮演的角色，只是效率更高些，因為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巴勒斯坦分支。所以他們對哈馬斯有更多影響力，因此他們達成了這筆交易，得到了來自華盛頓的掌聲。無論是在突尼斯或埃及還是敘利亞，當政權搖搖欲墜時，華盛頓的賭注都押在這些人身上，賭博未來。在整個地區，沒有一個國家沒有穆斯林兄弟會，沒有一個國家的穆斯林兄弟會不發揮重要作用，所以，華盛頓要將賭注押在他們身上，並一直非常謹慎地評論在埃及發生的事。其實，奧巴馬政府批評穆巴拉克比批評穆斯林兄弟會更大膽。

對敘利亞你有何評論？現在，那裏的整個過程，一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艱巨和政府方面的暴力，反對派方面沒有達成一致意見，甚至在反對現政權的左派中，也有些分支似乎支援現政權。你能評論一下那裏的發展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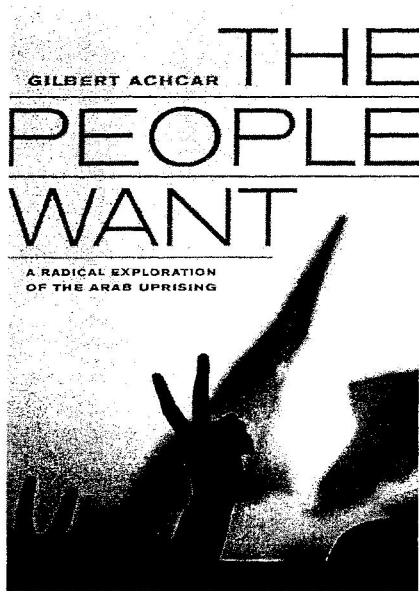
好的，敘利亞並非整個起義模式的例外，因為有一個非常獨裁的政權，實際上是該地區最專制的政權之一，另外兩個是卡達菲的利比亞和沙特王國。一方面，這是一個社會經濟危機最嚴重的國家，失業率非常高，有30%的貧困率，而另一方面，統治家族集中權力和聚斂財富到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敘利亞總統的堂弟控制60%的經濟。他的個人財富估計為60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爆烈的雞尾酒炸彈，它爆炸了。

在左派方面，有共產黨人進入敘利亞政府。這是一個蘇聯時代就有的傳統，蘇聯同敘利亞政權有密切的關係，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繼續了這個關係。但大部分左派，即便不完全是在真正的意義上的“左派”，是反對現政權的。敘利亞全國委員會代表敘利亞的主要左翼政黨：它是共產黨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分裂於20世紀70年代並且反對與現政權合作。

要相信敘利亞政權是左翼的，或者更糟糕，相信阿薩德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一個人道主義者以及一個和平主義者”，就像查韋斯令人難堪地所說的那樣，這至少是無知的觀念。左翼的任何人，不會有任何的猶豫，會完全站在敘利亞人民一邊，反對和打擊這個殘酷剝削和腐敗的獨裁政權。除此之外，在敘利亞就像在該地區所有的其他國家的，在反對現政權的力量中，你會發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同樣，在突尼斯和埃及，情況也一樣。不應該用他們作藉口來詆毀整個起義。在敘利亞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左派應該毫不猶豫地支持反對獨裁政權的群眾運動，並且，一旦獨裁垮臺，它應該支持運動中最先進的力量，支持整個革命內部的激進化過程，這個革命曾經被馬克思稱為“不斷革命”。

“人民的願望”

吉伯特·阿查（Gilbert Achcar） 雅克·巴貝爾（Jacques Babel）



吉伯特·阿查同雅克·巴貝爾的對話，談及他即將出版的關於阿拉伯起義的著作《人民的願望：徹底探討阿拉伯起義》（The People Want: A Radical Exploration of the Arab Uprising），英語平裝本，由薩騎（倫敦）和加州大學出版社（伯克利）出版。[1]

為什麼你的書名簡單地取為《人民的願望》？

在近期的運動中，“人民的願望”這個說法，被用來表達各種要求，從最基本的要求，到著名的“人民要推翻統治政權”這個最有名的大起義口號。這個口號出自一個非常著名的突尼斯詩人的兩句詩，詩句的時態是條件句，而其肯定的語氣是現在時。口號所揭示的，是人民作為一個集體意志，作為一個政治的主體，出現在公共舞臺上。大量在專制條件下生活了幾十年的個人，現在進入一個革命的時代 --- 正如我不斷強調的 --- 這個時代方才處於起步階段。這是一個長期的革命過程。

你所說的，廣泛地涉及到“阿拉伯地區的

資本主義特定模式”。

我們正在目睹一場革命性的衝擊波，它涵蓋了特定區域。這表明，在有關的區域存在共同的具體因素，必須加以分析。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我們不去解釋同文化有關的因素，也不去解釋存在反對專制政權起義的事實。這些因素當然存在，但它們沒有解釋，為什麼這次革命，普遍以這種方式，在這個歷史時刻爆發。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探索革命爆發的物質根源，探索事情發生的社會經濟因素基礎。這是我採取的方法，我會表明，該區域慘澹的社會經濟狀況是共同的，其失業率保持了世界紀錄幾十年。

這同我們在歐洲的危機不一樣，歐洲危機特別同德國的經濟政策有關。而該地區的這個情況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證明它確實是該地區發展的障礙，即便你把它同其他類似的亞非地區相比較，也是這樣，正如我在書中所說的那樣。提出的問題是：這種障礙的原因是什麼？他們一般不是資本主義的：這個泛泛之言，什麼也沒有解釋。應該要在特定的資本主義模式，在生產模式，在世界這個部分的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中去尋找障礙的原因。這是我在各種情況下嘗試所要表明的。

你談論的是使這些社會窒息的放款食利者和侍從制度...

這是一個食利者和家長式專制統治的問題，是一個裙帶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主導資源配置份額的決定是政治性的，該決定依靠的是官商勾結，並非像資本主義的理想模式所說的那樣，依賴於“市場規律”。所有這一切成為一個阻礙，幾十年來每況愈下。

現在，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會感

覺到運動爆發的來臨，會看到社會動盪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顯現出來，對它的任何壓制都無法奏效。我們已經看到了社會鬥爭的崛起，尤其是在使這一切開始的兩個國家：突尼斯和埃及這兩個國家，它們幾十年的經歷，導致了目前社會鬥爭的爆發，使社會鬥爭明顯地高漲，尤其是反映這一爆炸性潛力的鬥爭，最終爆發了。年輕人蒙阿西的自焚事件是火花，引爆了整個區域顯然極具爆炸性的局勢。

一個廣為傳佈的說法斷言，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已經被反動的伊斯蘭勢力窒息……

選舉後，先是在突尼斯，然後在埃及，這成了一種盛行的看法，因為選舉使原教旨主義勢力獲得了權利，而這些勢力把宗教作為其慣用的伎倆。但我相信，今天很多受惑於宗教話語的人感到失望。這從新政府所遭受到的抵制規模可以看出來，新政府來自原教旨主義運動，甚至來自於後續社會運動興起的兩個國家：突尼斯和埃及。此外，不要忽視利比亞，那裡選舉的比例規模要大得多，並且導致了原教旨主義的失敗。

在埃及和突尼斯，顯然必須要看到，那裡有原教旨主義的勝利，尤其是在突尼斯，但人們立即意識到這些政府無法控制局面，對於社會危機這一根本問題，甚至無法開啓一個解決方案。人民推翻政權，不僅僅因為他們想要民主和自由，一如所稱的那樣：無論是在突尼斯和埃及，運動開始於社會層面，有明確的社會需求，就業，社會正義，高昂的生活成本是運動的起因。

在這個層面上，需求是很明確的，這就是該地區爆發革命的基本動力，而原教旨主義者對此沒有解決方案，沒有任何反應。他們只是繼續舊經濟政策，延續以前存在的社會經濟結構。他們只是繼續維持同國際金融機構的老關係。他們同被推翻的政權一樣熱心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條件。這就產生了我們所看到的情況：在這一地區第一階段的革命過程之後，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們失敗輪廓的出現。因此，關鍵問題是，會出現什麼樣

的替代方案。

在利比亞和敘利亞，很多人說，這些起義被帝國主義利用了，導致了混亂和絕望。

讓我們先談談利比亞。我們聽到了很多，北約的干預，使得起義改變了它的性質。有些人甚至得出結論，應該支持卡達菲。然而，利比亞的起義在初期表現出敏銳的主權意識，拒絕國際部隊的任何地面干預。推翻卡達菲政權的是該國的內戰，是黎波里的起義。北約當然有助於起義獲得軍事上的勝利，但獲勝的是起義暴動。

當一個在位超過40年的專制極權，一個怪誕無稽的暴政被推翻時，當這種政權在群眾起義的打擊下搖搖欲墜時，總會產生無政府狀態和混亂的局面。每場革命都有這樣的經歷。如果有一個革命起義的領導中心，或者如果推翻該政權的是一個有紀律的革命軍隊，那麼就可以對付這種局面。這顯然不是利比亞的情形。

從一個進步的角度來看，在缺乏我們所希望的領導層時，對於利比亞社會的政治不發達的現狀而言，情況已經很不錯了，因為它那個狀況已經維持了四十年。今天，該國群情沸騰，媒體對此根本沒有感覺到。撇開武裝民兵所創造的混亂局面——但是這情況已經發生過很多，特別是在1976年黎巴嫩的內戰初期，當時軍隊崩潰了——來看，同所擔心的可能情況相比，安全局勢顯然是溫和的。有人說：“這將成為另一個索馬里”，可情況遠非如此。

有一個社會運動興起，有持續的政治訴求，有政治抗議活動，包括反對武裝團體的活動，而且報紙，輿論表達工具，公眾討論，這一切有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爆漲。甚至有一個婦女運動，有一個獨立工會聯合會產生，這個工會同埃及的一個工會有聯繫。結果是非常有趣的。已經說過，很難估計事情會如何發展。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局勢已經大為開放。

那麼敘利亞呢？

西方列強對敘利亞局勢的態度是非常不同的。你只需要比較一下，可看到薩科齊對利比亞的姿態，充滿了虛偽，而荷蘭這方面對敘利亞沒有故作姿態。這並不是他們的政策有著本質區別的問題。迫在眉睫的問題是不一樣的，風險和成本也不同。在這兩種情況下，西方列強想要同該政權達成一項協定。在利比亞，直到最後，他們都試圖做到這一點，同卡達菲的兒子談判。這也是這兩年他們在敘利亞一直努力做的事。

這就是他們拒絕提供武器的原因。到目前為止，華盛頓拒絕運送任何武器。近日，顯然美國已開了綠燈，向華盛頓在該地區的盟友發送武器，以回應巴沙爾的固執，因為巴沙爾堅持拒絕談判解決的方案，而該方案的第一個條件，是他自己的辭職。我們可以看到其後果。

面對俄羅斯和伊朗全力支持的政權，西方列強的這種態度，幫助該政權悄然進行了兩年的屠殺。引用的數字為死亡者達70,000人。很多人說，應該還有更多的死者。難民的數量是巨大的。這種情況絕對是可怕的。當我們說70,000人死亡時，這意味著，受傷的人數要大得多。這是一個絕對的悲慘局面，西方列強出於自己的利益，出於自己的戰略考慮，成了犯罪的同謀。

他們對利比亞起義不信任，對敘利亞起義也有同樣的不信任，考慮到該國的地緣情勢，這種不信任甚至更多。這是帝國主義的罪惡態度，如果你想成為反帝國主義者，應該譴責這個態度，而不是像有些人所做的，責備起義反叛。

那麼，長遠看來，這個過程有些什麼希望呢？

以我對起義的分析，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唯一積極的成果是基於工人群眾運動的領導層的出現，帶有一個具進步性質的綱領，重點在滿足社會需求，能夠讓該區域各國走上發展道路，考慮這個階段所有的多個方面，在這個發展狀態中國家起著核心的作用，這同主宰整個世界的新自由主義教條是絕對不相容的。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各國情形各有不同。

突尼斯大概是最有可能，或至少是潛在的，施行這種替代方案的國家，因為有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作用，還有它與人民陣線的結合，組成了突尼斯左翼聯盟，今天左翼聯盟是突尼斯總工會（UGTT）的首腦。這個組合有可能是發生在該國的主導力量。左翼必須努力讓工人運動涉入政治鬥爭中，在其社會計畫中，要理解到確立一個獨立左翼力量的需要，不要同反對派的旗幟混為一談，無論他們是自由派的，或者更糟糕，還是被推翻政權的成員。同那樣的人結盟，你就不能確定一個與新自由主義政策決裂的綱領。

在埃及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有一個潛在的勢力，其代表有薩巴赫（Sabbahi）領導的人民潮流（the Popular Current），薩巴赫（Sabbahi）是納賽爾主義黨的候選人，在第一輪總統選舉中名列第三，還有新工人運動，獨立工會聯盟也是代表。同樣的問題是，確立一個左翼替代方案，基於社會而戰鬥，還要與更廣泛的捍衛民主成果的聯盟一致行動。重要的是，要推進與自由反對派或前政權不同的社會經濟政策，因為那些人同政府中原教旨主義者一樣，並沒有方案，可以替代先前存在的社會經濟政策。除非有進步的替代方案出現，否則存在風險，可能使這場危機導致反動的復辟。

在歐洲，我們有相關的責任嗎？

事實上，工人運動，激進的左翼在任何情況下都捍衛能替代該制度的方案，他們必須努力同該地區相應的起義力量相連接。這不僅是無私的國際主義責任，它也涉及歐洲左派自己的最佳利益，在地中海的另一邊發生的事情，應該會引起一個社會激變。今天，連同動搖歐洲的危機和發生在希臘和西班牙等國家的激變，可以建立兩者的協同活動。

註：

[1] 瞭解詳情參見

<http://www.saqibooks.com/book/people>

印尼的階級鬥爭：老闆報復

則麗·阿麗亞娜

最近在印尼的罷工運動，為工人階級運動的潛力和戰略作用提供了新的證據。幾個月的鬥爭，主要發生在西爪哇省勿加泗（Bekasi）的工業區，結果掀起了24個城市的80個工業區的24小時罷工高潮。[1] 該運動贏得了顯著的加薪，並限制了印尼的業務外包。

運動也迫使議會通過關於社會保障組織機構（印尼文縮寫 BJPS）的法律，將為工人和窮人實施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2] 在對政府計劃的評估中，工會運動出現了分歧，因為政府計劃依據的是私人商業保險的模式，那意味著增加對工人的稅收，這是有爭議的。但最近運動的巨大政治影響，則是不能否認的。

自從1998年蘇哈托倒臺以來，印尼工人對自己力量從未有過更強一些的感覺。老闆們知道這點，因此他們雖然緩慢但在確定地組織反攻。工會活動分子注視著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該國的主要工會聯合會之一），特別是其創始成員，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作為回應，後者組織了一大批人參與10月3日的罷工。

關鍵要求

最近一波的工人鬥爭，要求維持生存的基本工資，終止業務外包和終止依賴工作的合同，結束對工會的破壞以及對工會領導人的定罪，還要求有更公平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健系統。

這些要求是關鍵性的，能改變全國力量的對比，使它有利於工人。在過去的兩年中，印尼經濟的平均增長率為6%，使這個增長率成為可能的，是巨大的國內市場，低廉的生產成本，廉價和靈活的勞動力，龐大和多樣的自然資源。印尼的經濟強勁增長，而世界大部分地區卻在經濟困難中掙扎，因而使得這個國家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資本主義政權。

同時，對工會權利的攻擊仍在繼續。例如，媒體公司禁止在工作場所組織工會，在法庭上，許多工會領導人都面臨著莫須有的罪

名。自1998年以來，儘管經濟增長，但實際工資在下降。最低工資的制定，根據的是對工人需求的評估，評估所謂的“工資組成部分”，如食品、住房、服裝等。由於生活費用，因該國區域的不同而變化很大，所以最低工資是由每個區域確定的。但是，這些評估嚴重低估了日常生活成本。工人運動贏得最低工資的提高，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仍然不能保證一個體面的生活水準，考慮到還有通貨膨脹的影響，情況更是如此。

邁步向前

各省最低工資的顯著提升（7%到60%之間），對所有的印尼工人是個好消息。升幅最高的城市，具有最活躍，最激進的工人組織，這是一系列工人抗議活動，要求重新計算生活成本的結果。

但在雅加達贏得了44%的最低工資提升後不久，印尼商會（KADIN 印尼工商會），遊說政府特別‘豁免’勞力密集性行業，比如制鞋業，服裝業和紡織品業。[3] 該要求伴隨著的威脅是關閉公司，投資者將離開，大規模的裁員。總之，所有反對工資增長的陳腔濫調。[4] 工業部已核准該豁免要求，讓其可不提升最低工資[5]。

這對女職工是特別的打擊，因為她們是這些行業中的大多數。在努沙登加拉保稅區（KBN）Cakung有60家公司，雇用了至少80,000工人（其中90%是無組織的合同女工），宣佈‘推遲’工資增長。[6] 工會對此無能為力，公司以‘公共會計師’作出的評估為憑據，據稱這些會計師對其財務能力作出了判斷。沒有程式可以讓工會驗證或質疑這個評估。

在寫這篇文章時，工廠勞工論壇（FBLP）聯盟在努沙登加拉保稅區（KBN）Cakung組織了對兩家公司糾察，那兩家公司強迫他們的工人簽訂協定，放棄他們的工資增長。工廠勞工論壇（FBLP）還組織每週一次的集會，抗議‘免除’工資增長。

結束業務外包和合同勞工的鬥爭需要繼續下去。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聲稱取得了成功，因為勞動部決定，限制外包五個部門：餐飲、保安、駕駛、清潔和採礦區的支援服務。但實際上這種限制已經于2003年成了法律。[7]

真正的成就是團結糾察員（所謂“geruduk”）獲得了永久工作，為至少40,000工人服務。[8] 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和勞工聯合秘書處（Sekber Buruh，一個激進左派工會的聯盟）仍持續要求限制業務外包[9]。

反攻

印尼工人運動最近邁出的步子，是讓總統蘇西洛·班邦·尤多約諾（俗稱為SBY）政府頭痛的源頭。最早對工人的長期抗議作出反應並威脅要禁止工人入廠的，是印尼雇主協會（APINDO）。[10] 在此之前，勿加泗（Bekasi）幾個工業區的公司正式要求印尼警察和軍隊的“保護”，聲稱管理階層受到勿加泗運作中的團結糾察隊的威脅。雇主抱怨“暴力的工會積極分子”，並聲稱他們的財產需要保護。

同時，公司雇用暴徒攻擊工人。第一次大規模的攻擊，針對的是三星（Samsung）工人的糾察線。在反工會活動和犯罪活動方面，三星（Samsung）是臭名昭著的。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是第一批敢於挑戰該公司的工會之一。

經過多次嚴重的攻擊和威脅後，11月8日，在勿加泗的一些工會，包括印尼金屬工人工會聯合會（FSPMI），簽署了一項協定，呼籲“勞資和諧”。勿加泗市長，地方議會議長，警察局長，當地軍隊頭目，雇主和商人協會，以及工會代表簽署了協議。工業區附近的鄉村村長也簽了字。該協定錯誤地把雇主唆使的暴力說成是相互的對抗，這是嚴重的挫折。它把對勿加泗未來運動的鎮壓合法化，並結束了該區域工人鬥爭的主要形式，即團結糾察隊。

同時，持續不斷地把工會積極分子污罪化並向他們發難，一些曾同意給工人長期合同的公司現在違反協議。罷工仍在發生，但團結糾察隊變得更加難以組織。勞工聯合秘書處（Sekber Buruh）最近在國家警察總局前面舉辦了一個大型抗議，反對發生在勿加泗的恐嚇[11]。

來自老闆的壓力增加，使得運動的活力很難維持。在發生公司暴徒的襲擊後，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似乎不願組織團結糾察隊。其頭目薩德·伊克巴爾（Said Iqbal）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媒體寵兒，具有可接受的勞工積極分子臉孔 --- 但儘管他有這樣的優勢，他卻並沒有出來說話，表示反對發生在勿加泗的對工會會員的不斷攻擊。

2013年，通過了兩項可能會嚴重損害印尼工人民主權利的法案：國家安全法（RUU KAMNAS）和‘群眾組織法’（RUU ORMAS）。工人組織對這個政治威脅瞭解得非常清楚，並準備反對這些議案。

印尼資產階級似乎決心力挽狂瀾，降服增長中的工人運動。為了抵抗，工會運動需要建立過去數個月鬥爭贏得的經驗和信心。

2012年11月28日，馬尼拉，菲律賓

註：

[1] 網站 Chinaworker.info, [Indonesia: Massive strike against outsourcing](#)（印尼：反對業務外包的群眾罷工）

[2] 網站 Inside Indonesia, [A new tactical toolkit](#)（一個新的戰術工具包）

[3] 網站 The Jakarta Globe [Minimum wage rise undermines coop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business](#)（最低工資的增加，削弱了合作解決爭端的事情。）

[4] 網站 The Jakarta Globe [With Jakarta's minimum wage to rise 44 bosses warn of job cuts](#).（因為雅加達的最低工資增長44%，老闆警告要裁員）

[5] 網站 The Jakarta Post [Industry ministry pushes wage hike exception](#)（工業部推動工資增長的例外情況）

[6] 網站 The Jakarta Globe [Firms call for delay to minimum wage hike](#)（工廠呼籲延緩工資增長）

[7] 網站 The Jakarta Globe [Indonesian workers demand an end to outsourcing](#).（印尼工人要求終止外包業務）

[8] 網站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Hightide for the Indonesian workers' movement and Report: National strike called in Indonesia for October 3](#)（印尼工人運動的高潮和報告：10月3日的印尼全國罷工）

[9] The Jakarta Globe [Workers rally against Indonesia's outsourcing system in Jakarta protest](#).

[9] 網站 The Jakarta Globe [Workers rally against Indonesia's outsourcing system in Jakarta protest](#)（工人在雅加達舉行抗議集會，反對印尼的外包系統）

[10] 網站 The Jakarta Post [Businesses vow to lock out workers](#).（企業老闆們誓言禁止工人入廠）

[11] 網站 Beritahukum.com [Mabes Polri Didemo Ribuan Sekber Buruh](#).（數千名勞工在Sekber員警總部前抗議）

抗日救亡——遷校入川

熊安東

一九三七年暑假，我考入山東省立濟南第一初級中學（以下簡稱“濟中”）一年級。盧溝橋事變已經兩個月，那時沒有人相信戰爭會大打起來，因為南京國民黨政府玩慣了對日妥協政策，不相信它會對日長期抗戰。九月濟中照常開學上課，十月日軍攻佔平津後，沿津浦鐵路向南侵犯，逼近濟南，濟中校長孫東生決定遷校到泰安，暫借泰安中學校舍上課。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軍侵佔濟南前夕，日軍飛機對泰安進行了一整天的狂轟亂炸。我和幾個同班同學沒來得及跑出城，就撲在城牆根下，只聽得頭上飛機響，不知道有多少架飛機，只聽得炸彈降落時沖擊空氣發出的刺耳的嘶嘶聲，接着是一陣震地的爆炸聲和房屋倒塌聲。一批飛機飛遠了，又一批飛機來了，輪番炸。一直炸到天黑，飛機不來了，我們回到學校，我們接受了戰爭的恐怖洗禮，老師和同學們都炸怕了，也炸覺醒了。當天晚上，孫東生校長決定帶領全校二百多師生離開泰安，各自背着行李，徒步經魯西、豫東，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到達河南許昌。借住許昌中學校舍，堅持繼續上課。孫東生校長提出“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鼓勵並穩定了我們的學習情緒。孫校長的樂觀精神和自由民主的信念引導我們走進戰爭年代的社會大學校裏學習、成長。

在許昌過春節，除夕夜，萬家爆竹聲響，誰不想家，初嘗離鄉背井的苦滋味。有的同學用棉被蒙頭躺在床上哭泣。我和隗寬、侯丙辰三人跑到屋外的院子裏，放聲高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當唱到：“爹娘啊，什麼時候……”時，我們都哽咽淚流滿面地唱不下去了，遠處近處的爆竹聲還響個不停。

受到戰爭形勢的影響，三月上旬我們又打起背包徒步一個星期遷移到南陽的賒旗鎮（今余旗縣）。行軍的第四天經過葉縣與方城之間的保安驛地界，是當時河南最貧困地區，傳聞土匪猖獗，實際是無地耕種的農民。公路邊的電線杆上貼的標語：“做土匪不如當兵”，“做土匪不是好人的子弟”等，在那民不聊生，生活在兵匪不分的時代，“做土匪不如當兵”竟然成了宣傳標語！

賒旗鎮昔日曾是個商業繁榮、手工業發達的全國有名大鎮，鎮內有幾十條大街小巷，各行各業手工作坊分街生產和經營。建築宏偉的山陝會館顯示商業資本曾有相當規模的發展。我們看到的已經是個蕭條敗落景象，生機全無了的古鎮，這是清朝末年以來帝國主義侵略和民國年間軍閥混戰所造成的結果。

山東各地的中學和師範學校共約二千多師生先後到達賒旗鎮集中，由山東省教育廳領導成立“山東聯合中學”，實際上聯而不合，仍處於各自為政狀態。濟中二百多學生住在山陝會館旁邊的文廟大殿裏，晚上席地而臥，白天卷起鋪蓋，分班聽老師講課，堅持一面讀書一面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星期日，話劇組到街頭演出活報劇。

時值國共合作抗戰初期，政治思想活躍，民眾抗敵情緒高漲。中國軍隊同日本侵略軍在台兒莊會戰取得大勝，捷報傳來，民心振奮。賒旗鎮開軍民聯歡大會，歡送國軍第四師開赴徐州前線，師長陳大慶和參軍的平津大學生們走在隊列最後，陳大慶回身立正，向歡送人群行軍禮，然後揮手告別，情景壯懷激烈。那時，他曾是受民眾擁護的抗日英雄。國共兩黨內戰時期，他是國民黨政府上海市警備司令官。

看着雄赳赳氣昂昂的隊伍遠去，遠處傳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的歌聲，我對那些指揮唱歌的大學生們羨慕極啦。期盼國軍再打幾個大勝仗，把日本侵略軍趕出華北，趕出國境，我們好回家。

五月中旬，徐州失守，鄭州告急，我們又打起背包，告別了古老的睢陽鎮，向湖北省西北角的鄖陽遷移，離家鄉越走越遠。

離開睢陽鎮的第二天宿南陽，曾結伴到卧龍崗一游，寺院很大，碑碣很多。有個圓形亭子，傳說是三顧茅廬時茅廬的位置。南陽有座玉山，街上各種玉石製品很多。南陽筷子質地細緻雪白，不知用什麼樹木製作。過南陽後，進入鎮平、內鄉、淅川三縣地區，據說是當時河南治安最好的地方，境內無匪患，沒有人敢吸毒品。過淅川後進入武當山區，峰巒起伏，連綿不絕，山地多樹林和竹林，多溪水人家，遍地野石榴，紅花正開，看到南方美麗風光，思鄉之情倍感淒涼。

徒步走了十天，五月底到達漢水濱的山城鄖陽。“山東聯中”二千多師生集中鄖陽後，改名“國立湖北中學”，歸教育部管理。

鄖陽是座山城，城內西北部是大片山坡。山坡上有個馬王廟，校址選定馬王廟。蓋了若干簡易教室和供教員和學生住的宿舍，都是用竹為柱為樑為椽，房頂鋪稻草，竹笆塗泥為牆的房舍。天上落大雨，屋裏落小雨，鄖陽又是多陰雨天氣，蒙在桐油布下睡覺，床上濕透。生活艱苦，痢疾，瘡疾，百餘同學生病。一個簡易廁所，臭氣熏天，遍地大糞，晚上下不去腳，結果院子裏的草地上處處方便，我有兩次不小心踩了一腳屎。

在河南流亡路途上成立的省立“山東聯合中學”，是聯而不合，各自為政。集中到湖北鄖陽，把二千多人混合起來成立“國立湖北中學”，原來在山東教育界有權有勢的幾個人為爭奪學校領導權，鬧紛紛，互不相讓。貪污腐敗，假公濟私，拖欠教員工資，苛扣學生伙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食費，弄得學校裏烏煙瘴氣，亂象叢生。

在這個二千多人混合起來的學校裏，濟中二百多師生是個思想活躍，追求進步的集體，在校園裏貼出了內容豐富多彩的牆報：《紫塞》、《星火》、《狂飆》、《黑白》、《抗戰》、《簡明新聞》等，吸引眾多同學觀看。在音樂老師瞿亞先領導下，把在河南時成立的抗敵救亡演劇組改建成“狂飆”劇團，課餘積極排練劇目，到街頭演出。

一九三八年八月，原濟中校長孫東生的弟弟孫震南從延安到鄖陽，招納人才。數學老師宓仁甫和孫校長的兒子孫冠文以及濟中學生俞新民等十數人跟孫震南去了延安。這件事在當時是半公開的，在我們學生中產生很大影響。

我們最關心的是抗日戰爭的形勢問題，學校當局幾個領導人為爭權奪利鬧紛紛，顧不上管這些事，他們最關心的是趁局勢混亂，多撈點“逃難”財。軍訓教官在軍訓課上，除了“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套話，他拿不出像樣的貨色吸引我們。閻子桂老師在公民課上，每次做時事報告，教室裏坐滿了人，窗外還站滿了人。他批判盲目樂觀主義，批判盲目悲觀主義，批判唯武器論。他指出長期抗戰爭取得勝利的條件是：大力發動群眾，全民動員，改善士兵生活，減少工人工作時間，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實行耕者有其田，立即召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領導抗戰等。這些道理，使我們眼明心亮，樹立了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念。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局勢緊張，人心惶惶，教育部命令國立湖北中學遷移到四川。這個二千多人混合的學校，情況變得更混亂，學校當局呈無政府狀態。濟中師生遭到一股黑暗舊勢力的圍攻和毆打，為避免衝突擴大，孫東生被迫帶領原濟中的二百多師生於十二月一日先行離開鄖陽，還有許多羨慕濟中師生民主進步的學生自動趕來與我們同行，孫東

生率領先行入川的師生共三百多人。

沿漢水西行，從鄖陽到陝西安康，漢水穿行在泰嶺山脈和大巴山脈之間的崇山峻嶺的山谷中，峰巒疊嶂，人烟稀少。兩年前的一九三六年，張國焘率領的中共紅四方面軍，曾在這一帶逗留一年多，荒山野廟裏還看到他們留下的遺跡，宣傳土地革命的傳單上署着“中華蘇維埃”字樣，在一塊大石頭上，他們刻上了“打到四川有鹽吃”幾個大字。山民的孩子們把我們誤認為是兩年前的紅軍，爭相喊着：“蘇維埃來了，給我們唱歌”，由此可知，兩年前中共紅四方面軍在這一帶與民眾的關係很好，並不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說他們到處殺人放火。這一帶的山民，普遍貧窮，大人小孩都衣不遮體，站在寒風裏抖慄。

從安康到漢中，是陝南盆地，道路平坦，阡陌縱橫，麥壟菜田，竹籬茅舍，雞犬聲相聞，暮雲炊烟，牧童騎歸，一派太平氣象。我在安康患了疥瘡，流行語：“神仙難逃陝南疥”，很多同學都感染上疥瘡，癢得人難受，不得不圍着柴火烘烤，不斷向身上擦抹硫磺粉。

宿城固的那天，我到國立西北大學附近逛書店，買了三本書：《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主義基礎》、《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其中《共產主義基礎》一書內包括《共產黨宣言》和恩格斯寫的二十五個問答題的《共產主義原理》。當時我買這幾本書不是出於信仰，而是由於好奇心，想知道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是怎麼回事。

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念小學時，每星期一的總理紀念週上聽校長講了，知道三民主義就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還知道孫中山主張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等等。

出於好奇心我買了上述三本書，兩年後，我竟信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闡述的社會主義。

過了漢中南行入川，有時沿剛剛用碎石鋪好的川陝公路走，有時為了抄近路走古棧道。

十月評論 2013年第1期

在寧羌（今寧強）過一九三九年春節，看到一排持槍的士兵在連長的率領下押送幾十名被拉來的壯丁去師管區，就像押送犯人一樣。想起在鄖陽時的一幕，我和幾位同學在城北的棒槌河邊洗衣服，眼看著一隊兵押來兩名企圖逃跑的壯丁，在河邊執行槍斃，還把整隊的壯丁開到河邊觀看，以示警告。

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二月初，孫東生率領的三百五十多名師生到達四川綿陽地區。隨後，其他二千多師生陸續到達，成立“國立第六中學”，直轄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六中校本部設在綿陽（高中部），一分校設在梓潼（師範部），二分校設在德陽（初中部），三分校設在辛店子（初中部），四分校設在羅江（初中部）。四分校以原濟中師生為主體，孫東生任四分校校長。至此，經歷魯、豫、鄂、陝、川五省，徒步行程五千里，歷時一年多，到達了抗戰大後方。

六中四分校只存在了三年，一九四二年初，被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勒令撤並取消，撤消的原因，是認為四分校已被“赤化”。關於四分校被“赤化”的問題，在下一節內記敘。

（編者按：本文作者「下一節」的文題是：《孟浪少年時——我們的中學時代》，已刊登在本刊上一期即總233期第96至103頁。）



再論波拿巴主義——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和蘇維埃波拿巴主義

托洛茨基(1935年3月)

有些批評家抱怨說，我們使用波拿巴主義（即拿破崙式軍事獨裁政策或政治體系——譯者）這個詞語過於廣泛，並且時有不同。那些批評家沒有注意到，我們在用上其他政治詞彙，諸如“民主”、“專政”這些詞語時，也存有着相同的狀況，乃至於，更毋須說到我們在使用“國家”、“社會”、“政府”等詞語時，更是這樣。我們談昔日的民主（建基在奴隸制上的），中世紀市政府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在國家意義上的），並且也談到政黨內民主、工會民主、行會民主、等等。馬克思主義不能拒絕那些已經確立起來的經濟概念，也無法拒絕將之應用到新的現象去，否則人類思想的傳遞一般而言便會不可能。馬克思主義得冒着犯錯誤的苦惱，為每一種概念的社會內容，其每一次演變所朝着的方向作出界定。讓我們回顧馬克思和恩格斯吧，他們不僅對拿破崙三世的政權定性，並且也給卑斯麥的政權定性，把兩者都界定為波拿巴主義者。恩格斯在1890年4月12日致佐爾格的信寫道：「不管願不願意，今天每個政府皆變成為波拿巴主義者。」在農業陷入危機而工業一蹶不振的時候，這句話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具有或多或少的真實性。資本主義從1895年間開始的新躍進挫弱了波拿巴主義的傾向，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衰落對這種傾向則有相當可觀的增強。

切爾諾夫在其著作《俄國大革命史》中帶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聲明，那些聲明把克倫斯基政權形容為波拿巴主義的雛型；切爾諾夫拒絕這項定性，並作出格言式的註腳：「波拿巴主義以光榮之翼飛翔」。這種理論上的“飛翔”全然是切爾諾夫其人的風格，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不是用肢翼而卻是用特定的階級關係來為波拿巴主義作界定。

所謂波拿巴主義，我們的意思是指這麼的一種政體：在其間，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

原是具有行民主政府的方法所必需的各種素質，但它為了保存本階級的所有，不得不容忍一個冠以“救主”之名的軍方和警察機器不受控制的指令騎在自己頭上。這種局面由階級矛盾變得愈發尖銳的時期所開創；波拿巴主義之目的是為了阻止衝突的爆發。資產階級社會不止一次經歷過這種時期，但那些時期，打個譬喻來說，不過是綵排而已。資本主義在當前的衰落肯定地損害了民主，並且還不止此，它更揭示出舊有形態的波拿巴主義的完全不足之處；在波拿巴主義原有的位置上，遂有了法西斯主義的到來。然而，作為民主和法西斯主義的橋樑（在1917年的俄國，則是作為民主和布爾什維克主義之間的“橋樑”），便出現了升高到民主之上和釘在兩個陣營之間的“個人政體”；這種“個人政體”同時並守衛着統治階級的利益。為了充分地解決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以上所作的定義便堪可足夠。

無論如何，我們觀察到以下的狀況：

- 1) 在針對我們的評論家中，並無一人費神來展示前法西斯政府特定的屬性，如意大利的焦利蒂政府和法克塔政府、德國的布呂寧政府、巴本政府和斯萊歇政府、奧地利的杜爾富斯政府，及法國的杜梅格政府和弗朗丹政府；
- 2) 迄今仍沒有人提出另外一個名詞。在我們方面，是認為沒有這個需要；由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運用的這個名詞，我們完全稱心滿意。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為何這麼堅持不捨？因為這個問題在理論和政策方面有着十分巨大的重要性。可以說，在一國之內，當兩個分裂為敵對陣營的階級所爆發的衝突，一旦把權力的軸心調離到議會之外，一個革命前期（或法西斯前期）便正式開始。因此，波拿巴主義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為征討權力而把火力集中起來的最後的一個時期。斯大林主義者出於不

理解波拿巴政權的本質，給出了以下這個論斷：「這不是革命局勢」；他們由此而對一個前革命局勢視而不見。

當我們用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套用在斯大林政權，稱之為“蘇維埃波拿巴主義”，問題便變得複雜起來。我們的批評家們宣稱：「啊呀，你們用上太多“波拿巴主義”了，這個字給擴充到無可接納的地步」，諸如此類。這一類反對聲音——抽象的、形式性的和咬文嚼字式的——往往就在人們對這個題目無話可說的時候發出。

毫無疑問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或列寧從不曾對工人國家用上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機遇（譬如說，列寧的用語“蘇維埃國家的資本主義”，顯示出他會在作出必要的保留之餘，會毫不猶豫地把對資產階級政權使用的名詞應用到工人國家方面）。對於老本子上沒有作出指示的事，我們該拿它怎麼辦？嘗試運用一下自己的頭腦吧！

斯大林的“個人政體”意味到什麼？這個政體源出自哪裏？分析到最後，這個政體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尖銳的階級鬥爭下的產物。在官僚和警察機器的協助下作為統治階層的人民的“救主”的權力及官僚的仲裁者升高到蘇維埃民主之上，把蘇維埃民主矮化為它的陰影。這個“救主”的客觀功能是守衛新生的財產形式，其方法是通過篡奪統治階級的政治功能。社會主義政體這個準確的特徵，不正好同時是社會學對波拿巴主義的科學定義嗎？

這個名詞的無與倫比的價值，在於它讓我們立刻發現它在歷史上極具指導性的相近性，並且能確定形成它們的社會根基，令它們原形畢露：平民或是無產階級勢力反對執政資產階級的攻勢，就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勢力反對執政無產階級一樣，有可能以完全相類（對稱）的政治政體告終。這是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最能帶出的無可爭辯的事實。

當恩格斯寫出「不管願不願意，每個政府皆成為波拿巴主義者」，他的腦海中誠然只是想到發展的傾向。在這一點上，猶如在其他事情一般，是從量變而成為質變。所有資產階級民主都具有波拿巴主義的特點。人們並且有得當的理由從斯大林治下的蘇維埃政權中發現波拿巴主義的元素。然而科學思想的奧妙之處，乃在於確定量變是在哪一個特定的時刻變為新的性質。在列寧時代，蘇維埃波拿巴主義仍然是一個可能性；在斯大林時代，這個可能性成為了現實。

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誤導了天真的思想家（切爾諾夫式的），因為它令人聯想到拿破崙這個歷史模範，猶如凱撒主義之令人聯想到裘力斯·凱撒這個模範。事實上，這兩個名詞早已脫離了源出於其名的那兩個歷史人物。當我們不附帶界說地談到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我們心中想到的，不是其歷史類比，而却是其社會學上的定義。同樣地，沙文主義這個詞是帶有一般的民族主義特性，儘管它們本來出自法國資產者沙文其人，以及民族一詞。

不過，在有些時候，我們在說到波拿巴主義時，腦裏是有着歷史上具體的相近性。因此，斯大林政權之作為波拿巴主義在蘇維埃國家的對譯語，也就同時披現出近乎於執政官政府（或帝國，但都是無冕的）這種政體的若干補充性的特點；而這並非出於機遇巧合——這兩種政權都是隨着大革命而來，並且都篡奪了革命。

我們從中看到，正確地使用——也就是說，辯證地使用波拿巴主義這個名詞，不僅不會把我們引到先驗圖式這個思想毒瘤的方面去，而是相反的，倒是能容許我們對感到興趣的現象作出必須而盡可能具體的界說，不把現象孤立地作為“事物本身”，而是將之和其他無數有關的現象作出歷史的聯繫。對於一個科學性的名詞，我們捨此尚有何求？

（史丹譯自《托洛茨基文集》1934－35年）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Zhang Kai

A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Xi Jinping was appointed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In March 2013, he was also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Like his precedents, he is the head of the triple institutions: party,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The Idea of Chinese Dream

In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NPC, Xi delivered a speech on how to work hard to achieve Chinese Dream. He declared that Chinese Dream is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ly well-off society, to build a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nd to attain the great re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in fact, for over 30 years,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indeed the path o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is against socialism proposed by Marxism. Although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entity, its enormous wealth i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the hands of statist capitalists and private entrepreneurs. Officials are getting greedier; meanwhile, ordinary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They suffer from serious inflation and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health, housing,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According to *Wen Wei Po* dated 5 March, in today's China, there are still 98.99 million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poverty line of RMB 2,300 per year, who absolutely cannot enjoy the fruits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path also leads to the enlarg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worsening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the escalating tensions between officials and masses. The number of mass events sharply increases every year. This yea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pent a huge sum of RMB 769 billion for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while the budget of national defense is RMB 720.1 billion, after having an increase of 10%.

In his speech, Xi talked about the goals of "democracy, civilization, harmony, and people's happiness", but they were only empty words. In reality, Chinese society has become less harmonious. People have already been deprived of rights of democracy under the authoritarian bureaucracy of CPC that undoubtedly has led to a political system without democracy. Hence, the emerging need of Chinese people is political democratic reform. During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re was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ommunity of Strong Power of the official People's Website. The result showed the top ten concern issues concerned by Netizens. The first issue was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second was anti-corruption, then social livelihoo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others.

Xi claimed that CPC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 would have come to the end if corruption became more serious. He insisted that "both tigers and flies should be defeated" and "let power remain in the cage of institution". After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e has stirred up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which captured around 30 "tigers and flies", among which the highest ranking official is Li Chuncheng, the alternate 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nd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Sichuan Province of CPC. Xi also stated that the campaign should be against formalism, bureaucracy, hedonism, and extravagance among officials. However, within the CPC,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there are lots of corrupted officials. Corruption has already become institutionalized that i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bureaucracy. That is why, in the past, even some high ranking officials declared to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but they failed eventually.

Reactions within the CPC

Meanwhile, Wang Yang, member of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nd Vice Premier, stated that reform metaphorically meant "to cut your own body with a knife", and the next step of reform should be to dissolve the interest blocs. Commentators from the official media analyzed that Wang's speech implied that the main obstacle of reform was the interest blocs (quoted from *Ming*

Po dated 7 March). Will any official sacrifice and “cut his own body”? This shows that any fundamental reform will be resisted. Wen Jiabo, the former Premier, had pushed for political reform for many years. However, the conservative group within the high ranks of the CPC opposed him. In his last work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NPC, he did not mention the political reform. This shows that the CPC cannot carry out political reform by itself. Xi’s speech of “Chinese Dream” which briefly talks about “innovative reform” and “deepening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door” refers to deepening Deng Xiaoping’s reform policy. His speech is full of beautiful promises of CPC but it does not mention how to concretely carry out innovative reform.

People’s Viewpoint

The survey of “People’s Forum”, the official website of *People’s Forum Magazine*, disclosed some objective opinions from the people. The survey focused on four beliefs of “Chinese Dream”, such as “Do you agree that CPC has enough courage and wisdom to accelerate reform?”, “Do you agree that to insist on and to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ring people fundamental interests?”, “Do you agree that only the CPC can lead people to walk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Do you agree with the system of one ruling party together with participatory multi-partie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people who disagreed was 72%-81%. This led to the deletion of the webpage (quoted from Li Ping’s column about China on *Apple Daily* dated 18 April). This result unexpectedly hit Xi very hard and disclosed the illus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30 April 2013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ed to Mass Protests

Zhang Kai

The growth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has led to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 Here are some evidences.

Air Pollution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conducted by th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March, air quality of nearly 90% of cities in China was bad or very bad. Moreover, according to a report issu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Asia Development Bank, the air quality in China was getting worse. If we take the air quality standard of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ess than 1% of 500 big cities in China meet the basic standard.

The origins of air pollution are: industrial emission, vehicle emission, and coal burning. These led to a lot of emission of CO₂ and Nitric oxide. Over the last 30 years, China’s energy demand has increased. Now it has become the country of the largest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world. The PPM (Parts Per Million) of pollutants after coal burning is high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t exceeds 14 times of European standard; meanwhile, the standard in China is not strict enough. Chemical industries such as just concentrate on profit-making but release a lot of PM2.5, which bring harm to human body.

Unfortunately, people who breathe in polluted air become sick. According to Zhong Nanshan, an expert of respiratory, polluted air damages heart, brain, blood vessels and nerve system. In Beijing, the number of lung cancer has increased by 60% for the last ten years. Air pollution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Based on the 2012 Report of Registered Tumor Cases, both incidence rate and mortality rate are increasing. Every year there are 3.12 million new cases of cancer. Every year 2.7 million people die of cancer (quoted from *Ming Po* dated 24 February). Now, there are 247 cancer villages in China.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air pollution which easily induces heart diseases. For example, the Mayor of Hangzhou City suddenly died of heart attack when he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in Beijing. At the time, Beijing was full of toxic fog. Xi Jinping asked the representatives to stay calm but he did not mention how the government could resolve the problem. In addition, the large volume of PM2.5 can bring harm to young people. Zhong Nanshan suggested not to organize sports activities such as 3-kilometer running race, and the body quality of students of primary schools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degraded. Furthermore, Yale University released a report on the index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ating that in 2012, China ranked 116 of 132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clearly showed that air pollution is very serious in China.

Water Pollution

In China, one third of water resources is underground water. Now, 90% of underground water is polluted, among which 60% is seriously polluted. Worse still, some statistics disclosed that 97% of underground water of cities was polluted. This phenomenon even spread to the countryside.

According to 2012 Report on Marine Environment issued by the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he risks of oil spill and toxic chemical spill have increased. More than 17 million metric tons of pollutants from the monitored rivers flowed into the sea. An area of 170 thousand square meters of water has not yet met the standard quality of seawater. In recent 5 years, there are tremendous red tide and soil salinization that have never happened so frequently before. In a word, 80% of coastal ecology is terribly bad.

Worse still, citizens get sick after drinking polluted water. For example, in Jinling Town of Zibo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surrounded by layers of factories, dwellers were forced to drink the polluted underground water. Many dwellers got different kinds of cancer. It was sadly named as "Small Town of Death". Nearly every day a funeral is held. In other places of Shandong Province such as Weifang and Dongying, there were the outbreak of a series of pollution events which shocked the whole country. The polluted underground water was penetrating paddy field, then human and animals undoubtedly got sick after having polluted rice.

Moreover, animals and poultry are badly affected after drinking the polluted water. For example, in Xiaozhu Zhuang of C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nearly 800 chickens died of the polluted underground water.

The Authorities Can Do Nothing

The main reason of air pollu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is that the local authorities pursue GDP and profit-making projects and ignore any ecological consequence.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Progress in China's Human Rights in 2012* on 14 May. In the Chapter of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in Ecological Progress", it states that "Citizens' rights to live in clean and hygienic environment have been further protect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have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which cover routine monitoring of environmental elements, such as surface water, air, acid disposition, impact of sand and dust storms, drinking-water source areas, offshore seas, urban noise and ecosystems, supervisory monitoring of pollution sources and early-warning monitoring of emergencies. National and lo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networks that cover all environmental

elements have basically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a, and an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system has been further enhanced” (quoted from *Wen Wei Po* dated 15 May).

However, this report will not bring any positive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ocal authorities are not willing to resolve pollution at the ground level.

Only People Fighting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Government not only does not protect environment, but also approves the setting up of many chemical factories. In face of endangering health, people come together to oppose. Chen Ji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CPC of Law Society of China, remarked that in recent years, the main cause of mass events was environmental problem, rather than land confiscation. Many more people participated and it aroused much more influences. People are discontented after gathering some information of bad projects from the internet.

The following are protests abou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10 February, in Shuangyuan Village of Yushan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thousands of villagers protested that a local chemical factory polluted air and water, then they demolished the machinery of the factory.

On 25 February, citizens of Xianhe Township of Dongying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demonstrated on the street and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of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They complained that a local chemical factory emitted toxic gas which led to more than 30 thousand people being poisoned. Lots of people were hospitalized. They urged to close the factory.

On 12 March, in Songgang Township of Shenzhen City, lots of dwellers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protesting against a pollution treatment factory which emitted toxic gas. They urged to close the factory.

On 1 May, Shanghai residents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to protest against Guoxuan High-Tech Power Energy Company. On the same day, thousands of residents of Ningbo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protested against the local mega chemical industrial project. Unfortunately, they were repress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On 5 May, thousands of residents of Kuanming City of Yunan Province demonstrated on the streets, protesting against the chemical paraxylene (PX) project of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Then on 17 May,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again went to demonstration, urged for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and shouted, “Roll out, Refinery!”

On 11 May, in Dongqiao Township of Huian County of Fujian Province, nearly one thousand villagers protested against a highly polluted refinery of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through bay land confiscation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y took hostages of the township head and even the county head, in exchange for the release of dozens of village protesters who were arrested by the police.

On the same day, in the Songji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there appeared the third time of demonstration against Guoxuan High-Tech Power Energy Company. At last, the Company announced it would withdraw investment in plans to build a new lithium battery factory, as well as to return the land to the government. This is another victory of people’s protest against pollution and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the long term, there will be more struggles, protests, and victo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Let people work together to fight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to live!

18 May 2013

Hong Kong

- 2 1st July Demonstration: Dual Universal Suffrage and Getting CY Leung to Step Down....Qing Miao
 3 June-Fourth Vigil Was Held, Despite Barriers.....Zheng Yan
 5 Support “Occupy Central Campaign”, Fight for True Universal Suffrage.....Wei Bo
 6 An Unjust Phenomenon of Getting Direct Subsidy Scheme.....Zhong Ming
 8 “Filibuster” as Fight for People’s Benefits, “Anti-Filibuster” as an Abuse of Power.....Zheng Yan
 9 Salute to the Resilient Container Port Workers.....Juan Di
 10 Container Port Strike Put Li Ka Shing’s Empire under the Spotlight
 (reprint)..... Resistance Socialist Action

China

- 12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Zhang Kai
 14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ed to Mass Protests.....Zhang Kai
 16 Both Labor Systems of Re-education and Reform Should be Cancelled.....Jun Xing
 18 Proposed Human Rights Act at Goldman Sachs Shareholders Congress.....Zhao Jing
 21 Push for the Archmedes of Human Rights Policy of HP.....Zhao Jing
 23 To Please US Imperialism, Shameless!.....Qiu Yue

International

- 24 Statement of Asia Social Movements on Climate Change.....The Asia Social Movements Assembly
 26 The 51st International Antiwar Assembly in Japan
 (reprint).....The 51st International Antiwar Assembly
 30 Question of Governance of US Public Enterprises.....Zhao Jing
 32 “G2” and Facebook Shareholders’ Congress.....Zhao Jing
 34 WSF Tunisia: From the World Social Forum to the Arab Revolts.....Esther Vivas
 35 A Second Page Opens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Chokri Belaïd
 36 One Year On.....Interview with Gilbert Achcar
 44 All the Region is Boiling.....Gilbert Achcar
 49 “The People Want”.....Gilbert Achcar, Jacques Babel
 52 Indonesian Class Struggle; the Bosses Retaliate.....Zely Ariane

Memory

- 54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Patriotic Movement--Move to Sichuan Province.....Xiong Andong

Theory

- 57 Again on the Question of Bonapartism: Bourgeois Bonapartism and Soviet
 Bonapartism.....Leon Trotsky

Article in English

- 59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Zhang Kai
 60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ed to Mass Protests.....Zhang Kai

香港	2	七一大遊行爭取雙普選和梁振英下台.....	青苗
	3	紀念六四晚會排除阻難舉行.....	振言
	5	支持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特首權利.....	微波
	6	論爭直資學校的不公義現象.....	仲明
	8	拉布謀市民福利，剪布實粗暴濫權.....	振言
	9	向堅強抗爭的碼頭工人致敬.....	涓滴
	10	碼頭罷工將李嘉誠商業王國曝露於鎂光燈下(轉載).....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中國	12	習近平的中國夢.....	張開
	14	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激發民眾環保抗爭.....	張開
	16	勞教和勞改兩制度都須廢除.....	軍行
	18	高盛股東大會人權提案揭開紀念“六四”的序幕(來論).....	趙京
	21	推動惠普人權政策改善的阿基米德杠杆(來論).....	趙京
	23	向沒落的美帝獻媚，無恥!.....	秋月
國際	24	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聲明.....	亞洲社會運動
	26	日本召開第51屆國際反戰大會(轉載).....	第51屆國際反戰大會執行委員會等
	30	美國公共事業公司的治理問題 (來論).....	趙京
	32	“G2格局”與facebook股東大會(來論).....	趙京
	34	突尼斯世界社會論壇：從世界社會論壇到阿拉伯起義.....	以斯帖·威瓦斯
	35	突尼斯開啓革命的第二頁.....	喬克瑞·貝萊德
	36	時隔一年.....	吉伯特·阿查
	44	阿拉伯整個地區都在沸騰.....	吉伯特·阿查
	49	“人民的願望”.....	吉伯特·阿查、雅克·巴貝爾
	52	印尼的階級鬥爭：老闆報復.....	則麗·阿麗亞娜
回憶	54	抗日救亡——遷校入川.....	熊安東
理論	57	再論波拿巴主義——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和蘇維埃波拿巴主義.....	托洛茨基
英譯	59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Zhang Kai
	60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ed to Mass Protests.....	Zhang Kai
